

表現爲現存的、歷史地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內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而這種「一般」和「特殊」底辯證法，布哈林卻完全不了解！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是每一歷史的生產方式底原動力。這種矛盾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中，不僅存在於階級社會，亦且存在於無階級社會中。不過在階級社會內，這種矛盾帶着衝突的性質。(antagonistic character) 它發展成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不可調和的衝突，並促使現存的階級社會形態趨於不可避免的潰滅。在階級社會內，這個基本矛盾只是階級矛盾之另一表現，就是代表舊的生產手段分配的統治階級和創造全部社會生產力而起來反叛舊的財產制度的革命的生產階級間的矛盾。這種基本矛盾最表現於新的技術程度在舊的財產制度之下已不能被充分利用，同時亦表現於工人階級底知力發展水平和它底貧困的生活消費水平間的矛盾。從這一階級利益底基本矛盾和不可調和性——在某一生產方式和它底物質前提底某一成熟階段上——就產生出階級底直接公開的衝突，產生出社會革命來。由革命來推翻經濟和政治上統治的階級，破壞舊的經濟組織，把一個新的社會階級推上政治舞臺，並創造各階級間生產手段分配底新形式——生產關係底新形式；革命引起了遺傳下來的生產力之質的改造。這樣看來，並不是事物「壓倒」人們，而是在這種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中階級跟階級的

衝突。

馬克思說，「沒有一個社會形態會在一切生產力——它給這些生產力以充分的發展地步——未充分發展以前潰滅，同樣，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也從來不會在舊社會腹腔內，它們（即新的生產關係——譯者）生存底物質條件成熟以前出現的。因此人類常常只提出他們所能解決的任務，因為在仔細攷察之下我們就知道，任務本身只有當解決任務所必需的物質條件業已存在的時候，或者至少在這些條件業已處於發生過程中的時候，纔會提出來」（見馬克思致安能科夫函）。

馬克思這一個基本論綱，也被人無數次地歪曲過和給過各種荒謬的解說。社會法西主義者根據這一論綱來「證明」說：在我們目前的時期，資本主義還能給生產力發展以極寬廣的餘地，所以它不會很快地死滅。在另一方面，社會法西主義者又相信社會主義社會之物質的生存條件，在資本主義腹腔內還沒有成熟，所以布爾塞維克所主張的革命，祇是一個烏托邦而已。

可是馬克思底思想，實際上是反對一切空想主義的，它跟資本家和社會法西主義者所理解的意思完全相反，因而它跟他們底胃口是不相配合的。革命的衝突是爆發於舊的財產關係變為阻止一切生產力原素發展的「枷鎖」的時候，即阻止技術的生產能力和勞動力的底物質和精神的發展的時候。

過去的財產關係使新技術底全部利用和它底繼續發展成爲不可能了。同時，同樣的生產條件使生產的階級不斷地降低他們底生活水平，促使他們覺悟到自己的利益，同時就形成了他們底階級意識。爲要在革命的工人階級面前提出它底革命的任務，必需至少那些新的物質生產力已處於「發生過程中」這些新的物質生產力是舊的社會組織所不能完全利用和繼續發展的。但是這兩個條件——阻擋技術繼續發展的歷史的界限和生產階級底階級意識底增長——是極密切地不可分裂地連繫着的。爲要使革命的階級能够澈底地團結成爲一個階級，就必須在舊社會腹中造成一切物質的前提，這些物質前提是這個社會所能發展的。所以革命階級之階級的成熟——它底階級意識底發展，它底政治組織底形成，它底行動底革命性等——所有這些條件都是十分顯著的徵候，表示爲解決革命任務所必需的客觀的物質條件業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徵候。帝國主義時代給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底繼續發展以重大的障礙，那時統治階級（照列寧底說法）已不能照舊生活。——這個時代同時又是勞工階級革命底時代，這時一切被壓迫階級已不願照舊生活。只有這樣，我們纔能認識物質文化底某種水平，爲被剝削階級解決革命任務所應有的那些物質條件底成熟程度。

假使以爲這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尙能給生產力發展以繼續前進的「餘地」，假使用另一種觀點來

了解新社會制度底物質條件底成熟，假使用另一種方式來提出革命所必需的物質文化底「水平」的話，那末我們就鬧了抽象的、顯然機會主義的笑話，等於在那裏擁護資本主義和頌揚資本主義底「萬壽無疆」！列寧關於這個問題在對蘇漢諾夫底孟塞維克「理論」作答辯時說，「這種文化水平究竟是怎樣——那是誰也說不出來的。」

義的成績；然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有很富裕的資本，有大批的技術幹部和更高的文化水平，可是它們卻處於經濟危機日趨沉重的狀況中，而在發展經濟底事業上一再而三地遭到失敗，——到底這當中有甚麼原因呢？

斯大林答道：「原因在於我國和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體系中的區別。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腐潰。原因在於蘇維埃經濟體系超越資本主義體系的種種優點。」

馬·列主義的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底任務，是在於盡可能完滿，盡可能週密地說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經濟體系區別和對立，闡明它們在社會形態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的形成和這兩個經濟體系中每一個底特殊性和動力，以及指明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代替的歷史的必然性。

但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底框子內，我們也可以找到許多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殘餘。各種經濟組織原素底殘餘，在我國（蘇聯——譯者）過渡時期經濟底某一發展階段上也存在着的。這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現代經濟底歷史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和它們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相互關係，是值得我們加以嚴密的注意的。因此，在討論現代的兩個經濟體系以前，我們應當先約略地講一講前資本主義的形態。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馬克思寫道：『就一般的徵候上講，我們可以指出社會經濟構成之順次的時代如下：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布爾喬亞的諸生產方式。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的矛盾的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一種關於迄今尚存在的各種社會形態底矛盾性的見解，跟他們確認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為階級鬥爭史的定義——即在他們所著的共產主義宣言中所給的定義——完全相適應的。可是在馬恩兩氏底早期著作中已說到過私有財產制以前所存在的氏族所有權，社會的土地所有權。一些新的歷史著作底出現，特別是美人摩爾根（Morgan）論古代社會的著作底出現，證實了馬恩兩氏底假定。恩格斯研究了這些著作之後，就確定所有矛盾的社會形態底存在，只是限於有記載的歷史時期。在階級社會以前，還有過更早的社會制度底形式；那種社會制度，就其存在底歷史時期而言，要比以後一切社會形態久長得很多倍——這就是原始的無階級社會。

馬克思在描寫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特質時寫道：『這些舊的社會生產機體，在其結構上，要比布爾喬亞社會簡單而明顯得不可比較，但是它們或者建立在各個人底未成熟性上，那些個人還沒有跟別人的自然種族的連繫相脫離，或者建立在統治和服從底直接關係上。它們底生存條件是勞動生產力發展底低級階段和人們在物質生活創造過程以內的相當連繫性，同時又是人與人相互間和他們跟自然

的關係上的連繫性」(見資本論卷一)。

原始社會底特徵是生產工具底公有制——它跟原始的家族生活和種族生活不可分裂地連繫着——和發生於這種公有制的原始人在原始生產過程中的某種集體勞作底形式——即共同採集食物、共同行獵等等。馬克思說過，「它們一方面建立在這麼一種情形之上：即各個人尙未脫離他跟種族和公社的連繫……正像個別的蜜蜂跟蜂族不可分離的情形一樣。」(見資本論卷一)。

恩格斯在其家庭之起源一書中，關於兩性關係和家族關係對於最初階段的人類文化的影響，有過很明白的唯物的論述。他指示出，直接的物質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可以有二種。一種是生活資料底生產——衣、食、住和爲生產這些東西所必需的工具底生產；另一種是人本身底生產——物種底延續。一定的歷史時代和一定的國家底人羣，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組織中；這種社會組織都以這兩種生產爲其存在底條件：一方面是勞動底發展程度，另一方面是家族底發展程度。人類勞動底發展愈幼穉，它底生產量愈小，因而，社會財富愈有限，那末兩性關係對於社會組織的支配作用便愈來得大」(見恩格斯著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這樣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兩性和家族關係底作用本身，也給了經濟的說明。生產力發展底低級階段和由此產生的原始人類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這就是反映原

底「性生活」底意義的那種唯心觀念實在毫無相似之點。弗萊德主義解說整個原始的氏族制度時，所根據的出發點是說原始人類「天生」得有親屬間互相發生性關係的傾向，而全部原始的氏族社會底結構，就建立在這些父母子女底複雜關係之上。弗萊德主義者根據現代布爾喬亞戀愛觀去觀察原始人底心理。我們只要看，在私有財產發生以後氏族生活就開始崩壞，因而這樣的心理影響（指兩性關係底心理影響——譯者）完全談不到了，——只要根據這一點事實，我們已經可以相信原始人底「兩性心理」是不能成爲原始氏族（即家族）生活之基礎的。

還有一部分布爾喬亞社會學家，也持着同樣不正確的見解，他們用原始宗教，用原始人底「前邏輯的」思惟來解釋原始社會底特點。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底立場，社會組織之真正歷史經濟的基礎是生產手段底社會公有。這種生產手段底公有制是原始人類勞動生產率不發展的結果，也可以說是原始人類沒有採集食物，獵取野獸和個人單獨生產之「技術的」可能性的結果。一切比較範圍廣大的狩獵事業，要求一大羣人底參加纔能成功；同樣的，原始的家庭經濟也應當依據類似的共產主義的原則來進行的。在這點意思上說，我們應當把原始的生產方式看成集體的共產主義勞動底原始形式。這裏還沒有社會分工底事實。這裏的分工是純自然的分工，它決定於性別和年齡底區別。譬如男子因爲體力較大，和家

族中年輕的人，自然要擔負最重要職務——狩獵、製作工具、跟外族戰鬥等等。原始人類底全部社會組織也跟原始共產經濟相適應；那時的社會組織還沒有階級底存在，沒有貧富底區別，沒有統治和奴役，也沒有政治的組織——整個社會都建立在廣大的原始德謨克拉西原則之上。恩格斯會引舉北美洲印第安人種族，作為原始共產組織底實例。現在這一種族，由於資本主義「文化」侵入的結果，已經差不多完全淘汰掉了。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得到了一個極顯著的對照：資本主義對於原始民族的態度和蘇維埃國家對於原始民族的態度——在蘇聯北極地帶的原始民族，從前不斷地死滅，現在卻日益見其文化的繁興了！

關於原始共產主義的學說，對於馬克思主義有極重大的方法論的意義，這一學說證實了現代階級的不平等性和階級剝削之歷史的暫時性；它告訴我們說，從前早已有過沒有階級的社會組織了。布爾喬亞社會學往往用種種「理由」來駁斥馬克思主義底這一論點。布爾喬亞學者們對我們說，原始人差不多是「天生的」個人主義者，他差不多是單獨地生活着的，在許多點上，他很像一個自私自利的現代的資產者。這種布爾喬亞見解，在舊唯物論哲學家（如霍柏斯〔Hobbes〕）底思想中就早已表述出來過。霍柏斯指明，在原始的「自然」狀況中，「人對人是像狼一樣的。」他又重復了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底「魯

濱遜主義」底見解（意即一個人隔絕了世界而單獨勞作單獨生活——譯者）還有些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當他們拿原始社會底情形來跟現代的事情做比較時，有時竟得出非常可笑的結論來，例如他們把原始人採取野生菓物時用的那枝竹竿稱爲他底「資本」了！

有一位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卡爾·布赫爾（Karl Bucher），關於這個問題發揮了特別有系統的理論。依照他底理論說來，原始人完全相互隔離地生活着和從事他們底生產，所以這個時期，是所謂「個別覓食」底時期。其次，照布赫爾底理論，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底封土經濟中社會的連繫是比較得鞏固起來了，可是人類底全部社會性，則只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中纔完滿地開展起來。然而可惜許許多多歷史的和人種學的材料都沒有證實布赫爾底理論啊！在俄國一直保留到不遠的過去的農村公社土地所有制——關於這一點，曾經引起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跟民粹派的劇烈的爭辯——無疑地是原始農業共產主義底殘跡。同樣，德國的「馬爾卡」也是類似的東西。固然，這些只是原始共產主義底殘跡，它們已經受了農奴制關係底影響，並且在資本主義影響之下業已開始解體。在狩獵生活上，在婚姻形式上，原始共產主義底痕跡，直到現在還在發展落後的一些游牧民族中保存着：如美洲、澳洲、和西伯利亞等地。類似的種族和民族生活底殘餘，在今日一部分高加索民族和中亞細亞的畜牧民族中也保留着。它們跟封建

經濟底殘餘混合着，形成了種族的族長制權力底基礎。列寧曾經指出：過渡時期經濟中族長經濟形式底存在，他同時把它跟游牧生活和半游牧生活底殘餘連繫起來。爲改造這些原始民族而使之走上蘇維埃組織和社會主義經濟底軌道起見，這些經濟特點底估計是必需的。關於原始共產主義的問題——這不僅是研究歷史的問題，而且還是實際的政治問題。

原始社會發展底結果，促成了它自身的解體。原始共產主義底高級形式就是氏族和種族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中已經有了公社式的原始人羣底結合。這種制度，在其發展底過程中，加強了族長和種族先輩、作戰領袖底權力；逐漸地他們就變成社會上突出的統治的上層階級了。

促成原始社會之發展和崩潰的原因，就是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馬克思說過：『在勞動生產率尙未達到一定的水平時，工人並沒有剩餘的勞動時間——沒有這種勞動時間，剩餘勞動即無產生的可能，因而也沒有發生資本家的可能，而同時也沒有發生奴隸主、封建貴族的可能，一言以蔽之，即沒有形成大私有者階級的可能』（見資本論卷一）。從原始社會過渡到階級社會，只是由於勞動生產率底發展纔有可能。馬克思曾經指出，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底產物而是歷史底產物』。不過在勞動生產率發展中，自然條件、外界環境底條件，無疑地起着一定的作用。譬如說溫帶地域有很繁複的自然條件，這些自然條件就

成爲社會分工最初發展底自然基礎。馬克思說，「成爲社會分工之自然基礎的，不是土地底絕對肥沃性，而是它底差級性，它底自然產物底複雜性；這種土地底差級性，由於環繞人類的自然條件底複雜性，使人底要求，勞動底工具和方法，也都複雜化起來了。」

但是優良的自然條件，就其本身而言，僅僅做了勞動生產率發展底自然前提，它們只給勞動者以產生剩餘勞動的可能。有些學者，以人類自身之「天性」來解釋勞動生產率底增大和剩餘生產品底出現，這也是不正確的。例如有些學者常以人口增長來解釋這種現象。然而人口增長這回事，本身還需乎歷史的解釋，並且是依靠某種經濟組織底法則來決定的。勞動生產率底增進，其基本的前提即勞動必須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中進行的這一事實。要使勞動者替別人消費他底剩餘勞動，照馬克思底說法，「就需要外來的強迫。」

在作爲社會分工之自然前提的複雜的自然條件基礎之上，最早發展的社會分工，便是農業和畜牧兩種族間的分工。這種最初的社會分工本身又促進了勞動生產率底繼續發展。在同樣的基礎上，發生並逐漸發展着採掘和生產各種物品的種族和部落間的交換。由此所有這些條件，除了生存所必需的生產品以外，就開始發生了剩餘的生產品。在族長和領袖們手中積聚着這些剩餘生產品，它就變成私有財產。

底來源，它在發生之初，是跟原來的生產手段底社會公有制同時並存的。財產不平等底發展，又引起了榨取勞動力量可能性，引起了爲着自私的目的而利用勞動力的那種需要；例如家庭奴役底發生，即其一證；被迫執行這種家庭奴役的，就是戰爭中的俘虜和償不清債的債務人等等——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的不平等就此形成了。這樣也造成了產生勞動者底剩餘勞動時間和產生強迫勞動者從事剩餘勞動之可能性的那些社會條件。而階級的矛盾組織之基礎，也就這樣地建立起來了。

『新形成的諸社會階級底衝突——恩格斯說——破裂了建立在民族集團生活上的舊社會。』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社會革命是在氏族組織以內經過長期的醞釀纔完成的——新的私有財產關係侵入到原來所流行的產業社會公有制中去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底發展，到最後纔促成了舊的氏族組織底破裂。恩格斯說『表現於國家的新社會』是建築在私有財產制之上的，而這種私產制便是人們對於生產手段的基本關係。這個社會建立於階級的不平等和生產手段私有者對於生產階級的統治權之上。它以社會成員之地方的、區域的集合爲基礎，而代替了從前的舊的氏族關係。

雖然各種階級的社會形態——古代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諸社會形態——之間存在着極深刻的區別，我們應當着重地指出這些爲一切階級社會底發展所共同的徵誌。首先要指出，這些都是矛盾的社

會形態，它們底經濟組織是建立於階級的矛盾性上，建立於統治階級對被奴役的生產階級所供給的剩餘勞動底剝削之上的。這種階級統治底經濟基礎即為各種形式的生產手段底私有財產制。古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階級的統治，無論在什麼地方，均由特殊的政治組織——即取國家形式的組織——來保持，並由適當的法律來鞏固的。為一切階級社會所特有的另一徵號是城市與鄉村底對立形勢。城市和鄉村底劃分，乃發生於社會分工過程中；首先就是在城市中發展的手藝業脫離農村經濟底活動而獨立起來。這種城村底劃分，後來又隨着交換底發展和城市中心商業中心底形成而鞏固起來。無論在什麼地方，城市總引導着落後的鄉村；它集中着政權，集中着科學和藝術底成績；它把大批的鄉村人口羣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使這批人口脫離了健全的自然的生存條件，而留在鄉村中的人口永遠保持着落後的勞動形式和「鄉村生活底習俗」（馬克思語）。馬恩兩氏尚在其早期著作中寫道，「城市和鄉村底對立形勢，只有在私有財產制範圍以內，纔能存在。這種對立是個人屈服於社會分工和強迫他做一定的活動的那種事實之極拙笨的表現」（見馬恩文存卷一）。

最後一個階級社會底特點，就是在全部階級社會底歷史中都貫穿着勞心和勞力底劃分和對立。由於剩餘生產品底存在，精神勞動（即勞心的工作——譯者）就逐漸脫離物質生產而獨立，並且變成統

治階級和替統治階級服務的「思想家」底特權了。

馬克思主義在上述諸階級的社會形態底研究中的任務，不以這些形態底「歷史的」考察爲限的。必須闡明使這些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跟現代社會有連繫而對於今日勞動階層底革命鬥爭有意義的那一切重要的徵候。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這些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形態底殘餘，它們在過渡時期經濟中的作用，前資本主義形態在布爾喬亞革命和勞工革命中的意義，保留着前資本主義關係的殖民地國家民族反帝國主義鬥爭底任務，——這些便是我們所應集中注意來研究的問題。

根據這種觀點來研究階級的社會形態，我們首先就碰着了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底問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一開始就歷述各種「社會經濟構成底時代」。然而在別的許多地方，不論馬克思、恩格斯也好，列寧也好，他們都指出三種階級的社會形態來：古代的、奴隸主的社會、封建社會（或農奴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馬氏在雇用勞動與資本，恩氏在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列寧在論國家的演說中都如此指明。）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底行伍中曾經發生了這麼一個問題：馬克思說到亞細亞的生產方式時，他底意思究竟是指什麼呢？照一派學者底意見，認爲這裏馬克思所指的是實行土地公有的古代亞細亞洲的公社；這樣說來，亞細亞生產方式就應該與原始共產主義相符合了。這種見解恐

怕難以被認為正確的馬克思會把亞細亞生產方式毫無聲明地列入矛盾社會形態之中。當馬克思和恩格斯講到原始時代氏族的或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時，在這種公有制中他們已經發見了階級的不平等制底萌芽，——即不明顯的奴隸制等。從他們底早期著作開始，他們就指出公社的公有制不但存在於古代亞細亞的公社，而且還與古代的財產形式有聯系，與封建社會有聯系的。最後，在資本論中有好些地方，馬克思提到東亞的或東方的社會組織時，也表示這種組織中存在着封建的階級和國家。

還有一種見解，在托洛茨基主義中反映出來，亦在馬其亞爾和其他蘇聯的歷史學家底著作中反映出來的，也是完全不正確的。照這一派見解，認為應當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看成一種完全特殊的、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持這種見解的人着重地指出東方亞洲國家底一些特異的特點：土地底最高權力集中於國王手中，國家經營社會的公共工作（灌溉等），國家參與經濟活動，絕對專制的統治等等。所有這些現象確實都有過的，但是它們還不能替你證明特殊的亞細亞社會形態底存在。這一派獨立的亞細亞社會形態底發明者底基本錯誤，在於他們不從基本的生產關係出發，不從階級關係出發去下生產方式底定義。而在東方亞洲專制國家（亞西羅·巴比倫·波斯·埃及等）中所存在的這些關係，就其基本點上講，都是封建的關係。

托洛茨基主義所特有的一些機會主義的歪曲見解，恰正產生於承認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獨立存在的這種見解。這等於承認亞細亞國家有特殊的發展道路，否認在今日中國這一類國家中有封建關係——跟帝國主義的剝削密切交融着的封建關係——底存在。由於這一種見解，托洛茨基主義者就否認東方國家中的布爾喬亞解放運動和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底重大意義；這種見解是跟馬列主義完全矛盾的。我們馬列主義者認為最正確的觀點，是應當把亞細亞生產方式看成封建制度底特殊形式，這種封建制度底形式，在東方國家底經濟條件之下，發生了某些特殊的徵號。

古代的或奴隸主的社會組織是從原始社會腹內直接發展出來而在原始民族家庭奴役制中萌芽出來的一種最早的生產方式。最早的階級的生產關係是奴隸主和奴隸底關係。古代的希臘和羅馬，便是奴隸主社會關係之經典式的模範。奴隸制社會之極端原始的手工技術，要求大量勞動力底消費。同時，由於戰爭，由於無力償債的債務人之淪為奴隸，又由於跟四週種族做奴隸賣買的交易，就形成了廣大的便宜勞動力——奴隸勞動力——底市場。奴隸生產制底特點在於奴隸被自己的主人只看成會說話的工具，他們毫無人權，完全依靠主人生活的。在那時，體力勞動完全是奴隸階級底事情，因此對於一個自由的人，勞動變成一件不榮譽的事情了。自由的奴隸主階級，專門在政治、行政、藝術等方面從事於精神勞

動的工作。這樣，古代社會底物質基礎就造成了精神文化（例如希臘的藝術、羅馬的法律學說）廣大發展底機會。古代奴隸制之進步的（對於當時的時代而言）歷史的作用就在於物質和精神文化之廣大的發展。

由於這些獲得便宜的剩餘勞動底條件，在古代的世界上交換就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產生了商業的、做買賣的資本，造成了到別的國家中去銷售農產品的有利的條件。所有這一切情形發展下去的結果，是鄉村中小農底土地逐漸失去，而大地產底所有權卻日益擴大起來了。在城市中，自由的手工業者也逐漸地消滅；農村經濟和城市工業都集中到大奴隸主底手裏去，這些大奴隸主，靠着奴隸羣底強迫勞動，在自已采地上和作坊中進行生產工作。這裏應當指明一點事實，即近代的奴隸所有制——例如美洲殖民者底經濟——也具有這些跟古代奴隸經濟相近似的諸特徵。

奴隸所有制的社會組織，消除了社會底自然發展和過渡到更高級的生產方式之可能，因為奴隸的勞動形式和奴隸底極低的生產熟練程度，使生產技術水平底提高成爲差不多不可能，而古代社會中一切自由的公民則均不參加直接的生產過程。這就是奴隸制社會形態之基本的內部矛盾，這種矛盾促成了物質生產發展底停滯。而這種停滯底狀態，在某一歷史階段上，對於社會經濟上是不利的。然而因爲奴

隸不是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底負持者，所以他們不能引導生產力去反抗束縛它們發展的生產關係。因此，生產方式之必然的革命『在多數的場合是採取較強的社會用暴力征服腐潰的社會』底形式來實現了。

然而奴隸制不祇是歷史的研究之對象。奴隸所有權底殘餘，部分地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還有保留着的。它們有的取隱藏的形式，亦有取公開的形式而存在着，雖然形式上早被禁止，而精神上（意識上）亦被歐美「文化」所否定了的。在非洲和在許多別的國家中，迄今還存在着幾百萬奴隸呢！許多殖民地國家底「自由的」土民，現在也處於類似奴隸的地位，他們擔負着許多替帝國主義強盜們做的勞動賦役。而這種事實上的奴隸制，在帝國主義可能利用無報酬的勞動力的地方是有利的，即在掠奪式剝削殖民地和極原始的生產技術底條件之下是有利的。因此跟這些公開的和隱秘的奴隸所有制形式和奴隸制的強迫勞動形式作鬥爭，就成爲殖民地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羈絆的解放鬥爭中的急迫任務了。

比奴隸制更高一級的生產方式便是封建社會。歐洲封建制度底發展和解體底時期，就包括所謂中世紀時期和一部分近代史。在俄國，封建的農奴制關係，一部分一直保留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沙俄的專制政權就建立在這些關係上面的。標本式的封建關係或封建制度底殘餘在今日的亞洲還依然保

存着，例如中國、印度、印度支那和非洲的尼格羅國家中都有這種殘餘。封建的剝削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有一個區別：即在這種剝削關係中，個人依賴底關係，直接的統治和服從，以及所謂超經濟的強迫，常起着極大的作用。然而假如以為封建的剝削沒有經濟基礎，那是不正確的。封建制度底經濟基礎就是封主和大地產主統治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底小規模的個別生產。封建制度之特質即自然經濟，即大部分在封主自己的產業上進行生產而需要跟外面交換的那種條件。跟這種條件相適應的封建的勞動形式，馬克思曾經指明過，不外乎勞動底自然形式；在那種形式之下，勞動是直接施之於使用價值底生產，而個人的依賴關係則表現於生產階級所擔負的自然賦役，即農民替地主階級所執行的苦役。

當然我們不能把封建生產底自然性解釋為封建社會內完全沒有交換這回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從兩條陣線上進行堅決的鬥爭。必須反對布赫爾底機械的圖式，依照這種圖式來講，封建經濟被設想為一種閉關的采邑，裏面沒有商業，也沒有貨幣流通。這種圖式主義的見解，在俄國曾為波格唐諾夫所接受，甚至在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也有好些人，不加思索地接受這樣的觀點。但同時又必須跟現代布爾喬亞歷史家，如獨普舒、麥克司、威勃、彼特魯謝夫斯基等人底公開的唯心論作鬥爭；這派學者把商品資本主義關係看成永古長存的東西，並且誇大了封建經濟中的商業底作用和意義。

拋棄了爲封建社會所特有的階級關係——大地主階級和依賴大地主生存的小的農作家、農民階級間的關係——我們就不能正確地了解封建生產關係之性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表現於各種形式的地租、工役地租、物品地租、貨幣地租。同時，中世紀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照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說法，「配合着城市中手工業底集團所有制和封建組織。」這種封建組織底形式就是共同組成行會的那些手工業者自己的勞動。這裏存在着少量的資本和行會所利用的學徒們底勞動。由於社會分工不充分，所以造成了師傅與學徒之間的家長式的關係。當然把中世紀的學徒看成現代的無產者是不正確的。至多我們祇能說當時的學徒是現代無產者底前身。在另一方面，假若把這些關係（按係指行會中師傅與學徒底關係——譯者）——成爲封建剝削之特殊形式的這些關係——理想化起來，那也是不對的。

布爾喬亞歷史學家往往帶着現代法律家底顏色眼鏡來觀察封建制度，他們把封建制度看成純粹政治的或法律的組織。他們這樣地設想着封建的農民——特別在封建制度初期中的農民——是他自己一小塊土地自由的獨立的所有者。在他們底觀念中，封建主底所有權僅僅是名義上的，而這些自由的農民本人自願地投入他們跟封主的法律的協同關係，自願把自己勞動底一部分供給封主，作爲後者「保護」農民土地的報酬，彷彿封主盡了保護農民抵抗外敵之責，所以應受農民底報答。依照這種觀點，

農奴制被設想成爲偶然的現象，（不是一切國家中都有而只存在於俄國和十八世紀底普魯士的現象了。同時，從封建制度底經濟方面講，這些布爾喬亞歷史學家則用他們從布爾喬亞經濟學中所借來的概念來解釋封建經濟，他們指封建經濟爲「自然經濟的」或「嗣襲制的」資本主義。（參閱獨普舒、彼特魯謝夫斯基等人底著作）這種見解顯然把資本主義看成永古長存的制度，並且把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理想化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有時傾向於這樣的立場，這是我們深覺惋惜的。例如我們前面曾經講過的杜勃洛夫斯基，認爲封建制度初期中的農民有積累底可能，而在農奴制之下這種可能性就完全失去了。

可是封建制度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估量，其意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爲根據這種估量可以正確地理解布爾喬亞革命底性質，特別是可以理解俄國農民的布爾喬亞革命底兩條可能的道路。我們不可以把農奴制看成跟封建制度有原則性的區別的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農奴制底時期，同樣地是封建關係底時期，從大體上講仍同樣地以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甚至生產力底水平還低落些；不過農奴制是封建關係底另一發展階段罷了。農民底被奴役和農奴關係之最顯著的形式表現於封建制度發展底最後時期，特別在一些個別的國家中，如俄國和德國，表現得最爲顯著。但是同樣的農奴制關係是內在於一切封

建的生產方式的，不過採取比較軟和的形式罷了。正是在這點意思上講，馬克思和列寧把封建制和農奴制看成同樣的東西。

列寧曾堅決地反對俄國布爾喬亞社會學家把封建農民看成獨立的土地所有者的那種見解。列寧寫道：『現實中並沒有土地屬於這樣的獨立生存的農作者的事實……這祇是當時的生產關係底環子之一，那些生產關係底表現如下：大的土地所有者、大地主們中間分配土地和地主將這種土地賜給農民，以便實行對農民的剝削；這樣，土地就成爲自然工資了。土地給與農民以必需的生產物，使得他能够替地主生產剩餘生產品；它是農民替地主執行賦役底中心對象』（見列寧全集卷一，頁一一三）。馬克思對封建關係亦作同樣的估計。他同時指出，農民積累底某種可能——爲未來農民布爾喬亞革命底必要前提——即在農奴制之下也不是完全沒有的，然而他並不用封建時期中農民之「自由的財產所有權」來解釋這種積累底可能性，而是用勞動生產力不發展這一點來解釋這種積累之原因的。馬克思說：「雖然直接生產者不是財產底所有人，而只是使用人，他底全部剩餘勞動實際上屬於土地所有者的，然而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一般地說，還是能够使財產獨立地發展，甚至相對地說，使執行強迫賦役的農奴底財富發展起來的……因爲這種剩餘勞動底形式，賦役勞動，建立在一切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底不發展性之上，

建立在勞動方法本身底原始性之上，所以賦役勞動從直接生產者全部勞動中所掠去的一份，當然要比在發展的生產方式之下所能掠去的分類小得多……由於這種緣故，這裏就有某種經濟發展底可能性了』（見資本論卷三，下冊）

這裏馬克思說明了封建的土地關係中所蘊藏的布爾喬亞革命發展底前提。他從經濟上打下了關於農民的布爾喬亞革命底兩條可能道路。的理論底基礎，這個理論後來被列寧極完滿地發揮出來。在封建社會內農民積疊底某種可能，容許土地革命可以不一定走上普魯士式的「榮克爾」的（Junkerlich）發展道路；這種發展道路底情形就是保留着大批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然而逐漸地自行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土地革命發展底另一道路，「美國式的」發展道路也是可能的。這條道路就是藉澈底消滅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方法以達到由農民來形成一自由農業家底集團的局面。列寧在俄國布爾喬亞民主革命面前所提出的正是這一任務。

研究封建制度不僅對於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底了解有極端重大的意義，對於現今工人階級底鬥爭，對於在落後的殖民地國家如中國、印度等等所形成的局面之正確的了解，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那些國家中直到現在還保持着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形式和封建關係，往往很巧妙地跟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剝削底最新方式交編着並且替這些剝削方式服役。本地的封主和外國帝國主義者之經濟的和政治的聯盟，變成這些地方廣大的農民羣衆底奴役地位繼續存在，甚至益趨鞏固的基礎了。在殖民地國家中跟一切封建殘餘作鬥爭，在某一歷史發展底階段上幫助本地民族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而同時仍保持勞工階級底獨立政策，主張實行農民底土地革命——這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勞工政黨底極重要的策略任務之一。

但同時必須記住，民族資產階級一經獲得了政權，他們就叛變革命而跟本地封主和外國帝國主義實行妥協（中國底情形即如此），所以封建關係底澈底肅清，只有在蘇維埃條件之下纔有可能，我國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封建關係底殘餘，往往跟部落（或種族）生活交編着的，蘇維埃政權就要跟這種殘餘作堅決的鬥爭；例如中亞細亞的蘇維埃共和國就須執行這種任務。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與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跟以前一切社會經濟體系比較起來，是最複雜的一種了。階級社會底一切矛盾，在資本主義時代達到了最完滿的發展和表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階級間的衝突和爭鬥，國家

和法律制度底上層建築，城市和鄉村底對立，勞心和勞力底分裂——所有這一切矛盾都達到了最高的程度。

在論辯證法那一章書中，我們曾經說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如何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內部辯證法。這裏我們要講到資本主義底一些基本特徵和基本矛盾以及在研究它底經濟組織底特點時所發生的一些爭論問題。這一種爲資本主義形態底社會關係和發展法則所特具的特殊質地，前面所提到的獨普舒、彼特魯謝夫斯基這一類布爾喬亞歷史家又完全沒有看見。在他們看來，封建制度既是永古不變的法律範疇，是政治協調底形式，同樣的，資本主義他們也看作全部歷史中永遠不變的經濟範疇。他們在奴隸制中，在中世紀封建時期中，都看見了「資本主義」。

然而我們認爲資本主義不是萬古長存的不變的社會形式，而且事實上亦正如是。資本主義社會是從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在封建社會底腹中，在布爾喬亞革命以前，資本主義底物質技術基礎就開始形成起來，同時資本主義經濟底完成形式也在建立起來。促成資本主義關係之勝利的技術革命，就是因爲封建社會之特質的低級的手工業技術過渡到更高的工廠企業底技術水平、機器生產底技術水平。許多獨立的、互相隔離的手工業者底個別生產，變成了聯合許多工人底勞動於一個生產過程的集體生產。

即變成社會的生產了，提高社會勞動底生產力和這種勞動底社會化。就是資本主義底歷史任務。

然而這些社會化的生產手段底所有權，還是私人的所有權。勞動著所生產出來的物品底佔有，依然是個人的。資本家私人的佔有；他們是生產手段底私有者，他們爲了獲得資本主義的利潤而剝削無產者底雇用勞動。這種資本家對於生產手段的壟斷權和他們對於勞工者的剝削，爲資本階級掌握中的國家政權所保護。

斯大林會指明資本主義經濟之特質云：『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表示着：（一）國家的政權屬於資本家；（二）生產工具和資料集中於剝削者之手；（三）生產不根據改善勞動大眾底物質地位的原則，而按照保證資本家獲得高度利潤的原則來進行的；（四）國民收入底分配不爲着改善勞動大眾底物質地位底利益，而爲着保證剝削者底最大限度的利潤底利益而進行；（五）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和生產底飛躍激增，其目的是在保證資本家底高度利潤；可是它們碰到了障礙，碰到了無數千萬勞動大眾境况底急趨貧乏和物質地位底日益惡化，這批勞動大眾連滿足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可能，這樣就替不可避免的生產過剩底經濟危機、失業軍底增長等等造成了基礎；（六）工人階級是被剝削的階級，他們不替自己生產，而是替別的階級、剝削者底階級生產。』（見斯氏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詞。）

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之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底動力，它底基本法則，生產底社會性表現於每個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中的有計劃的勞動組織；佔有底私人性則表現於這些企業底所有者，資本家，並不互相結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組織，而在整個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則統治着生產底無政府性。社會的生產和資本家的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爲個別的工廠中生產底有組織性和全社會中生產底無政府性。」（見恩格斯著反杜林。）

生產底無政府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特點；它發生於互不相依的獨立的商品生產者——資本家——底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經濟並不是按照預定計劃來進行的有組織經濟。它由許多「獨立的」互不相依的資本家經營着，而這些資本家底相互關係只有經過市場纔成立起來。資本主義生產底諸法則是取自然的、自發的規律性底形式表現出來的。它們只暴露爲對這些法則破壞的反作用。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表現於定期的經濟危機，後者動搖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資本主義體系底規律性底作用依照馬克思底格言式的說法，「表現爲自然法則底暴力作用，像房屋坍下來壓破了某人頭顱時所表現的重力法則一樣。」各個資本主義生產部門間的勞動分配也帶着自發的性質。關於這一點，馬氏又說：「各個生產領域經常趨向於穩定的均衡，這種傾向只是對這一均衡狀態底經常破壞之反動底表現。」（見

資本論卷一。

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佔有間的矛盾，在資產階級和被它剝削的勞工階級底矛盾形式上得到它底直接的階級的表现。這種階級矛盾貫澈着全部資本主義社會底組織。在生產力底領域以內，它（即上述的矛盾——譯者）表現於過去和現在的勞動底對立性，——死的和活的勞動底對立性。資本家對於生產手段的壟斷權使活的勞動力脫離了它自己的生產品和實現這種勞動力的物質技術的條件而獨立起來。因為工人底勞動是經常地依靠着它是否附屬於資本家所有的生產手段這一點的，所以結果變成並非活的勞動在支配着它自己的生產品，而是相反，物品在統治生產者；人底過去的勞動，即體現於生產手段的勞動，統治着他底活的勞動（即現在的勞動——譯者）。生產手段與直接生產者分離，產生了這麼一個概念：彷彿資本家的勞動工具無需乎施以人的勞動而自身具有「生產性」的。在一般人觀念中往往以為價值底泉源是資本而不是勞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和資本主義關係底繼續再生產之來源，也是資本而不是勞動。這就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勞動底物質技術條件跟它們底社會形式的結合」。這種社會關係底「物品化」，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跟以前經濟組織比較更透明的前資本主義形態的區別點。

後面這種情形決定了資本主義下面的雇用勞動本身底矛盾性。它底生產性表現爲它底生產品底生產性，表現爲它所生產的生產手段底生產性。生產勞動底概念本身得着了實際的意義。看起來似乎並非工人底一切勞動——發生於物質生產底本性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勞動——是生產的勞動。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勞動這一概念本身也包含着特殊的、社會的、發生於歷史的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只有替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工人底勞動，纔是生產的勞動。這樣，工人階級本身也變成『像死的勞動工具一樣的資本底所有物』，變成『有意識的生產工具』，變成『活的機器』了。科學和四週外界自然底力量，也起着同樣的變化。科學和自然的生產力也都被資本家所壟斷，被他們利用來謀自己的利益。照馬克思底說法，『不論社會的、或自然的勞動生產力，即在無機的自然界中所找到的一切事物，都成爲資本底生產力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一切矛盾，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底基本細胞——商品——中已經包含着它們底種子。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商品的生產。商品底交換在一切生產品上都打上它自己的印記。除商品底直接效用性——它底使用價值——以外，它裏面所包含的社會必需勞動賦予商品以它底價值。這意思是說，在商品底概念中包含着社會關係底概念，這種關係表現於商品之物的外壳上，它表示這個商品可

能在市場上跟別種商品交換的。照馬克思底說法，商品是『感覺上超感覺的事物』。只有在商品交換中纔把商品生產者之間所存在的社會關係暴露出來：人與人底社會聯系表現爲事物底運動和聯系。關於這一點馬克思發表意見如下：『人與人在他們社會生產過程中的純原子性的關係，首先促成這樣的結果：就是在他們底支配以外，在他們底有意識的個人行動以外存在的他們中間的生產關係，是採取事物的性質的』（見資本論卷一）。勞動過程本身『採取事物運動底形式』。勞動力賣買底形式，人與人之表面上、形式上的、互不相依的獨立性，跟『各方面的事物的相依關係』底體系同時存在着。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發生着商品拜物主義（Commodity Fetishism）：好像原始宗教中僧侶所製作的那個神物一樣，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中則人們所生產的商品也像神物一般地統治着人。

價值律成爲資本主義之下自發的商品生產之唯一的調節者了。在價值律基礎之上形成了資本主義的平均利潤率。資本家保證自己的平均利潤率的這一個傾向，建立起了各個生產部門社會勞動分配中的相當的比例性。跟這種資本主義底經濟完全相適應的，還有它底上層建築：在國家組織方面，跟商品資本主義的「獨立的」、「平等的」私有者底生產相適應的，是布爾喬亞德謨克拉克西制度；在社會意識方面，則有「法律的宇宙觀」，一切社會成員一律自由和平等底幻想，在資本家影響下的粗暴的利害

原則。

一切商品生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和創造價值的勞動底過程之統一體，它包含着內部的矛盾。但是並非一切商品生產都貫穿着階級矛盾的。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指出了獨立生產者——農民和手工業者——底單純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在奴隸制和封建社會中已經開始發生而且它所生產的只是價值）和替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的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明確的區別。資本主義的生產只當勞動力量成爲買賣對象、成爲商品的時候纔發生。而勞動力之變成商品只是在所謂「原始積累」時代直接生產者被剝奪（意即他們底生產手段被剝奪——譯者）之後，當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相分離的時候纔有可能。

但是確定單純商品生產和商品資本主義生產底區別時，我們不要犯一個相反的錯誤：不看見在商品中已經種下了未來資本主義一切矛盾底胚胎，在單純商品生產發展底某一歷史階段上必然地要發生階級分化、直接生產者被剝奪和勞動力轉變爲商品等等現象。因此假如以爲單純商品生產是一種特殊的獨立的社會形態，像當初波格唐諾夫和今日杜勃洛夫斯基所設想的一樣，那是錯誤的。我們必須記住，自發地發展着的單純商品生產必然要促成資本主義關係底出現的。即如在過渡時期條件之下，列寧

曾經指出過，小的商品生產是每天每小時都在自發地分化出資本主義的原素來，產生出資本主義來。所以必需要：日益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之計劃化的領導作用，蘇維埃國立農場和集體農場底加速發展，全盤的農業集體化和在此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以便在鄉村中造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矛盾又表現於國民收入底分配，即資本主義剩餘生產品底分配。剩餘生產品之主要的份額不用於可變資本，不消費於購買勞動動力而消費於不變資本，消費於生產手段底繼續增長。

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擴大再生產過程。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底增長比較工人階級所得的份額底增加為速，這一情形產生了工人底相對過剩而容許資本主義生產底迅速擴大。這樣看來，我們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底內部規律性中尋找資本主義再生產底動力，即從建立在雇用勞動之階級的剝削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底本質中去尋找這種動力。

在前面所引的斯大林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估計中已經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力底發展和生產底增長並不表示工人階級消費底發展，而絕對地只是促進他們底貧乏化、物質地位底惡化。然而假如以

爲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品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內不能實現（即出賣——譯者）它需要從國外市場上從「第三者」方面找尋自己的出路，也就是說，在小資產階級中，在落後國家底農民中找出路，彷彿沒有這些階級底消費，資本主義的生產就不可想像似的——這樣的設想（譯者按：蘿莎·盧森堡女士即持此種見解）是完全錯誤的。持這種觀點的，有俄國的民粹派；後者認爲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底基本原因不在社會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之間的矛盾，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之間失去了「均衡」。蘿莎·盧森堡女士在她的資本積累論中，也發揮了同樣的觀點。然而列寧卻堅決地反對這種見解。列寧批判民粹派底理論時指出，在資本主義再生產存在的條件之下，所生產的商品在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中可以完完全全實現出來的，因爲擴大再生產總是超過消費的；而對於國外市場的需要只是因資本主義生產底無限擴大而發生的。顯然這種情形並不是解說我們可以把「純粹」資本主義底問題跟農民商品生產底問題完全分隔開來，像布哈林在考察過渡時期之經濟時所幹的那種辦法一樣。

現在我們再要約略地講一講交換關係，商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和馬克思底商品拜物主義論。這裏我們又可以碰到許多的錯誤和曲解。

我們已經可以知道，盧賓這一類的新康德派，把交換看成資本主義社會之基本的社會關係；他們把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簡化為商品買賣底關係了。盧賓曾舉行論戰反對斯特魯威底理論，後者完全把「經濟關係」的範疇，交換關係，跟「社會的」範疇階級關係分裂開來了，資產階級底辯護人斯特魯威需要這樣的分裂，他想藉此以「證實」經濟學者底任務在於只研究經濟間的，即交換的關係而不需要研究社會的，即階級的關係。照斯特魯威底意見，社會的範疇只能「穿上」一件交換關係底「衣服」，因而這些完全不同的範疇底「類同底外觀」就形成了。（見斯氏著經濟與價格卷一。）

但是盧賓反對斯特魯威時，他站在跟後者相反的观点，而把資本主義底基本的生產關係看成跟交換關係相同了。盧賓視「諸獨立的經濟」底相互作用為一定的生產關係，——形成一定的社會組織的諸關係。這裏盧賓企圖拿下列馬克思底論綱作為憑藉：在資本主義之下，經濟關係不具有一階級對於另一階級的直接統治底性質，階級底關係是經過「經濟的強迫」而表現出來的。盧賓就解釋道，上面這句話底意思是說，它們（階級關係）是「經過各個獨立的經濟主體依據他們中間的合同原則而發生的相互作用」纔實現出來的。階級關係底出發點就是資本家與工人這兩個獨立的經濟主體間的關係」（盧賓著勞動價值論大綱頁六一——六二）完全不了解馬克思底辯證法的孟塞維克盧賓，這裏完全抹煞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階級的本質，即階級的剝削關係；他把這種本質跟它底表現形式——它們

在市場上勞動力底買賣過程中所表現的形式——等同起來了。盧賓完全「忘記」了馬克思關於這種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工人底「獨立性」說些什麼；他們「忘記」了資本家對於工人的經濟的強迫之本質，絕對不以這一市場的「交易」爲限。在盧賓看來，階級關係之全部複雜的綜合至多只屬於「物質技術的」過程，而不屬於社會關係的。

在給某一社會組織以特殊的估計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嘗認定交換有極重大的意義；但是他們常常同時並提「生產和交換」，他們並不把交換方式跟生產方式脫離開來。他們認爲分配和交換都是廣義的生產過程底原素之一。經過事物底運動和交換而發生這一生產過程中各種活動底交換。馬克思說：「交換底一切因素，或者直接包括於生產中，或者被這後者所決定」……（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生產品底交換方式總是跟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見哲學之貧困）實際上單純商品生產者社會中的商品交換，布爾喬亞社會中的商業和蘇維埃商業——這是完全不同的三種交換關係底形式，其中的每一種都是由生產關係、階級底相互關係來決定的。因此，買賣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論如何不能成爲基本的生產關係；它們（即買賣關係——譯者）在特殊的歷史必然的勞動力買賣形式上，顯示出了資本主義之基本的階級的生產關係，階級剝削底關係。在斯特魯威把「經濟的」交換的關係跟「社會

的「關係分裂開來的時候，他抹煞了下面一種情形：交換關係雖然是特殊的，但又只是歷史必然的形式——在商品生產條件之下表現階級間相互關係底形式。然而他底「批判者」盧賓對於生產和交換底相互關係底理解，也並不比他（斯特魯威——譯者）好些。盧賓跟一切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一樣，用交換代替了生產。他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社會內容看作了它們底特殊的表現形式，即它們在勞動力買賣過程中所採取的形式。

有些蘇聯的歷史家也顯然走上了錯誤的道路，他們在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歷史的發生和發展時，把商業和商業資本看成有決定意義的東西了。他們附和着獨普舒和彼特魯謝夫斯基底布爾喬亞理論，視交換底發展爲由封建制度轉變爲農奴制的基本原因，同時並且把這種封建關係底特殊形式（指農奴制——譯者）看成早期的資本主義形式了。這些歷史家中有一部分提出了「商業資本時代」，甚至「商業資本主義」等術語，在他們底理解中，這一術語代表着生產關係底特殊體系。例如他們在對俄國專制政體發展過程底解說中，有時把商業資本底意義估計得異常誇大。（例如波格唐諾夫和斯切班諾夫等人底著作中就有這樣的估計。）

當然，商業底發展在資本主義底歷史發展中起着不少的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商業底發展，就

其本身而言，卻不能保證使單純商品生產轉變到資本主義生產。要實現這一個轉變，必需有舊的封建形式內部矛盾發展底事實，需要破壞舊的封建社會所特有的生產關係。爲要轉變到資本主義，需要農民和手藝人底被剝奪過程，新的布爾喬亞生產關係底發展，由手藝人經過作坊到工廠的轉變。商業資本或商人資本，依照馬克思底指示，自身並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它僅僅幫助商品底交換。而交換過程，我們已經說過，可以取各種不同的形式實現出來的。從最早的直接的掠奪形式起直到今日的狀態爲止，——常常依統治的生產方式而定的。因此，一部分歷史家指認俄國的專制制度爲代表商業資本利益的政權，——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列寧曾經屢次指出，應當把俄皇的專制政制看作封建階級、大地主階級底利益底保護者，這種大地主階級在俄國一直統治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時爲止。提出「商業資本主義」這個術語而把它看成特殊的、獨立的社會形態（像波格唐諾夫、斯切班諾夫及其他等人即作如此觀）的那種見解，更是不正確的。誇大了商業資本底作用來說明資本主義之歷史的發展，——這就是根據附帶的「外部的」因素而不從內部的矛盾（蘊藏於封建社會之階級的生產關係中的內部矛盾）去說明資本主義之發生和發展。可是我們知道，資本主義之必要的前提，正是在封建社會底腹內成熟起來的。

盧賓所發揮的那種關於馬克思底商品拜物主義論的理解，其結果亦抹煞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階級的本質。我們知道，爲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之性質計，盧賓不從生產出發而從交換出發。生產關係被盧賓了解爲簡單的交換關係，照盧賓底意見，這種關係是每一次在市場上「形成起來」的人與人只有經過事物——商品——底交換纔互相連繫起來。因此盧賓認爲商品拜物主義底理論是「馬克思全部經濟體系之基礎」（見勞動價值論頁一三）。然而實際上馬克思底全部經濟學說底基礎，照他自己說，是「現代布爾喬亞社會發展法則底暴露」。照馬克思底意見，這裏出發點不是商品拜物主義，而是階級的剝削資本家底佔取剩餘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以資本主義底社會的生產關係做他們研究底出發點，而不從它們底物的外壳出發的。馬克思曾指示吾人，商品拜物主義本身，只當勞動力買賣發展的時候，就是說，只在資本主義底時代，纔達到最完滿的發展。社會關係底「事物化」只是在資本主義纔得到完滿的發展。說在商品中已經蘊藏着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底根芽，這是無疑的。然而要正確地了解這些矛盾和商品資本主義生產底發展道路，從單純商品生產底條件出發是不够的。只有以資本主義生產底基本矛盾做出發點，纔能完滿地了解商品拜物主義底本質和它底發展底原因。那種基本矛盾，我們已經再三指出，就是社會生產和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

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基本矛盾——生產底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間的矛盾——在歷次定期的經濟危機上，生產過剩底危機上表現出來。在經濟危機時期，一切矛盾都達到異常尖銳的地步，到最後它們就要破壞資本主義體系本身。

斯大林指示吾人道：『生產過剩底經濟危機之基礎，它們底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本身。經濟危機底基礎存在於生產底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的佔有形式間的矛盾。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底表現，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能力底龐大增長（是爲要提高資本家底利潤）和千百萬勞動大衆購買能力底相對縮小（因爲他們底生活水平，資本家常常竭力想把它降低到極小限度）底矛盾。爲想在競爭中得到勝利和榨取盡可能大的利潤，資本家就不得不發展技術，實行生產合理化，加重對工人的剝削和把自己產業中的生產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爲止。因爲誰也不願落後於誰，於是一切資本家都不得不這樣或那樣地走上這條狂猛發展生產力的道路，然而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千百萬工農大衆底購買力（歸根結蒂地說，他們總是基本的購買者羣）卻停滯在很低的水準上。因此生產過剩底危機就發生了。』（見列寧主義問題頁六〇八。）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馬克思說：『布爾喬亞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之最後的矛盾形式。但是

在布爾喬亞社會腹胞內發展着的生產力，同時又造成了爲解決這種矛盾所必需的物質條件。『社會勞動生產力底發展，使資本主義底技術基礎它底生產能力達到了那麼高的水平，並且那麼有力地加強了生產日益社會化底過程，以致使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轉變爲阻礙生產力繼續發展的真正的枷鎖了。經濟危機就是生產力反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日益強大的「叛亂」底徵候。資本底繼續集中，生產底集積，壟斷底增長，工人階級擾亂底發展——這些現象必定會使私有財產制這副外殼達到不可避免的破裂底地步。』

馬克思曾經估計『資本主義積疊底歷史傾向』爲一辯證過程，在這過程中完成了。會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實行的農民和手藝人底小私產底剝奪之辯證的「否定之否定」。『現在應當遭受剝奪的，已非自己經營獨立生產的工人，而是剝削大批工人的資本家了。』這種剝奪乃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底內在法則，由於資本底集中而促成的。『跟這一集中或許多資本家被少數資本家的剝奪並進地發展着範圍日益廣大的勞動過程底合作形式……』『掠奪和壟斷這個生產過程底一切利益的資本巨頭底數目日益減少，貧乏、壓迫、奴役、頹廢、剝削等等底現象就隨之而日益增長，但同時工人階級底反抗也跟着強大起來，這一階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底機構作用把它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的。資本

底壟斷變成了這一生產方式底枷鎖。生產手段底集中和勞動底社會化達到了變成跟它們底資本主義的外殼不相容的地步時，這個外殼就爆裂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底末日到了。那時就要剝奪剝奪者……」（見資本論卷一）

還在工業資本底統治時代，馬克思就天才地預言到資本主義發展底這一歷史傾向；後者在我們這個時代底條件之下，在資本主義之最新的、最高的和最後的階段上——在帝國主義時代，就實現出來了。列寧繼續着馬克思底事業，他對於資本主義發展底帝國主義階段底一切基本特質和基本矛盾，給了一個極深刻的估量。

帝國主義之經濟的本質，簡單而扼要地講，可以說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歷史地觀察起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一般基本的特質之發展和直接的繼續。』因此我們不能把帝國主義看成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它祇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它保持着資本主義底一切基本的特質。照列寧底指示，資本主義『祇是在一定的、很高的發展階段上，當某些資本主義底基本特質轉變為它們底反對物，當一切方面都表現和暴露着從資本主義轉變到更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過渡時代之特徵時，』——只有到了這樣的時候，它纔變成帝國主義。『這一過程中的經濟基礎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

義的壟斷所代替。同時，從自由競爭中生長出來的壟斷，並不消除這種競爭，而跟它同時並存，且存在於它之上；這樣就產生了好些特別尖銳的和重大的矛盾、抗爭和衝突。在這點意思上說，所以「壟斷是達到更高級的社會組織的過渡。」在這點意思上說，所以帝國主義是「勞工社會革命之前夜。」

這樣看來，帝國主義不祇是政治，像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和社會法西主義者所設想那樣，它同時又是資本主義最新階段底經濟。列寧所下的帝國主義底定義，它底卓越性就在它抓住了帝國主義底經濟本質，把帝國主義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的新階段。這時資本主義底某些基本特質轉變為它們底反對物，自由競爭為壟斷所代替等等。同時，我們應當把帝國主義看成資本主義各種基本特質底繼續和發展，它保留着資本主義底一切基本矛盾，這些矛盾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更增長而尖銳化了。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主義性的佔有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時代就更形緊張。競爭跟壟斷並存着；競爭與壟斷底統一，它們底互相交編，便是帝國主義時代上述基本矛盾底表現。

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堅持着資本主義制度永久性和不變性底辯護派的觀念，作為他們研究底出發點。所以他們中極大多數竭力企圖掩蓋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所發生的各種變化。他們把帝國主義看成

對·外·政·策·底·體·系，這種政策底目的在於爭取和併吞工業落後的國家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他們對於這種政策是取同意和贊助的態度的。

社會法西主義者在其掩蔽帝國主義矛盾底嘗試中，眼光要比一部分敏銳的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更淺短些。例如考茨基也把帝國主義底政治跟它底經濟分裂開來。他不視帝國主義為經濟發展底一個階段，不把它視為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而只把它看作一種殖民地政策；照他底意見，「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都要實施這種政策的，而這種政策底具體表現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底侵奪落後的農業區域。考茨基這樣地理解問題：彷彿帝國主義也可能施行「比較不很帝國主義的」政策，而工人階級只應當跟這種政策底最惡劣的表現做鬥爭就行。列寧曾堅決地駁斥了考茨基這樣把帝國主義底殖民地政策和它底經濟分裂開來的辦法。列寧說：「殖民地政策和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以前，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也存在的……然而帝國主義之「一般的」推論而忘記了諸社會經濟形態底根本差別，或者把這種差別推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這樣的「一般的」推論必不可避免地要流為最簡單的平庸之談……」

列寧指出得很公允，他說考茨基把重心移到了政策上去，這樣他就抹煞了這一資本主義最新階段

底經濟底根本矛盾。考茨基發揮這樣的思想：「彷彿財政資本底統治削弱了世界經濟內部的不平衡性和矛盾性，然而事實上它是加強了這種不平衡性和矛盾性」（列寧全集卷十三）考茨基底超帝國主義論（theory of "Ultra-imperialism"）底真義就在於「說明」資本主義矛盾底「滯鈍化」。考茨基認為工業資本主義之新的「對外政策」能够平平安安地不經過任何革命而達到統一的全世界資本主義的托辣斯底形成；照他底意見，資本主義並不變化而且還繼續地健全化。考茨基底意思是說，這樣一來國際間的戰爭就要永遠消滅，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競爭就要削弱，而全世界就要由國際統一的財政資本集團來進行共同的剝削了。」

這裏應當指出，蘿莎·盧森堡在其帝國主義底理解中也犯了類似考茨基式思想的錯誤。盧氏根據她自己的資本積疊論，認定帝國主義是「在奪取非資本主義世界底殘餘地域——在這些地域上誰也還沒有染指過的——的資本積疊過程之政治的表現。」像考茨基一樣，盧女士也把帝國主義看成工業資本主義底殖民地政策，而沒有看到帝國主義底新的經濟特徵，也不了解帝國主義的鬥爭是爲着業已瓜分完盡的世界底再分割。

考茨基觀念之進一步的機會主義的發展，就產生了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這一理論受到

了社會法西主義理論家底熱烈擁護。有組織資本主義論所根據的基礎思想是說，現代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它底發展底更高形式，這時資本主義的無政府性已爲資本主義的有計劃性所代替。這樣，資本主義就被社會法西主義者轉變爲「有組織的」按照計劃進行的經濟形態了！照他們底見解，資本主義自己準備好了爲平順地、「進化式地」過渡到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生產形式所必需的一切條件。

社會法西主義者指出了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底各種條件；就是說，在代表全體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布爾喬亞國家，爲着戰爭的需要而更加強干預國民的經濟活動並予以相當的調節。依據這些戰爭時期所實施的極不完善的暫時的「調節」辦法，社會法西主義者就得出資本主義之下有實現計劃經濟之可能的結論來。例如希弗亭（Hilferding）聲言道：『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就表明以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生產底原則代替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底原則』（見一九二七年希氏在社會民主黨大會上的演說記錄）。有組織資本主義論就是資本主義「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社會底理論；而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真實的轉變，卻被社會法西主義者推到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的將來。

這一標本式的改良主義理論底某幾個基本論點，在布哈林底機械論的方法論中，得到了理論的根

據。布哈林極端單方面地了解帝國主義時代底資本集中和生產集積底過程。他也認爲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但是他不了解帝國主義底內部辯證法：產生壟斷的自由競爭，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沒有消除，而且繼續跟壟斷同時並存；競爭和壟斷底交編並存更加强了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照布哈林底意見，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家的競爭只存在於國際的範圍上，即存在於各個托辣斯化的國家之間；至於在一個國家以內，它卻被壟斷所代替了。不但這樣，布哈林還「抽象地、理論地」認爲有組成全世界統一的托辣斯底可能。自然，帝國主義矛盾尖銳化底原因，布哈林不從帝國主義經濟底內部矛盾中去找，而從對於每個個別的國家的外部條件中去探求的。在布哈林看來，帝國主義底基本特徵不是壟斷和競爭底交編而是在國家範圍內結合起來的帝國主義托辣斯底強迫和暴力底集中，同時這些國家托辣斯之間則依然互相競爭着。

所有這些布哈林底帝國主義觀底特點，迫使他異常誇大了現代資本主義底「有計劃性」和「有組織性」，並使他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底理解上走上了機會主義底道路。在他底過渡時期之經濟一書中，布哈林完全照波格唐諾夫底見解去理解國家資本主義之下的社會化過程，把這個過程看成和平的「有組織的」過程。他把戰爭時期底國家資本主義看成生產過程底「合理化」，照他底意見，這時資本

家底剩餘價值開始變爲單純的剩餘生產品了。這裏布哈林忘記了：在布爾喬亞社會條件之下，國家資本主義依然跟資本主義有不可分裂的聯系，因而亦即跟托辣斯、股份公司、壟斷企業等有不可分裂的聯系。在布哈林最近的一些論文中，他仍舊發揮他底「資本主義計劃性增長」底思想，雖然這些論文是在今次世界經濟危機前夜寫的。

然而列寧卻認爲一切關於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下有消滅經濟危機之可能的論調，都是「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底神話」。他寫道：「相反的，在個別的工業部門中所形成的壟斷，實際上加強和激化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無政府性；一般地爲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農業和工業發展中的不適應性，這時亦更形嚴重。技術加速的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間的不適應性底加強，增進了經濟危機底混亂性……；而這種矛盾底尖銳化，照列寧說，是過渡的歷史時期之最強大的動力」（列寧全集卷十三）

關於資本主義之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若要得到一個完滿的認識，我們必須注意到帝國主義階段上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底問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底法則，在列寧和斯大林底著作中有着極充分的說明。列寧同時估定了這一法則對於資本主義全部發展的一般意義和在帝國主義時期它所獲得的特殊意義。資本主義生產底無政府性本身，完全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各個企業和各個國家發展中的不

平衡性和突躍性；這些企業和國家，在它們底發展過程中，常常一個突然超過了別一個。『在各個企業、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底發展中的不平衡性和突躍性，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避免的』——列寧這樣說過（見前書）。『在資本主義之下，各個企業、各個托辣斯、工業部門和各個國家底平衡發展，是不會有的事』（前書）。『經濟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法則』——列寧在另一處地方這樣寫道。同時，列寧又舉了許多例子來證明帝國主義時期內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底加強，這是競爭和壟斷相交編底結果。

列寧底這一基本思想，完全被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夫所歪曲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夫都承認發展底不平衡性是一切資本主義發展底共同法則，因此，他們認為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各個國家底「經濟的不平衡性」比較得大，而現在這種不平衡性卻比較得小了，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不平衡性是削弱下去了。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夫底這種見解，使他們陷於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底泥坑中。斯氏說：「經濟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現在比從前大得無比；它表現得比從前更加尖銳；同時，這種不平衡性必然不可避免地要促成發展底突躍性，即促使從前工業比較落後的一些國家在較短的期間內追過了」

向來比它們前進的國家；這種情勢就不會不造成產生巨大的帝國主義戰爭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底可能的那些前提。』斯大林列舉財政資本時代底特點來說明帝國主義之下發展不平衡性底法則。他指出：帝國主義者底瓜分世界業已完竟；爭奪市場的鬥爭把一向來跑在前面的列強「從市場上排擠出來，使一些新的列強迎頭趕上去，比老的列強更快地發展它們底技術。暴力重分業已分割完畢的世界之必然性，促成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公開的衝突。帝國主義的戰爭，在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帝國主義鎖鍊斷裂和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參閱斯氏著列寧主義問題。）

帝國主義繼續發展，促使資本主義一切基本矛盾空前地尖銳化：生產力底增長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生產底社會性和佔有底私人性之間的矛盾，以及表現這種矛盾的個別企業中生產有組織化和全社會中生產無政府性底矛盾。這樣，帝國主義就愈益加劇了資本和勞工兩大社會集團底階級衝突。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強大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表現於資本主義腐潰性之上。帝國主義加強了資本家底壟斷組合間的競爭，這種競爭使技術得能相當地發展。但是，與這一趨勢並存，且跟它相衝突的，還有一種趨勢——即資本主義的壟斷障礙着技術生產能力底增長。

資本家所能規定的商品底壟斷價格，使他們失去了繼續發展技術的刺激。不僅如是，它們（壟斷價格）還替資本家造成了人工阻礙。技術發展之經濟的可能性，這樣就造成了趨向於技術停滯和原有的生產力腐潰的傾向。因為假使別的資本家不來跟他競爭，假使有可能用舊的生產手段和將新的發明置諸地窖而不用，那末鼓勵新的科學發明或發明新的機器對於資本家當然變成毫無意義了。

同一資本主義底腐潰性又表現於「經濟寄生制」底特殊形式。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內，存在着靠證券（例如股票——譯者）上的收入生活而完全脫離生產的一個階層，就是所謂食利階層。這種經濟的寄生性，有時為許多整個的國家所實現。例如在上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好些戰勝國家在幾年以內完全靠從戰敗國家德意志和奧大利所壓榨出來的賠款來生活的。

因此，像德波林那樣跟在「有組織資本主義」底理論家之後而認定帝國主義在經濟關係上講是一個進步現象——這樣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帝國主義之辯證的矛盾就在於雖然生產力達到了極大的社會化（它已經不適應於資本主義的私產關係），雖然生產技術有着相當的進展等等，帝國主義同時又促成了極大的經濟反動，促成了經濟的停滯和腐潰。帝國主義底這種反動的經濟傾向，完全為它底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層建築所適應着——在政治和思想底領域內，從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轉變為公開的

法西主義

當然完全相反的見解也是同樣錯誤的。即假如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已經絲毫不能有所前進，縱然是生產力之相對的發展亦不可能。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持這樣的觀點。托洛茨基和他以後的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對於帝國主義發展底突躍性和矛盾性完全缺乏辯證法的理解，他們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一個長時期（二十到二十五年）內」要發生『生產力發展絕對停止』底事實，過了這時期，纔會開始『新的資本主義的繁榮時代』（17）——（見托洛茨基著歐洲與美洲，普氏著資本主義之沒落）這種托洛茨基主義的帝國主義「停滯時期」論，是跟列寧主義完全不相容的。帝國主義底內部矛盾恰正在於它雖然表現着停滯和腐潰底傾向，而在某種限度內它仍能再生產，甚至擴大資本主義的關係，因此就造成了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底時期。

然而這種穩定卻帶着極相對的暫時的性質，因為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已不能予它所造成的巨大的生產力以繼續發展底「餘地」。它底潰滅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們眼前這一次歷史上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大量的生產力遭受了無意義的毀滅，這種事實就證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生產力底廣大使用已成爲不可能。找不着銷路的消費物品底生產過剩日趨增長，迫得資本家

大批地把它們消毀掉；同時另一方面被剝削階級底貧困則日益加劇和擴大。

斯大林曾經指示我人，現代的世界經濟危機，有好些跟過去的資本主義危機不同的特點，這次危機暴露得最劇烈的，是在一個資本主義底頭腦國家——美國。工業危機跟農業國家的農業危機交編着，由於資本家力圖保持高度的壟斷價格，經濟危機就來得特別劇烈和久長了。最後一點就是這次世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基礎上開展起來的；這一總危機開始於上次帝國主義大戰，開始於戰爭和革命底時代，即在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崩潰的時代。

世界經濟危機暴露和繼續加劇了世界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幾個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戰勝國和戰敗國底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國家間的矛盾；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底矛盾。『但是除這些矛盾以外——斯大林指示道——還存在着一個矛盾……這就是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間的矛盾』……『跟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並存的，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體系；後者不斷地發展着，一步一步地得着成功，它跟資本主義體系對立着，而且它底存在這一事實底本身，表現着資本主義底腐潰，它底基礎動搖。』

斯大林說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體系底矛盾，『從根本上揭露了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把它

們集中在一個結子上，並把它們變爲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底生死問題。」（見斯氏著列寧主義問題）
帝國主義不祇是腐潰的，亦且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俄國的十月所開始的世界勞工革命，必能保證全世界過渡到新的更高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

第三節 過渡時期之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發展

所謂人類社會底「前史時代」，乃完成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當勞工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迫於必然性而聯合成爲一個階級，靠革命底手段而變成了統治的階級，再以統治階級底身分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同時，跟着這些生產關係底消滅，它又消滅階級對立底存在條件，一般地消滅階級本身，這樣也就消滅了它自身的階級統治。在舊的布爾喬亞社會，連同它底階級和階級對立一起消滅之後，代之而起的是一個社團，在這社團中，「每個人底自由發展是一切人底自由發展條件」（見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序文，及康謬尼斯特宣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新的高級社會主義社會發生底條件之後，得出了下面的結論：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會在勞工的社會革命之後立即發生的；「在資本主義和高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間，存在着

由前者到後者的革命的改造時期，』在這時期內，還保持着階級和階級的社會，這就是勞工階級專政底時期。馬恩兩氏在他們底著作中說明了形成新的、更高的生產方式之諸前提底形式。同時，他們又指明高級社會主義社會（或稱社會主義之高級形態，亦稱共產主義社會——譯者）本身，在其發展過程中，首先必須經過它底低級階段（即社會主義）——（見哥特綱領批判）他們又闡明了勞工的社會革命後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底發展道路，必先經過一個所謂過渡時期。

今日勝利的蘇聯勞工階級所創造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已經跟資本主義體系對立着；它底發展和鞏固動搖着世界資本主義底基礎。斯大林說：『蘇聯的經濟體系是表示（一）資本家底政權已被推倒而被工人階級底政權所代替；（二）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土地、工廠、製造場等等已從資本家手上剝奪過來而轉變爲工人階級和農民勞動大衆底集體所有物了；（三）生產底發展不受競爭和保障資本主義利潤底原則所支配，而是根據有計劃的領導和有系統的、提高勞動大衆底物質和文化水平的原則來進行的；（四）國民收入底分配，不利於剝削階級和他們底許多寄生的食客使僕們底中飽致富，而是爲着一貫的提高工農勞動大衆底物質地位和擴大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生產；（五）勞動者底物質境况之一貫的改善和他們底需求（購買力）底不斷增長，是生產擴大之不斷增長的泉源，保證工人階級永遠

避免生產過剩，避免失業等等。(六)工人階級爲國家之主人，他們不再替資本家工作而替自己本階級工作。』

但是今日蘇聯所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並非在十月革命之後立即形成，而是十八年來執掌蘇聯政權的勞工階級爲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堅苦奮鬥底結果。在過渡時期中，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戰勝其他一切經濟成份的鬥爭底性質，我人必須加以研究，明瞭了這一鬥爭底性質，我們纔能正確地理解社會主義體系發展底道路和手段。

俄國底十月革命是表示帝國主義鎖鍊底第一次斷裂。它使俄國的勞工階級取得政權並將國民經濟底主要命脈都交與勞工國家執掌了。它開闢了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列寧加深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提示之後，即予勞工階級專政時期之經濟與政治以理論的分析。列寧指明，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是一個整個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底特點就是新舊經濟組織之鬥爭。列寧說，『在理論上，毫無疑義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過渡時期。它不能不包含着這兩種社會經濟組織底徵點或特質。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成爲死滅中的資本主義和產生中的共產主義相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是業已被征服而尙未消滅的資本主義和業已產生而尙甚稚弱的共產主義間的鬥爭底時期。』(見

列寧全集卷十六，頁三四七。

過渡時期包含着兩種互相鬥爭着的社會經濟成份。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成份底特質。這句話底意思是說，我們不能把過渡時期看成特殊的、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像機械論者（杜勃洛夫斯基）和孟塞維化的唯心論者（盧波爾）所設想那樣。同時，這句話又解說，我們不能把過渡時期只當作上述兩種經濟形態之一看；或者當作資本主義看，像追隨托洛茨基的季諾維夫和卡米業夫那樣，宣佈全部過渡時期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把過渡時期經濟底一切發展階段都看成完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像右翼機會主義者所設想那樣，他們認為新經濟政策改造時期之初已經是「完滿的社會主義」了。

不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好，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好，他們都沒有正確地理解我國（指蘇聯）蘇維埃經濟之特殊的過渡性。例如，照托洛茨基底意見，以為過渡時期底經濟「可以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或則像一部分人所設想那樣，稱之為商品社會主義經濟」（見托氏全集卷二十一）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則把過渡時期解說成「原始社會主義積累底時期」（見普氏著新經濟）這種原始社會主義積累，照普氏底意見，是藉勞工階級對農人大眾的剝削來完成的。這樣，托洛茨基和普萊奧布拉仁斯基說到了過渡時期之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性」，可是他們同時又把從布爾喬亞經濟和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條

件之下所借來的一切概念，應用到這個「社會主義」上面去了。他們拿「社會主義」的一套術語聯結到不相信一個國家有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聯結到他們底國家資本主義論，蘇聯實行「齊密多」(Thermidor)——此乃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所用的月份底名稱，「齊密多」即七月。一七九四年「齊密多」九日是革命獨裁政權被推倒而重新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之日。托洛茨基派拿「齊密多」一字來誣蘇聯當局採取恢復資產階級政權的路線——譯者——等等的理論上去。

布哈林則犯了抹煞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公開機會主義的傾向。他根據他底「技術的」生產關係觀，把過渡時期經濟底社會關係只看成在財政資本時代就形成的諸關係底「重新組合」。布哈林竭力反對列寧在確定蘇聯經濟各個原素底界說時所用的那個「國家資本主義」底名詞，他認為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道路就是商品流通過程。(見布著過渡時期之經濟一書，及論過渡時期之規律性問題等)這樣一來，右傾機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外表上相反的兩種見解結果是結合起來了：它們或是把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那些概念(例如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剝削)機械地應用到過渡時期經濟上來，或是把過渡時期經濟看成單純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底發展形式而忘記了自發地發展着的商品經濟要產生資本主義的。

過渡時期經濟之特點首先在於它在一定的時期以內，內部存在着和交編着好些不同的生產關係底形式或組織——有些是過去的社會經濟形態遺留下來的，有些是勞工專政條件之下新產生的。在一九二一年，列寧會指出『五種不同的體系，或成份，或經濟結構』是『我國現時經濟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經濟底基本要素』。這些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底『原素部分塊片』有如下列五種：

(一) 族長制的、自然的農民經濟，(二) 小的商品生產，(三) 私有經濟的資本主義，(四) 國家資本主義，和(五) 社會主義。列寧指示道，『俄國是那麼的大而雜，它裏面編織着所有這一切社會經濟結構底形式。情形底特點就在於此』(列寧全集卷十八)。

列寧所指出的這五種經濟成份中的最後一種，社會主義，是勞工階級的革命跟勞工專政所創造出來的。這是在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廠中做工的工人羣底社會主義關係。然而跟社會主義並存的，還有小農經濟，後者一部分還帶着自然經濟的性質，不過它底基本羣衆卻都從事於小規模的商品生產。在市場上出賣的農產品底生產。我們知道，小規模的商品生產，雖然不等於資本主義，但在它發展底某一階段上，一定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資本主義，爲小商品生產之自然的產物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關係。照列寧底說法，『在某種程度內是不可避免的』。有相當資財積蓄的小資產階級，是投機活動和私人資本主義。

底根源，這種私人資本主義一部分是革命前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是革命後廣大的小商品生產新產出來的。由此就產生一個勞工政權所採取的唯一正確的政策——『不去設法禁止或阻塞資本主義底發展，而盡量引導這種發展走上國家資本主義底軌道』（列寧全集卷十八）國家資本主義底各種方式——外國租借企業，出租產業給私人經營等等形式——照列寧底意見，在過渡時期底第一個階段上，在生產力恢復底階段上，應當把資本主義底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底軌道上去，創造國家調節經濟關係的機會，藉此以保證在某一階段上由國家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這就是我國經濟中另一種生產關係形態——國家資本主義——發生底條件；不過這一類生產關係底形態，在我國並沒有廣大的發展。

過渡時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底時期。但是假如我們只執住這兩種形態而忘記了所有實際上存在的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底綜合，那就完全錯誤了。這樣的觀點，就表示走上了無生命的抽象思想之非辯證法的道路；它沒有看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底具體的階段，沒有看見過渡到更高形式，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同時這樣的見解又表示沒有了解全部過渡時期是『社會鬥爭在新形式上的繼續』——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列寧估量了舊俄底一切經濟的特徵和過渡時期中五種

經濟的成份之後，他在過渡時期之初又指出了爲過渡時期經濟發展所特有的三種基本的經濟形式和三種基本的階級力量。

列寧說：『這些社會經濟底新形式就是：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這些基本的社會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主要的是農民）和勞工階級。在勞工專政時期，俄國底經濟是社會主義地結合着的。勞動底第一步跟小的商品生產和從前保留下來和現在新產生的資本主義作鬥爭的經濟。』小商品生產底存在，在過渡時期幾個階段上，都成爲決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底形式和條件的重要要素。爲爭取對小商品生產者大衆之社會主義的領導，爲爭取商品生產聯合之社會主義的道路而反對讓這種小商品生產受資本主義發展底力量和傾向之支配——這種鬥爭，表現於過渡時期各個階段上勞工階級所提出的各種口號。

過渡時期經濟底特徵不僅在於它內部存在着交編着和互相鬥爭着各種不同的經濟結構底形式。它底特點又在於這些經濟結構底相互關係，在過渡時期各個不同的階段上是在變化的。過渡時期經濟底特點是在社會爭鬥底過程中，在排擠和克服其他（社會主義以外）一切經濟成份的過程中，發生了最高級的生產方式底建設——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發展。勞工社會革命底特點和它跟布爾喬亞革命

的基本區別，在於前一種革命底開始，是在完全沒有，或差不多完全沒有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底完全形式底條件之下發生的。因此，勝利的勞工階級底任務應當是自己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所以過渡時期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但同時這還不是完全開展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是勞工階級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是整個社會之革命的社會主義改造底時期。十月革命成功之初，政權轉入勞工階級之手，取得了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工業部門，實行了土地國有化；但是社會經濟之革命的改造在過渡時期底全部過程中都進行着，這種改造採取下列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恢復時期中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造，農村經濟底集體化，文化革命等等。社會底革命改造時期，只是到了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起之後，纔告終結。

因此，過渡時期並不表示社會鬥爭底停止，不是「和平進化」，不是現存制度之「鞏固」，不是「公民和平」底時期，像右傾機會主義者所設想那樣，而是社會鬥爭在另一種形式中的繼續發展。同時，過渡時期又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變成底時期。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逐漸地戰勝了一切其他的經濟結構，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建設底各個階段上，勞工階級確立了跟代表這些經濟結構的那些階級力量之不同

的相互關係。由此就發生另一種的、不同的、完全新的社會鬥爭形式，這樣的形式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絕對沒有的。在過渡時期中，統治的勞工階級對已被征服而尙圖反抗的剝削者階級的态度和對其他勞動大眾的态度完全不同，這種不同點是「左翼」機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不了解的。特種社會鬥爭底形式該是勞工階級跟中農大眾底聯合，工人階級對廣大的勞動羣衆之有系統的領導。在現在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新的社會主義勞動紀律底創造和訓練，也成爲一種新的社會鬥爭底形式了。

假使我們抽象地「一般地」觀察過渡時期之經濟及其發展而不估計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發展中的各個階段，拋棄了各種經濟成份間之變化着相互關係，不估計到社會主義建設每一階段上的生產力底狀況——這樣抽象地觀察，當然是不可以的。

蘇維埃國家從革命以前的舊制度方面接受下來的遺產，是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低得不可比的生產力水平，而這一極度低微的生產力又受了帝國主義大戰和國內戰爭底大摧殘而幾乎全部破壞無餘。勞工階級奪取政權之後，就政治組織言已經站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之前，然而「就實施社會主義的物質生產底發展程度而言，它比西歐國家中最落後的國家還要落後」（見列寧全集卷十八）技術的落後，即在社會主義工業命脈上也表現得很顯著，零散的小規模的農民經濟底原始技術當然更不用

說了。但是社會主義建設底生產力底基礎是革命的，有高度階級意識的，在波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我人最初的任務是保持這種生產力和工人階級之政治勝利，然後是恢復和復興工業和農業底全部生產力，最後又進而實行我國經濟和技術基礎全部改造，社會主義底經濟和技術基礎建設。

其次，假使我們把過渡時期生產關係底發展看成一種類似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那樣的「自發的」過程，那末我們就完全不能了解這種發展。勞工專政時代底經濟是跟它底政治跟工人階級爲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之任務而做的政治鬥爭，跟社會主義的計劃化原則之實施（它逐漸地普及於全部國民經濟）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的。我們着重地指出過渡時期底經濟和政治之間這種不可分離的聯系時，同時就必須進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客觀主義」之鬥爭，這派「客觀主義者」在確定我國經濟性質的時候完全忽略了勞工國家所實施的政策底作用；同時也必須反對「左傾的」主觀主義，後者主張用「行政手段」解決一切而完全不估計到我國經濟和政治發展底每個階段底質的特點。

只有遵行了這些條件之後，我們纔能得到一個關於在過渡時期經濟中作用着的諸法則，和這種經濟底關係和範疇底階級性的正確的觀念。不論是托洛茨基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都不能抓住這個時期底經濟底特點，他們不知道具體地去研究這種經濟發展底動力，他們特創了一些顯然人工的「法則」。

表式，機械地把蘇維埃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底規律性類比起來。

因此，托洛茨基派底理論家提出了「原始社會主義積疊底法則」作爲過渡時期經濟底基本法則。他們認爲國家經濟領域內經濟生活底一切基本過程都得受這一法則支配。與這一法則並存而跟它做鬥爭的，照他們底意思，還有一種價值底法則（或價值律），它在私有經濟中起着調節作用。這一見解底創導者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又認爲必須着重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之類似點。

照普氏底意見，這種類似點就在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底發展都從「原始積疊」開始的；而且在社會主義下跟在資本主義下一樣，這種「積疊」歷史地不可避免地要從小農生產中汲取物質資源並且要靠剝削這種小農生產者來實現的。普萊奧布拉仁斯基認爲這一原理對於落後的農民國家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普氏說：「某個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的國家，經濟上愈是落後，小資產階級性、農民性的，那末社會主義的積疊就愈要依靠對前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以前的——譯者）的經濟形式的剝削。」照當時托洛茨基派理論家底意見，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疊應當取這一剝削底各種形式才能完成；這些形式有如徵取高度捐稅，實行工業品底高價政策或國有經濟之直接的併吞小生產等等，藉此以實行對小農生產者底剝削。只有用這樣的方法，照他們底意見，纔能保證社會主義工業化底加速發展和

產都籠統地歸併到「私有商品生產」一個概念中去而完全抹煞了兩者間一切重要的區別。普氏忽視了勞工階級跟中農羣衆的聯盟和社會主義工業藉工農合作以促進農民經濟之發展的可能，他爲了追求「均衡」而把「被併吞的農民商品生產」跟併吞它的「社會主義體系」抽象地對立起來。他把「社會主義的」和「私有商品生產的」兩種體系完全隔絕起來，把兩種「調節者」完全隔絕起來，這樣他就分裂了我國經濟底實在的統一性，這種一致性實際上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底過程中，在勞工階級對農民大衆領導底過程中，在城市和鄉村之商業和生產聯合底過程中實現出來的。

除了把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生產看成兩個互相隔絕的體系而以爲這兩個體系中間沒有實現「均衡」的可能——除了這一個機械論觀念以外，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於過渡時期經濟性質的理解中還貫徹着很大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底成份。在過渡時期經濟恢復和發展底初期階段上，托洛茨基派會主張跳過我國經濟發展底最近的客觀階段而提出了在當時所不可能實現的「超工業化」計劃。他們認爲這種「超工業化」計劃只要靠赤露露的「行政手段」（意即向農民勒徵，提高工業品價格，以及其他強迫農民的手段——譯者）就可能實現出來，他們完全不估計到當時我國工業和農村經濟底生產力狀況。這一種主張卻並不妨礙托洛茨基在以後的時期——即在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客觀條件業

已具備了的時候——唱起必需降低我國發展速度的調兒來。

在關於過渡時期基本法則底問題上，站着跟托洛茨基派相反的立場而實際上同樣地貫徹着機械論的，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底代表們所持的見解。例如布哈林君發見了過渡時期經濟底法則——「勞動消費底法則」。照布哈林底見解，這個「法則」（「或規律」）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下被一張拜物性的、神祕的「價值律的」外衣遮蔽着的規律性之暴露。布哈林想援引馬克思致庫格曼信中所表示的意見來替自己辯護；在那封信中馬克思認定「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勞動之必要」是一種「自然法則」，這種必要性「是不會被某一種社會生產底形式所消滅的」。在同一封信中馬克思又明白指出，在商品生產條件之下，勞動分配中的某種比例性底表現形式就是交換價值（參閱馬氏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致庫格曼函）。

布哈林就根據馬克思底這些意見而做出結論來說，彷彿馬克思在那封信裏指出了爲一切時代所共同的「有比例的勞動消費法則」這一法則底物質的內容永遠不變而它底歷史的表現形式則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之下是各不相同的。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內，「勞動消費律」表現爲穿上拜物主義服裝的價值律。

然而在過渡時期經濟條件之下，在布哈林看來，認為隨社會主義成份底勝利而「勞動消費律」開始剝去其價值律這張表皮而實現其「非拜物主義化」底過程。這時它變成爲「單純的」勞動消費律，而我國經濟底發展即以這一勞動消費律爲其特徵。同時，布哈林把過渡時期經濟中這一法則底作用了解爲自覺地預定勞動消費分配中的比率，這種勞動消費量底分配比率在價值律調節之下是自然，而然地自發式地確定起來的，而在蘇聯經濟條件之下則須自覺地保持過渡時期經濟各種成份間的一定的比率。

這樣看來，「赤露的」勞動消費法則和穿上「價值律」服裝的那個法則底全部區別，祇在於前者自覺地確定勞動消費底比率，後者則自流地自發地確定同一比率。布哈林就根據這一點意思來反對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底對立社會主義積疊與價值律底那種見地。布哈林宣稱道：「比喻地說，即價值律我們也要迫使它供我們底目的之驅使的」（見布著論過渡時期底規律性問題）。這裏布哈林底出發點仍然是他底著名的均衡論，關於這個理論我們已經屢次介紹過了。但是布哈林跟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底觀點相反：後者看到我國經濟中有二個互相敵對而不能維持均衡的體系，而布哈林則視蘇聯經濟爲兩種成份——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成份——底均衡狀態。

布哈林這樣地了解兩種成份底均衡：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計劃作用必須遵照自發的商品生產底法則，勞工階級專政底政策應當「客觀主義地」適應這種法則。斯大林很敏銳地把布哈林所說的兩種成份比作在兩條平行線上運行的兩只箱子；這種運動不能越出自發的商品生產底法則範圍以外，因此它不能促成社會主義關係擴大再生產，不能促成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勝利。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布哈林把他底勞動消費律解作「生產成本律」。大家知道，生產成本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法則，在那面，勞動消費當由生產價格來調節，歸根結蒂地說，仍是靠價值來調節的。簡單地說，布哈林在其蘇維埃經濟底規律性底解說中，並沒有跳出布爾喬亞經濟概念底圈子以外。因此，布哈林以為從小商品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之唯一可能的「康莊大道」是通過商品流通，通過商品交換而不是靠農村中高級的社會主義生產形式底發展——布哈林持這樣的見解，當然是不足為奇的了。（可參閱布氏著論托洛茨基主義問題，經濟學者底札記等）

布哈林底「法則」之不能說明過渡時期經濟之本性，正與普萊奧布拉克底「法則」一樣的。勞動消費律是空洞的、超歷史的、抽象觀念，它完全不能夠說明過渡時期之現實的、變遷着的規律性。布哈林純粹康德主義式地把他底「法則」底不變的「物質」內容跟它底特殊的歷史的表現形式隔離開

來，把過渡時期底經濟跟勞工階級底政治隔離開來；他忘記了社會勞動分配中的不同的比率本身是依靠社會關係之不同的性質和一定的階級統治來確定的。資本主義之下按比例的勞動分配乃決定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底關係。在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中，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下，這種社會勞動分配中的比率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左傾的」普萊奧布拉仁斯基在他底過渡時期經濟法則底了解中，是根據特殊的原始積累法則和對農民的階級剝削（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發展中的特色）底理論來做出發點的；他把這些法則機械地應用對新的過渡時期的社會形式上來了。右傾的布哈林則相反，他拿某種一般的、超歷史的前提來做出發點。這兩種理論都跟唯物辯證法根本上不相容，它們都沒有正確地把握住我國經濟底統一性，這種統一性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底再生產、擴大和發展過程中形成起來的。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並不與小的商品生產處於「均衡」底地位。但代表社會主義的勞工階級在過渡時期中亦不與小生產者處於不兩立的敵對地位；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一開始就是勞工階級與中農底經濟聯盟中的領導成份。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它就開始改造那從以前的社會形態所遺留下來的各種生產關係底綜合。過渡時期經濟之基礎不是消極的適應商品經濟底「均衡」條件。

社會主義關係之積極的領導作用；這種經濟（指過渡時期底經濟——譯者）跟勞工階級專政底經濟政策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系。社會主義建設底法則——亦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之質的鞏固和量的擴大，在計劃化的調節作用日益增大之基礎上，在反對一切資本主義的殘餘和克服這些殘餘的鬥爭基礎上所實現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底擴大再生產——這就是過渡時期經濟向着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的基本法則。

隨着我國經濟中社會主義原素之超過資本主義成份的比重底增長，社會主義計劃化原則底作用亦就日益強大。這種計劃化的原則，在過渡時期底各個階段上，表現為極不相同的各種形式，每一種形式都反映着生產力底現狀和諸種經濟成份之變動着的相互關係。

從十月革命起，蘇維埃國家就開始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底道路。在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內，勞工國家之經濟政策底任務，必須限於鞏固社會主義工業中的基本命脈和維護最重要的生產力——工人階級。這是國內戰爭底時期，是國家四分五裂、滿目瘡痍的時期。其後，新經濟政策表示着另一個新的、較長的發展階段底開始。新經濟政策底任務是在促成社會主義原素底勝利。由此而產生工人跟中農結合與聯盟底政策。在新經濟政策底經濟恢復階段上，商品交換和商業的結合是城市和鄉村（即工人和

農民）聯合底基本形式。經濟改造時期提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底新任務：將蘇聯由農業國家轉變為生產生產工具的工業國家，實行全部國民經濟底改造，藉此以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建設。這些任務之具體的表現便是社會主義改造之第一屆五年計劃。

但全國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對於我國底原料資源和農村經濟底發展有極密切的依賴關係。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說過，「我們不能無止境地，即不能在太久長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樹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上：在規模極大的聯合的社會主義工業底基礎和極散漫的、落後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底基礎上。我們應當逐漸地，但又一貫地和堅毅地把農村經濟引導到新的技術基礎之上，大生產基礎之上，使它適應着社會主義的大工業」（見斯氏著，列寧主義問題，頁五〇九）。然而農村經濟中的技術革命不可避免地連繫着農民經濟底社會關係中的全部經濟的革命：它（指技術革命——譯者）只有在徹底改造全部小農經濟的條件之下纔有實現底可能。

國家底社會主義工業化必然要求土地關係中的革命——即從小的、散漫的農民經濟轉變為集體的農業形式、大規模的農村經濟。這樣就發生了工農聯合底新形式、生產的形式，亦即農村經濟集體化底形式。農業集體化就是列寧底合作計劃之高級的表現和進一步的具體化。

資本主義的分子，特別是在農村經濟全盤集體化基礎上被消滅的富農階級，對於這一社會主義建設在城市和鄉村中所實行的革命，表現了極狂猛的反抗。社會鬥爭底尖銳化，引起了對於新經濟政策本性之錯誤的機會主義的理解，引起了對於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本身的不相信。發揮這些反列寧主義的見解的，首先是托洛茨基的反對派，然後是季諾維夫和卡米業夫底新反對派，最後則為右傾機會主義底代表們。他們都是潰滅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和富農分子底傳聲筒。跟這一切歪曲的見解作不屈不撓的鬥爭，直到今日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順利發展之必要的前提。

承認社會主義建設之法則為推動過渡時期經濟發展底基本規律性，必須以確信一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為前提，即確信在一個能夠早於任何國家打斷世界帝國主義底鎖鏈的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列寧背反了一切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而予以理論的證實，列寧從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諸國發展不平衡性底法則直接演繹出一國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底結論來。社會民主派的理論家把世界革命幻想成同時爆發的，因而尙十分遙遠的一種行動，他們不會估計到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底各種特殊條件而乾脆地否認在其他各國還保持着資本主義統治的時候一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性。列寧當在一九〇五年就提出了布爾喬亞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底論綱。列寧這

個論綱跟孟塞維克對於帝國主義時期底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底理解完全相反，因為他們把這種革命了解爲只是資產階級的；同時，這個論綱又跟忽略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底具體階段的「左」的托洛茨基的「工人政府」底空談也完全衝突的。其後，列寧又提出了「在幾個甚至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有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底論綱。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會說：「經濟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法則。由於這個法則，所以社會主義有首先在不多的幾個，甚至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底可能。這個國家底勝利的勞工階級剝奪了資本家底財產而自行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這樣它就跟其他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而把所有其他國家底被壓迫階級都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卷十三）國家對於所有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底所有權，勞工階級手中政權底存在，勞工階級跟中農羣衆底聯合——「所有這些豈不是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條件嗎？」——列寧這樣發問道（同書，卷十八，下冊）。

列寧底這一基本論綱，後來由斯大林加以發揮，而托洛茨基主義者和以後的季諾維夫·托洛茨基的新反對派（季諾維夫，卡米業夫等爲代表）則予以極狂烈的反抗。

托洛茨基根據他自己著名的「不斷革命論」向人論證道，沒有世界革命，沒有其他已經完成革命

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底「直接的國家的幫助」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照托洛茨基底見解說來，那末要社會主義確實能夠超越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上，至少還要等待五十或一百年；要達到這一步，照托氏底意見，社會主義底生產力應當比舊的經濟體系底生產力強大得多；而要做到這一點，沒有「世界經濟」底幫助在短期間內也是不可能的。照托洛茨基底意見，由於我國經濟落後的關係，我們「就時時要處在世界經濟底統制之下」——換句話講，我們（指蘇聯）——譯者）不可避免地要變成世界資本主義底附庸。

這種托洛茨基用「左」的、抽象地唯心的、忽視事物發展之客觀進程的、主觀主義的「世界革命」底高調，掩蓋了一切孟塞維主義底特質：蘇漢諾夫式的孟塞維克的宿命論，對於勞工社會革命底生產力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底理解中的機械論，不相信革命底內部力量，以對於外部條件（世界環境）的依靠來代替內部條件底作用等等。斯大林回答托氏道：「管理生產的，不是寄生者而是生產者自己，——這一個事實，難道不是使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能有一切機會推動經濟邁步前進而在短期間內自己證明超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嗎？」當時斯氏又指出，在世界革命發展底過程中，我們可以有相當的革命休止時期（即介乎兩次革命之間的時期——譯者）托洛茨基反對派不相

信我國革命底內部力量，工人階級和它底同盟者，農民底力量，該派爲資本主義底相對穩定所嚇壞，同時它就企圖孤注一擲，冒險主義式地跳越一切客觀事實而專唱高調——斯大林指出了這種種以後，便發問道：『不估計到事實，不估計到事物底客觀進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意思就是脫離科學底立場而走上魔術家底立場』（斯氏著，再論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其後，季諾維夫、卡米業夫、索柯爾尼可夫等也持着本質上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不相信一國內有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的立場。他們底意思認爲即使我國底國家工業也不能算爲我國社會主義成熟底證據。他們認爲新經濟政策時期底經濟體系，我們應當把它看成國家資本主義。他們認定新經濟政策只是對資本主義的讓步，而不是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政策。他們既不了解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和它當中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分子和發展着的社會主義分子間的鬥爭，因而他們也就不懂得資本主義所製出而爲我們所利用的商業和幣制底方法，我們可以利用來進攻資本主義，來建築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的。我們認定國家資本主義只是過渡時期經濟底各種成份之一；這就是容許資本主義在國家統制之下底存在，它是取租讓企業底形式而存在的；這種經濟成份在我國卻並不充分發達。然而季諾維夫、卡米業夫和其他反對派偏偏把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加之於全部過渡時期經濟之上，拿國家資本主義來解說

全部新經濟政策底本質：尤其令人驚異的，是他們把我國底社會主義工業亦稱爲「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了。

斯大林解說新經濟政策之真實的本質時說：「新經濟政策是勞工國家底一種特殊政策，它決定在勞工國家握有全國經濟命脈的條件之下容許資本主義底存在，它估計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成分底鬥爭，估計到迫使資本主義成分日益消衰而使社會主義成分底作用日益增長，估計到社會主義成份壓倒資本主義成份的勝利，估計到階級底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底建設。誰要是不了解新經濟政策底這一過渡的兩重性，誰就要脫離列寧主義底立場。」

新經濟政策底這一兩重性，右翼反對派（布哈林、李柯夫等）也沒有了解。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之初，當我們拿已達到的成績做基礎而有可能提高建設底速度，創造社會主義重工業和農村經濟集體化底任務已日益迫切的時候，他們卻起來反對我政治當局底政策了。布哈林這時竭力宣傳他底「國內和平論」，主張「鞏固現存制度」，「富農和平地長成爲社會主義」等等理論，可是他在這裏「忘記」了社會鬥爭，「忘記」了資本主義成份跟社會主義成份的鬥爭，「忘記」了資本主義成份跟社會主義成份並存底事實。

柯夫)則提出他們底「二年計劃」來跟五年計劃對抗。他們預測，隨着五年計劃底實現，將要發生工業中「投資曲線底下降」。托洛茨基派和右派都不擁護中央當局底農村政策。托洛茨基派斷言道，由於這一政策，「國家經濟對於農村中資本主義富農分子的依賴關係」將要增長起來。右派則認為糧食底主要來源「在長時期內將仍為個別的農村經濟」。此外，當我國社會主義舉行勝利的進攻的時候，托洛茨基派和右派都在那裏高叫革命底潰滅？

第四節 社會主義經濟之基本特徵及社會主義底低級形

態和高級形態

布爾喬亞社會科學家和追隨他們的社會法西主義者（以及他們底應聲蟲，我國底機會主義者）都把社會主義解說成空洞的、離開現實無限遙遠的抽象概念。在社會法西主義者想起來，我們現在講到蘇聯已走入社會主義底時期，而同時還保留着階級，還有社會鬥爭底現象，我們底社會鬥爭底方法之一是發展蘇維埃商業，我們現在還在取消工資底「平等制」和實施嚴格的「經濟責成制」（類似資本

主義下之包辦制——譯者——在這種情勢之下來講蘇聯已走入社會主義底時期這句話，在社會法西派聽起來，自然是不可理解的。由於上述種種現象，國際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派就高聲呼喊「共產主義底取消」、「波爾塞維克向資本主義投降」等等。可是實際上這一切現象卻表現着新經濟政策之兩重的矛盾性：走入社會主義底時期，同時又是新經濟政策底最後階段。然而即在發展的社會主義時期，經濟責成制底原則、責任制等等，仍將保持其全部重大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就要談到。

我們不要以為過渡時期跟社會主義時期之間隔着一堵萬里長城。過渡時期一經開始，同時就開始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底演變（becoming）發展——最初的時候，只有五種成份中的一種，不過是起領導作用的一種（即社會主義的成份）而已。因此，過渡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底演變時期（period of becoming socialism）。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這種領導作用，在新經濟政策下的全部生產關係底總體上都有它底痕跡，它賦予這一時期底生產力以社會主義的質地。可是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在其發展過程中經過了好幾個階段，這些階段反映着社會主義成份在殘酷的社會鬥爭條件之下排擠其他一切經濟成份底過程。社會主義底勝利只有在它底經濟基礎建築好之後纔有保障。

社會主義底經濟實質和經濟基礎是什麼呢？斯大林這樣發問，同時又自己回答道：「創造社會主義

底經濟基礎——這意思就是把農村經濟跟社會主義工業打成一片，結合成爲一整個的經濟，使農村經濟去受社會主義工業底領導，在農業和工業生產品直接交換底基礎上調整城市和鄉村底關係，阻塞和消滅一切足以產生階級尤其是產生資本的「溝渠」最後是創造那些直接促成階級消滅的生產和分配底條件」（見斯氏著再論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

我國現在已經達到了社會主義建設底這一轉變關頭。我們「廢除了新經濟政策底初期階段，開展着下一個階段，這便是新經濟政策底最後階段。」斯大林說，克服了社會主義改造底種種困難和敵人階級底一切反抗，「這樣，我們已經走出了舊的含義上所說的過渡時期。」所以我們說：我們已經走入社會主義時期，同時又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建立。

走入社會主義底時期是革命的社會改造底新階段，是社會主義形態發展中的新階段。走入社會主義時期，同時又表明我們已經解決了「誰戰勝誰」底問題，解決了蒸蒸日上上的社會主義和日趨衰滅的資本主義底鬥爭問題，在全部過渡時期中所存在的問題；它表明「社會主義的成份已經握住了全部國民經濟底一切經濟樞紐」（斯大林語）；它表明已經造成了包括蘇聯全部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

首先要指出，「誰戰勝誰」的問題在工業中已經完全解決。不僅一切工業底主要命脈——這是勞工革命底直接勝利品——完完全全操在勞工階級手中，而且我們現在還有社會主義工業底高度發展，它完全殲除了資本主義底殘餘，並以歷史上空前的速度超越了資本主義國家。我國已有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我們已開始逐漸地追上資本主義世界，而就我們底工業發展水平來說，好些意義最重大的部門（如石油、煤、五金）底生產已站在世界第一、二位；許多工業「巨臂」（即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業聯合企業——譯者）已經創立起來，它們能跟資本主義所創建的最大的壟斷企業相競爭；創辦了許多強大的工業聯合企業（聯合企業譯音為「康平拿」（Kombinat）——譯者）；開闢了許多新的礦坑；建樹了全世界最大的發電站；應用最新式最複雜的機器於生產過程等等——所有這些偉大的成績，證明蘇聯已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之一。『但是，——斯大林說，——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任何性質的工業化。我們是需要這樣的工業化，它能保證社會主義形式的工業壓倒小商品生產，特別是壓倒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之日趨增長的優勢。我國工業化底特徵在於它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是保證社會化的工業成份勝利的工業化。』

一九三二年國民收入中社會主義經濟成份所佔的比重是百分之九一。這是表示隨着全盤集體化

於過渡時期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剩餘價值底地位已被工人底剩餘勞動所佔有；這時的勞動所生產的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品，它已失去從前那種矛盾的形式。勞動力已不成其為商品。工人底工資已不靠資本主義的勞動價值和價格，而依靠社會主義建設之一般的成績，後者使工資不斷地提高起來。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並不建立在一切工作者底「平等」待遇之上的。就是說，不論工作者所做的勞動底性質和熟練程度如何，他們都一樣地能夠完全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樣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為工業鞏固勞動力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消滅工資底「平均制」——應當按照勞動按照熟練程度來定工人底報酬。包工制在資本主義之下是額外榨取工人的手段，但在社會主義底條件之下，他卻成為工人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底刺激了。除此以外，勞工階級物質生活條件之一的改善（住宅的建築，公用事業，公共伙食等）亦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又當以生產過程本身之正確的組織，在各個企業上力量之正確的配置和每人對他所做的工作的嚴格的責任性之規定，為其必要的先決條件。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底首要條件之一是跟不負責任的現象做鬥爭，跟生產過程中「自私自義」底現象做鬥爭。社會主義底意義是在更提高工作者對於他們所做的工作底質和量的責任性，它應當高於資本主義之下資本家對工人所要求的那

而使它變爲現實，爲要鎮壓一切階級敵人底反抗以達到克服困難的目的，——爲要做到這些，只有一種手段：在一切陣線上組織對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同時並須使我們隊伍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孤立起來……』（斯大林語。）

在社會主義的進攻所必需克服的各種困難中，特別重大的有：保證生產企業以充分的勞動動力及其有組織的挑選；生產過程底機械化；正確的工資分配制和工人生活條件底改善；正確的勞動組織和跟不負責任的現象和工作不分區別的報酬制作鬥爭；從勞動者隊伍中訓練新的技術工程人材；利用舊的專門人材使之轉向於社會主義；實現經濟責成制底原則，藉此創造工業內部積累底條件。所有這些極端重要的任務，擺在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底面前而成爲這種經濟繼續向前發展底必要前提；這些任務簡括地在斯大林所提出的六大歷史的條件上表現出來（參閱斯氏底演講新環境——經濟建設底新任務。）

現在我們首先要講到生產機械化底任務和它在我國國民經濟底技術改造中的作用。勞動過程底機械化，是我們底新的、有決定作用的一種力量；沒有它我們就不能保持現有的發展速度，不能保持新的生產規模。

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當不僅以其經濟基礎底改造，亦且以其技術基礎底全部改造爲必要的前提。

列寧從前所提出的一個口號——「康謬尼士姆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底意思也正在此。列寧又說我們必須拿農民的馬變爲「重的機器工業底馬」——這句話底意思也是指上述技術改造底任務而言的。一九二一年斯大林在其致列寧的信中也鄭重指明這一點，指出全國電氣化計劃底極端重要性。當時斯大林經認定電氣化是「真正實在的和唯一可能的技術生產基礎，以後，斯大林對「電氣化」一詞加以解釋道，列寧所說的「電氣化」一詞，意思是指將全部國民經濟移植於新的技術基礎之上，移植於這樣或那樣間接或直接跟電氣化事業有連繫的現代大生產底技術基礎之上。在論「六大條件」的那篇演說詞中，斯大林特別着重地指出了生產過程機械化底任務。

列斯兩氏底這種理想，現在已經具體地表現在把握科學和練熟技術底任務上了。但是技術改造底意思並不是簡單地指由現存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採用先進的資本主義技術而言。技術改造必須以工業和農村經濟之新的社會主義的技術經濟組合底形式（「康平拿」耕種機站等）爲前提。它必須以新的大工業部門底建立和社會主義國家之完整的獨立性爲前提。它必須以生產力有計劃的按區分配爲前提。社會主義底經濟和技術基礎建造，又要求新的社會主義條件之下新的技術規模底創造和發展。此外，它還要求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最先進的技術與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相結合。我國底技術改造必

須以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爲必要的前提。

斯大林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造底「六大條件」底極端重大的意義，不僅在於這六個條件廣泛地闡明了生產機械化對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意義問題和社會主義體系底生產力底最重要的原素，勞動力底問題；斯氏底六大條件之重大的理論意義又在它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給了一個極深刻的估計。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底特徵之一是失業底完全消滅。農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剷滅了農村中的社會分化過程並且逐漸地停止了農民向城市逃逸的現象。這兩件事實所促成的結果是消滅了勞動力取「自流」的方式（即經過從前的「勞動市場」）去供給工業的那種可能性。因此，從前那種動力在市場上自由賣買底現象，現在應代之以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力底分配組織——藉與集體農場訂立合同、藉職工會的動員和調派熟練工人於別的區域等方式。

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又須要完全改變勞動報酬底制度。首先應當指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工人已不像資本主義之下的工人那樣地創造爲資木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在過渡時期底條件之下，布爾喬亞經濟中的「價值」底範疇業已失去其意義。價值，這兩個商品資本主義體系底範疇是不適用。

於過渡時期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剩餘價值底地位已被工人底剩餘勞動所佔有；這時的勞動所生產的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品，它已失去從前那種矛盾的形式。勞動力已不成其為商品。工人底工資已不靠資本主義的勞動價值和價格，而依靠社會主義建設之一的成績，後者使工資不斷地提高起來。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並不建立在一切工作者底「平等」待遇之上的。就是說，不論工作者所做的勞動底性質和熟練程度如何，他們都一樣地能夠完全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樣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為工業鞏固勞動力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消滅工資底「平均制」——應當按照勞動按照熟練程度來定工人底報酬。包工制在資本主義之下是額外搾取工人的手段，但在社會主義底條件之下，他卻成為工人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底刺激了。除此以外，勞工階級物質生活條件之一的改善（住宅的建築，公用事業，公共伙食等）亦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又當以生產過程本身之正確的組織，在各個企業上力量之正確的配置和每人對他所做的工作的嚴格的責任性之規定，為其必要的先決條件。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底首要條件之一是跟不負責任的現象做鬥爭，跟生產過程中「自私自義」底現象做鬥爭。社會主義底意義是在更提高工作者對於他們所做的工作底質和量的責任性，它應當高於資本主義之下資本家對工人所要求的那

種責任性；社會主義要求工人們跟那促使他們墮落的階級異己的不負責任的心理作鬥爭。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要求工業底工程技術人員之量的增長與質的變化。斯大林曾說過，「我們過去所認為足夠的那點點工業底工程技術人材和管理人材，現在卻感覺得太不夠了，然而我們所需要的卻不是任何的管力量 and 工程技術的力量。我們需要這樣的管理和工程技術的力量，他們要能够了解我國工人階級底政策，能够理會這種政策而願意誠心實現這種政策的。」除了這一重要的任務——工人階級創造自己的生產技術的知識分子羣，爲了社會主義底發展，尙必需要各方面地「利用經驗」和舊的知識分子底知識，勇敢地吸收他們來分擔社會主義建設底工作，借助於他來把全部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置於科學基礎之上。

最後，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又須以社會主義生產基礎底加緊發展和它壓倒其他一切經濟成份的完全勝利爲其必要的前提。它要求自身的擴大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底擴大再生產。馬克思主義絕對不是庸俗的「消費社會主義」所能比擬；只有托洛茨基現在還在那裏宣傳，說社會主義只是滿足一切直接的需要。社會主義並不解說「爲消費而生產」；莫洛托夫曾鄭重指出云，「工人從來不會否認而且永遠不會否認劃出他們底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作爲國家公共的需要，作爲公共

財富底積蓄之必要性。對於使消費問題脫離提高生產、脫離工業化政策底實施的那種嘗試，我們必須給以極堅決的打擊』（見莫氏在十七次全國臨時黨大會之報告）。

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建立在藉剝削工人來實現的資本積累之上，在藉可變資本（在工資上所消費的）底縮小來達到的生產手段底增長之上的。社會主義的再生產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工業內部積累底條件之下纔有可能。因此，若不加強經濟責成制底原則，若不消滅不經濟性，若不為減低成本而奮鬥，若不動員國內的資源，若不嚴格地實行經濟化，若不採取各種保證社會主義積累和再生產的手段——那末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就成爲一件不可想像的東西了。

但是社會主義底發展、社會主義關係底擴大再生產，還需要其他的條件。它需要經濟基礎底統一和全部國民經濟（從前的小農經濟也在內）之統一的經濟基礎。後一條件在某個階段上就決定了我國農村集體化底政策。斯大林在農業學家大會的演詞中說：『我國巨大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按照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論發展着的，因爲它一年年地擴張它自己的規模，有它自己的積累並邁步地向前進展。然而我們底大工業並不包括我國國民經濟底全部。我國底小農經濟不但不每年大批地實現擴大再生產，相反的，它常常甚至連單純再生產都沒有實現的可能。』因此斯大林就跟布哈林底經濟成份均衡

論完全相反地做出了一個結論來：社會主義建設長久地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是不可能的，故必須「使農村經濟成爲大規模的集中的生產，使它能夠積累能夠擴大再生產，藉此改造整個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這樣，斯大林就提出了農村經濟發展之社會主義的道路，即在農村經濟中設置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底道路，以與資本主義的道路相對抗。斯大林說，集體農場這一種經濟底形式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參閱斯氏著論蘇聯底土地政策問題）。不過當我們着重指出集體農場之社會主義的本質而反對機會主義者以集體農場爲「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形式的那種見解時，我們自然也不應當忘記下面的一點：即農民底走向社會主義是要經過特殊的、跟工人階級不同的道路的。集體農場這一種生產社會主義的合作形式，在那兒生產手段底主人是集體農員自己，因此它們跟國有的社會主義企業有別，跟屬於國家的蘇維埃國營農場有別，亦即跟更高形式底社會主義經濟有別，然而「農民經濟底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底特殊性，不但不妨礙而且能够保證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莫洛托夫語）。

最後，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和社會主義關係底擴大再生產必需要全部國民經濟之極高的、日益增長的發展速度。社會化的經濟成份底發展是表示國內市場容量之順利的擴大，工人和農民對於工業生產品需求底增加。而這就是說，國內市場底擴大要追上工業底發展而將它向前推進，使它不斷地擴大，在

這方面講，社會主義經濟就成爲跟資本主義經濟完全相反的體系，因爲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發展底速度不可避免地要碰到社會性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式的佔有間的矛盾。

右傾機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派都會高喊我們所決定的發展速度底「誇大性和不能勝任性」。托洛茨基爲着要替他自己從前的「超工業化」底計劃辯護，就聲言道，發展底高速度只有在生產恢復時期纔有可能，到了恢復過程完成以後，發展底速率就應大大地降低。斯大林指斥托洛茨基底這一理論是資產階級的理论，它把資本主義底規律性移植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上來了。托洛茨基底這一理論沒有估計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質的特殊性，對於這種經濟體系發展速度底不斷增高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之必要的前提，同時也是它底必然的結果。

講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和它底生產關係底特點時，我們必須比較詳細地來講一講改變了的勞動態度和訓練新的勞動紀律的任務，同時也須講到計劃化原則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決定中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之初，它就創造了新的勞動態度——這是資本主義的舊社會中所絕無的。例如「共產主義禮拜六」的勞動服務，列寧還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就已經指出它是未來共產主義勞動底萌芽。現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所實施的那些新的勞動組織底形式，社會主義競賽，突擊隊，經

濟責成制，提高的工業財政計劃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勞動形式底具體表現。在這些形式中，已經包含着真正自由的共產主義勞動底原則，這種勞動跟工人在市場上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那種布爾喬亞式的「自由」有極深刻的區別。

社會主義底特徵之一是人們開始逐漸地慣於遵守公共集體生活底基本規則而不用任何外力的強制。在過渡時期中，過去那種由封土制和資本主義底條件所訓練成的勞動態度，把勞動看成困苦的外力驅迫下的義務看的那種態度，就已消失下去了。列寧認為這便是康謬尼士姆之下國家消亡底基本和首要的前提。正因為這樣，所以新的勞動紀律底訓練現在已經成爲一個極重要的任務，成爲一種社會鬥爭底新形式，它要跟過去那種奴隸的勞動態度作鬥爭，這種鬥爭底目的在於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勞動底強迫性，訓練勞動大衆，養成其勞動底習慣使他們視勞動爲自然的要求，爲人類力量和才能之自由自然的表現——這就是「共產主義禮拜六」底勞動服務，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隊制等等底重大的任務之一。資產階級在那兒叫喊蘇聯底「強迫勞動」，然而事實上只有在社會主義建設底條件之下，勞動纔由奴役底手段轉變爲光榮的事業、名譽的事業、勇敢和英雄的事業。

社會主義勞動組織底一切形式底基本任務，是勞動生產率之極大的提高——它應當比資本主義

所創造的勞動生產率高得多。列寧說：「只是當社會主義創造了新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的時候，資本主義纔有可能徹底地被克服和必將徹底地被克服。」

過渡到社會主義，照恩格斯說法，意思就是「從必然底領域跳躍到自由底領域。」這一跳躍產生出一種新的內容，即社會主義之下的社會歷史規律性所含的新內容。所謂新內容底意思，當然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不受經濟必然性底支配，不受一定的經濟法則底支配。然而社會主義經濟底法則，已經不帶着以前的那種自發性。這些法則將由完全把握客觀必然性的人們自覺地確定和運用起來。關於這一點，恩格斯說道：「人們自己的社會活動底法則，向來跟他們對立着，爲他們所不認知，因而就統治着他們的將來，要被人們依據他們對於實情底完全了解並依據他們自己的利益來運用了。人受社會組織底支配，向來似乎是人們所擺脫不了的、自然和歷史強制他們服從的事情，這時（指在社會主義時代——譯者）卻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事情了。只是在那個時候，人類纔完全自覺地創造他自己的歷史，而他們所運用的歷史的因素，亦將愈來愈多地給予他們所願望的結果了」（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頁二五二。）這種自由底雛形，在過渡時期經濟條件之下我們已經看得見了：在這種經濟中，計劃化的原則愈發展，則這種自由底雛形也隨之而發展。社會主義底建設計劃是過渡時期經濟底運動和發展底法則，它改變着這一

時期各種經濟成份間的相互關係，規定着這一時期底諸種生產關係底統一性。計劃是我國經濟法則之決定的要素，是我國走入社會主義時期以後經濟必然性繼續發展底形式。

社會主義底開展必定要促成商品生產底消滅，同時也就消滅了物品對人類底統治和社會關係底事物化——就是說，消滅了商品拜物主義底基礎。在馬克思論到社會主義的時候說過「人們對他們底工作和對他們勞動底生產品的那些社會關係這裏（即在社會主義之下——譯者）不論在生產中或分配中都是很透明地表顯着的」（資本論卷一頁四七）然而在目前我國底發展階段上，要講商品生產和商業底消滅，為時尚早。蘇維埃商業固然根本上改變了它底社會的內容，可是它對於我們是一種方法，在最近時期內它還保持着全部重要的意義。我們應當堅決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蘇維埃商業觀，因為他們把蘇維埃商業了解為布爾喬亞·耐潑曼（即新經濟政策下的資產階級——譯者）性的東西；同時也應當反對「左」派的否認蘇維埃商業而把它跟社會主義的計劃和直接的生產品交換對立起來。但是我們知道蘇維埃商業跟計劃化並不衝突，相反的，它必須以社會主義的分配和供給底計劃化為前提並包含這種計劃化。蘇維埃商業應當替社會主義的生產品直接交換底組織造成一切必要的條件，這種直接交換底組織將在社會主義社會一貫向前發展底過程中實現出來。社會主義經濟機關之間

的市場的聯系形式，必將在社會主義分配形式底創造中盡着不小的作用。

馬恩列諸人從來不把康謬尼士姆看成空洞的抽象概念，看成一產生就「長成的」或「一下子」產生出來的東西。在他們看來，康謬尼士姆社會（社會主義底高級形態）不是永久不變的事物，而是「不斷地變化和進步」的東西。康謬尼士姆社會底低級階段底發展，換句話說，就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關於這一低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底構造問題，現在對於我們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我們把走入社會主義時期的我國經濟組織底特徵跟馬恩列關於這個問題的指示作一比較，我們就可以指出一切為今後社會主義社會底發展階段所特有的基本特徵來。

第一屆五年計劃底成功，在蘇維埃國家中創造了它自身完成全部國民經濟改造底基礎，社會主義的大規模機器工業底基礎；在農村經濟中造成了根本的轉變，並將蘇維埃國家變成一個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業，有規模巨大的國營農場而極普通地應用機器技術於農村經濟的國家了。第一屆五年計劃時期中社會主義建設之勝利，是表現於「鄉村中資本主義根源底徹底剷除，因而就決定了一切資本主義分子底完全消滅和階級底徹底廢除。」

假如把第一屆五年計劃做一個總結的話，那末我們就應當指出，社會主義建設底這些勝利，是替此

後蘇聯社會主義之更強力的發展造成了很鞏固的基礎。第二屆五年計劃底政治任務是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分子和一般地消滅階級，完全剷除所有產生階級區別和剷削的原因，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一切資本主義底殘餘，將全國勞動人民轉變為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自覺的積極的建設者。

這裏明白地顯示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今後發展階段底全部辯證法。社會主義就是階級底消滅。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底完成，徹底地剷除了階級剷削底經濟基礎。但是它只是全部社會主義改造底開端，只是替國民經濟改造底全部完成創造了基礎；而惟有國民經濟全部改造底完成，纔能保證產生階級區別與剷削的一切原因底徹底消滅。第一屆五年計劃創造統一的社會主義經濟，保證城市和鄉村中的社會主義經濟之徹底的、一貫的勝利。然而要在經濟中和勞動大眾底意識中徹底消滅一切資本主義的殘餘，就必先完全消滅生產手段底私有權。可是私有財產——階級區別和階級剷削底基礎和泉源——底徹底消滅，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之新的技術基礎上，在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之開展的技術改造底基礎上，纔有實現底可能。爲國民經濟底一切部門創造最新的技術基礎，也就是二屆五年計劃之基本的和決定的經濟任務。這一任務實現之後，就能保證蘇聯在技術關係上完全脫離資本主義世界而獨立，保證它此時在技術經濟的關係上已能升居於資本主義歐洲底第一位了。

技術改造完成中起領導作用的，便是蘇維埃的機器工業。發展機器製造業之所以特別重要，不但是因爲我國經濟建設底基礎，正跟在第一階段上一樣，應該是生產手段底生產——重工業。第二屆五年計劃中機器工業之所以具有領導作用，又因爲只有這種工業基礎上，纔能達到全部生產過程底完全機械化，而這樣社會主義建設底加速發展也纔有保證。機器製造業底發達和國民經濟一切部門底機械化，其結果就能完滿地保證我國日益興盛的大工業以工人底勞動力、農業生產底機械化底實現，不但能給我們所需要的多餘的勞動力，而且還能創造爲消滅城市與鄉村底對立性所需要的技術前提。機器製造業底發達和生產底機械化，是表示勞動力熟練程度底提高，因而就有繼續縮短工作日（即法定之工人每日工作時間——譯者）和城市與鄉村勞動大衆文化水平極大提高底可能。當然技術改造底最重要的原素依然是「全國底電氣化」——創造最新的動力基礎，並利用新的原料富藏、燃料來源、水力來源等。只有在這種基礎之上，纔有實現生產完全機械化和自動化底可能，有實現全部國民經濟底技術改造底可能。然而我們萬不能因電氣化有這樣重要的意義而忽視了現階段上蘇聯機器製造業底領導作用，要是沒有這種高度發展的機器製造業，我國底動力事業底繼續發展就成爲不可想像的事情。

技術的改造是一個決定的條件，缺少了這個條件，人們意識中資本主義殘餘底完全消滅和勞動大

衆文化水平底猛烈提高就沒有可能。但同時解決技術改造底任務這回事底本身，若不同時提高大衆底文化，若不實現全國人民底識字，若不使我國經濟幹部精練生產技術，若不進行技術訓練底工作和創造新的勞工階級知識分子底幹部，以及若不消滅一部分落後民族底經濟和文化的落後性——那末技術改造這回事本身也就變成不可思議了。技術改造和文化革命底這種辯證的相互作用，必能使蘇聯底全體勞動者變爲自覺的、積極的社會主義底建設者。然而技術改造和文化革命，假若社會主義積累沒有不斷的增長，勞動大衆底物質幸福沒有極大的增進，也是不可能的。商品流通底開展和經濟責成制原則底普遍施行，將刺激國民經濟中經濟積儲底形成和勞動大衆物質境况底改善。

在第一屆五年計劃中，已經開始某些基本矛盾底消滅，這些矛盾爲過去一切階級社會底發展所特有而由於這種階級社會底奴役制所造成的。例如農村經濟底社會主義改造，打好了消滅城市和鄉村底對立性之基礎，把先進的工業技術施用於農村經濟，經過耕種機站（與城市工業結合着的）底廣佈使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底關係密切起來，這樣就造成了不僅在城市中亦且在鄉村中消滅私有財產之必要前提。全國生產力之正確的、勻稱的分配，工業之有計劃的配置，新的社會主義城市底建設，藉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底輸入鄉村以消滅鄉村生活底保守主義——所有這些，都能促成城市和鄉村間的對立性之

消滅的。第二屆五年計劃，應當造成「使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性完全消滅」的必要前提。

第二屆五年計劃應當澈底地消滅城市和鄉村間的舊的相互關係。然而這裏不應當忘記勞工階級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領導作用。底保持和農民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特殊性。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大眾是採取不同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底走上社會主義，是直接由於他們在社會主義的國有產業中做工，而農民大眾底走上社會主義則主要地須經過生產的合作，經過集體生產（勞動組合、公社）發展底好些階段。

階級底消滅，只有在社會主義進攻底過程中，在殘酷的社會爭鬥底過程中，纔有可能。在最近的將來，在某些個別的部門中，個別的區域中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個別的領域內，社會鬥爭仍不可避免。要激烈起來。以階級底完全消滅為歸宿的社會鬥爭，不僅表現於堅決的壓制正在潰滅的資本主義分子底反抗，跟表達這種反抗的「左」右派機會主義的鬥爭，而且也表現於勞動大眾隊伍中間的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偏見底克服，他們底意識之社會主義的改造。關於這些社會鬥爭底新形式和勞工階級專政底新任務，以後（在第五章中）我們將要詳細講到。

隨着各種技術知識之普遍的發展和廣大勞動羣衆之吸收到國家政權機關中去，階級社會所特有

的另一對立性也開始緩和起來——這就是勞心和勞力底對立性。可是這種對立性之澈底的消滅，必需生產力之極度強大的發展，而若說這一對立性底完全消滅是最近幾年中的事情，那便犯了「左傾」的毛病。這一對立性底消滅應當成爲社會主義發展底整個時期中的事情。

社會主義之所以被稱爲康謬尼士姆社會底低級階段，是因爲它還帶着極顯明的階級社會底印記。馬克思說過，康謬尼士姆社會在這一階段上（意即在其低級階段上——譯者）在一切關係上——在經濟的、道德的、思想的種種關係上——還都帶着舊社會底斑點。從這一觀點上看來，馬克思和列寧關於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下的界說，是極堪注意的，在開展的社會主義之下，生產手段爲全社會所公有，階級業已消滅，因而階級的剝削亦隨之而消滅。但是社會勞動底生產力底發展，尙尚不足以完全滿足社會主義社會成員底一切和任何的需要。在社會主義之下，還必須保持按照每一勞動者所執行的工作以分配社會生產品的那種制度。每一社會成員，執行了某一份社會必需的工作，他就從社會方面領到一張證明他做了這些工作的憑證，再憑這張證據他就從社會的公共儲藏所裏領得一份相當的生產品。這樣，「他以一種形式底勞動若干供給社會，就從社會方面取回另一種形式底勞動若干。」

這種社會似乎被「平等」底原則統治着，可是實際上在這種「按工作」分配的制度中依然保持

着相當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因爲這裏所採取的原則是在勞動分配和社會生產品分配中以同一標準施之於不同的人們，——人們中間可以有很大的區別，他們底能力、知力和體力互不相等，他們底需要和興趣亦不相同。列寧指示道：「因此，康謬尼士姆底低級階段不能有公正和平等。」這裏，每一勞動者領得一份社會生產品的那種平等權利，就本質上講還是一種布爾喬亞的平權，這就是說，它（這種平權——譯者）仍未澈底消除分配和消費中的某種限制和需要不同的各種人底某種不平等。按照等量的分配——按勞動分配——必須要保持經濟責成制，保留某些法律條文，因而在某種關係上還需要保持執行這些法律條文的國家。（參閱馬氏著哥達綱領批判；列寧著國家與革命。）

所有這些馬克思和列寧底意見，對於了解我國現在所處的時期和今後社會主義底發展階段，具有極重大的意義。這些意見指示我們，像從前拉薩爾在他底消費的社會主義觀中所提出的「平等」口號帶着何等濃厚的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性質，而這一口號現在卻被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夫重複使用到過渡時期中來了。「左」派主張在發展底階段上在工人供給方面採取「平等制」同樣的，高唱現階段上國家「消亡」底「左」的空談，這些都是絕無理論根據的。馬列兩氏底指示，即在成長的社會主義階段上，還必然需要保持某種的不平等，保持按勞動分配底制度，實施嚴格的計算制和經濟責成制保

持法律和國家。近年我國所實施的消滅平等報酬制，實行嚴格的經濟責成制和鞏固蘇維埃國家機關等辦法，都不是退向資本主義的步驟，像布爾喬亞和社會法西主義理論家所設想那樣，而是向着社會主義開展道路上前進的步驟。

成長的社會主義時期，將消滅人們被社會的分工條件所奴役底現象，澈底地消滅階級區別，培養成新的勞動紀律，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在社會主義底時期，生產力必然達到極強大的發展，後者將促成達到康謬尼士姆高級階段底轉變。康謬尼士姆社會底技術基礎，不僅在於完全的電氣化和以電氣化爲基礎的生產過程底完全機械化和自動化，而且也在於盡量的利用新的大批的動力來源。康謬尼士姆不僅要求完全消滅社會不平等底一切殘餘及經濟中和勞動者意識中的階級區別底殘餘，而且還要求完全剷除那在社會主義時期內引起保持國家和法律條文之必要性的各種不平等底殘餘。只有在這一康謬尼士姆底最高階段上，人類受社會分工底奴役底現象纔會消滅，勞心和勞力之間的差別纔會徹底剷除，而勞動本身就變成『首要的生活需要』了。只有在這個階段上，阻滯人類力量和能力之一般發展的狹窄的、偏面的專門化纔會消滅而『每一個人底發展自由就變成一切人底發展自由底條件了』。只有在這裏，生產力底巨大發展，纔有可能完全滿足社會人底一切需要，而不管他們所做的工

作如何。

馬氏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寫道：「只有在康謬尼士姆底高級階段上，在人受社會分工底奴役底現象消滅以後，在勞心與勞力底對立性消滅時，在勞動已不成爲簡單的生活手段而本身成爲生活底第一要求時；在社會生產力隨着各個人之多方面發展而發展，社會財富底一切泉源像急流般地不斷湧出來的時候——只有到了那時，布爾喬亞法律底狹窄的圈子，纔能完全打破，而社會將在它自己的旗幟上大書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第四章 階級與國家論

第一節 階級和社會鬥爭論

在偉大的開端一文中，列寧曾給階級下了一個極周密的定義如下：

「幾個大的人羣集團，它們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居的地位各不相同，它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它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因而它們取得社會財富底份額之方式和大小亦各不相同，——這些人羣集團就稱為階級，階級就是這樣的人羣集團，在它們中間，一個可以佔有別個底勞動，因為它們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組織中的地位互不相同。」（列寧全集卷十六，頁二四九。）

上面這一個列寧底定義之特色，在於它極完滿地指出了社會階級底一切特徵，同時又把它們互相連繫起來，並且從階級社會及其經濟組織之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中抽出這一切不同的標徵來。布爾喬亞科學常常企圖完全否認現代「民主」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階級區別底事實。在這個

問題上，布爾喬亞科學每每把一切階級的不平等都看作歷史的現象，只存在於過去的現象；它或者把這種不平等解說成種族底爭鬥，或者把它解說成政治的暴力，而這種暴力又只是奴隸制和封建制所特有的現象，或者又把它解作過去歷史上所有的諸等級間之法律上的區別。然而要完全否認現代布爾喬亞社會中階級不平等性底存在，也不是常常做得到的，於是布爾喬亞理論家有時就不得不承認階級底存在，可是他們只指出階級底一些次要的、外表的和附帶的標徵來。他們想種種方法及抹煞從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中發生的一切階級間的基本矛盾，或把這些矛盾解說得非常緩和。他們證明某些階級區別底不可避免，說這些區別勞力是人們底「自然差別」所決定，「生存競爭」所決定的，在這一競爭中勝利必屬於強者；他們也有的把階級區別解作這些不同的人羣集團在「社會機體」中所執行的職務（或譯機能〔function〕）之必然的區別。照這樣解說起來，那末這些社會區別和階級底對立性便應當存在於任何社會中了。

反馬克思主義的各派階級論（其中一部分我們以後要詳加論述）所見到的階級底標徵，有的說只是政治的暴力和一個社會階級超越其他社會階級的特權，有的說只是各階級從社會收入中所獲得的份額底大小，有的說是獲得收入底方式和收入底來源，有的說是財產上的區別，也有的說是生產過程

中人們所盡的技術職能上的區別

馬列主義的階級觀，完全貫澈着歷史主義的。它指示出，階級並不是永久的，不變的範疇，只有在社會發展底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纔會發生階級。在另一方面，它又指出，既然階級底發生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是不可避免的，那末這是由於社會本身發展底內部條件，由於它底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由於任何外部的原因：既非政治的暴力，亦非軍事的壓迫等等。

馬列主義認定階級區別之基礎在於階級社會之經濟組織——在於社會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佔定的不同的地位，在於一定的社會經濟底結構。隨着生產方式底變化，生產關係底體系也要發生變化，這就是說，每一種新的矛盾的社會形態一發生，跟着就發生新的基本階級，後者跟這一新新的社會形態有不可分裂的聯系並將隨這一形態底死滅而死滅。每一階級在社會生產組織中所佔的地位，首先表現於這個階級對現社會底生產手段的關係。換句話說，這種階級地位是決定於各階級間生產手段之不同的分配。在這些階級中間，一個經濟上統治的階級是生產手段底佔有者，而別一個階級或是完全「解除」生產手段（例如現代的產業勞工階級）或是附屬於生產手段而成爲一個簡單的工具（如奴隸社會底奴隸）。

然而這裏所有的，不單是階級間的財產區別而已。我們已會說過，人羣間生產手段之不同的分配，是表明人們處於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下。各階級對於生產手段之不同的關係，是完全從一定的生產方式中發生出來的。這種不同的關係引起了各階級在社會勞動組織中不同的作用——這便是它所產生的結果。生產方式決定着各階級間生產手段之不同的分配及由此而發生的每一階級在生產過程中不同的作用——工人底直接勞動，資本家底指揮權等等。但各階級在勞動組織中的作用，反過來又能促進現存的生產手段分配方式底鞏固。

在布爾喬亞社會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乃建立在資產階級佔有工人底剩餘勞動這一關係上，同時它引起了資本家在企業中的指揮權力。資本家把這些管理生產底指揮職務託付給特殊的僱用人員（工廠管理者、經理、工程師等）去執行。這裏應當指出，資本家之成為資本底所有者，並非因為他直接或經過這些代管人等來管理和指揮產業。相反的，他之成為產業底指揮者，卻只是因為他是資本家，是生產手段底所有者。馬克思說：『產業中的最高權力是資本底屬性，猶如在封建時代軍事和裁判底最高權力是土地所有權底屬性一樣』（見資本論卷一）。

在歷史上一定的經濟形態中各階級不同的地位——它們對生產手段之不同的關係和它們在

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不同的作用——確定着一個階級佔有別個階級底勞動之可能，換言之，即確定階級的剝削和這一剝削底歷史形式。爲生產手段之獨佔者的統治階級，採取某種歷史的形式來靠剝削被壓迫階級爲生。把社會財富底極大部份佔爲己有了。

以上所述，就是社會階級之最重要、最基本的標徵。然而列寧底定義尙不以這些基本的標徵爲限。列寧亦會指出一些階級底附帶的徵誌。這些徵誌中的每一個，在某種場合上也曾被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注意過，可是它們實際上究竟是從那些基本徵誌中產生出來的。只有把它們跟那些基本標徵連繫起來，我們纔能正確地理解它們（即附帶的標誌——譯者）這些基本標徵——前面已經指明——就是某一階級在經濟結構中所居之地位，它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和它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這裏所說的附帶徵誌，首先就是政治的徵誌——藉政權以鞏固和確定財產的區別，藉法律以維持此種區別。假如我們不估計到階級底這一政治標徵的話，那末我們就容易陷於純「經濟主義」底立場，我們就不會了解各種社會鬥爭形式底意義。經濟鬥爭之轉變爲政治鬥爭以及階級國家和階級法律，在這種鬥爭中的作用。

其次，列寧又說一定的生產和分配底方式決定某個階級在社會財富中所佔有的一份額底大小和

取得收入的方式。假使我們只拿這種收入底來源和大小本身來觀察，那末我們就得不到一個關於階級的正確概念。它們很容易使我們把各種基本的階級區別混淆起來。可是假使我們把這些附帶的徵誌跟那些基本標徵連繫起來考察的話，那末我們就知道這些附帶的徵誌在階級定義底確定中也是有意義的。它們指示給我們看，階級間的基本區別採取何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在社會財富底分配方式中和在社會生產品底消滅領域內階級底基本區別如何表現出來。這些附帶的階級標徵告訴我們，生產品不同的分配如何促進現存的生產手段分配中的不平等制底再生產和鞏固化。

階級的剝削促成了階級間的爭鬥。在每一種矛盾的生產方式內部，發生出各階級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做的相互鬥爭來。統治階級底意願是要保持和鞏固自己的壟斷地位（即壟斷生產手段，因而壟斷政權的地位——譯者）。反之，在經濟結構和政治組織中處於被壓迫地位的那個階級，跟統治階級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它要想消滅現存的剝削形式和與這種剝削形式相連繫的諸生產關係之總和，並企圖用新的生產關係去代替它們。這些階級矛盾，在現存的生產方式範圍以內是解決不了的，因爲這個生產方式本身恰正建立在這種階級剝削形式之上。要解決（但不是調和）這些階級矛盾，只有消滅了舊的生產方式和舊的階級的生產關係而拿新的來替代它們之後，纔有可能。

馬列主義的階級觀和社會鬥爭觀之最重要特點，可分述如下：

第一，馬列主義的階級觀跟布爾喬亞科學底抽象的超歷史的階級觀不同；布爾喬亞科學或是否認階級的區別，或是把布爾喬亞社會底階級看成永久存在的東西，馬列主義則把階級和階級社會看成只是一定的歷史的生產方式底產物。階級只是歷史地變化着的和有歷史時間性的範疇。階級社會並非永遠存在的東西；它發生於社會生產發展底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它將必然被沒有階級區別的社會制度所代替。

第二，馬克思主義認定社會劃分為階級之根源和階級底基本標徵是在於生產方式本身，在於各階級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底不同。某一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和社會勞動組織中各階級所盡的作用——這種作用是由各階級在生產手段分配中的區別和階級剝削底形式來決定的——自身又反過來促進這種生產手段分配中的區別和現存的階級剝削形式底益趨鞏固。這些就是社會階級底基本標徵，所有它們底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一切徵誌都是從這些基本標徵中發生出來的。

第三，馬列主義的階級觀，必需以承認階級利益底對立、階級的剝削和社會鬥爭為歷史發展底動力。

這幾點爲前提的。布爾喬亞科學即使也承認階級底存在，但它總否認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底存在和社會爭鬥底不可避免性。資產階級在那裏宣傳階級團結，階級和平和可能調和階級利益等理論。馬列主義認定社會鬥爭是階級社會中生產底歷史發展本身之必然的內部的動力；在這種階級社會範圍以內，由一種生產方式變爲別種生產方式底轉變，是在階級的戰鬥過程中完成的。馬克思主義着重地指出階級社會中社會鬥爭之不可避免性和互相對立的諸階級底利益之不可調和性。

每一個階級社會都建築在這種階級利益底對立性和兩大基本階級底相互戰鬥之上的；在那兩大階級中，一個是被剝削階級，而另一個與它對立的階級便是剝削前一階級之剩餘勞動，取階級獨裁底形式以實現其經濟的、政治的和意識上的統治的那個階級。

被剝削階級在各種不同的社會鬥爭底形式中——在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鬥爭中——來擁護它自己的階級利益。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這一基本原理應用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時，指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絕對沒有調和底可能。他們指明了勞工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這一社會鬥爭之不可避免，勞工階級獲得最後勝利之歷史的必然性和經過勞工階級專政以達到無階級社會之歷史的必然性。我們若要正確地估計馬克思在階級論和社會鬥爭底學說中所添上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就

非把他底理論跟過去各派的階級觀作一番比較不可。布爾喬亞革命底時代使許多思想家很明白地看到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底存在。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有過不少的理論家；他們已經看到了歷史過程中有社會鬥爭這回事。這些理論家就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布爾喬亞歷史家和經濟學家。

例如聖西門（*St. Simon*）會在他底許多著作中詳細地發揮了關於階級鬥爭底思想。恩格斯稱聖西門為法蘭西革命底兒子，在聖氏底思想中，布爾喬亞的意向跟擁護勞工階級利益底主張合在一塊了。照聖西門底意見，在一七八九年法蘭西大革命以前，法國社會會劃分為三大階級——貴族、城市階層和「產業家」。貴族執掌着國家底管理權，城市階層和「產業家」則從事勞作和繳納賦稅。在法國革命以後，聖西門底意思認為國家已只分為兩個階級。執掌國家管理權的已變成城市階層或資產階級，而「產業家」則仍繼續擔任繳納捐稅的義務。

聖西門稱當時全國二十五分之二十四的人口是「產業家」。因此照聖西門底了解，所有作場主、商人、運輸者、在商船上服役的水手、從事耕種的農事家、木匠、銅匠、鐵匠等等，都屬於「產業家」這一「階級」。聖西門把所有這許多不同的人羣聯合成為「產業家」底階級，他所根據的一個共同的標徵就是所有這一切都是從事勞作的。聖西門沒有把工人階級另行劃出，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同時聖西門把資產

階級和「產業家」看作完全不同階級。聖西門所了解的資產階級是指非貴族出身的軍人、法律家、庶民和食利者而言。照聖西門底意見，這一階級造成了法國大革命並取得了政權。

拿聖西門底見解當作例子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階級理論是何等地不成熟。階級底劃分完全隨心所欲地進行着，它只根據此人是否「勞作」。此人從事生產抑只統治這一點來決定的。但是試問爲什麼一羣人只勞作而另一羣人只統治呢？爲說明這一問題計，聖西門卻提出了人類的「本性」上的特質來作原因。聖西門說：「可以相信一個事實，即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存着的一種統治其他一切人的願望」（見俄文版聖西門文集頁一七）。聖西門就把這種一個人統治別人的願望當作決定的和說明一切的原因了。照他底意見，教育也是使富者能聯合他們底力量而在他們跟貧者的鬥爭中能佔得優勢的一個原因。聖氏說：「財產所有者支配着沒有財產的人，因爲他們佔有財產，而他們之佔有財產和掌握支配他人之權，則因爲他們這一個階級在教育方面佔了優越的地位。」這裏除一個正確的論斷——富者支配着貧者——以外，同時給了一個問題之唯心的解答：認爲富者所以能支配貧者，這一事實底原因在於富者受了教育。十八世紀啟蒙派思想家底影響完全在聖西門和其他空想家——傅利埃（Fourier）、歐文（Owen）等底見解上表現出來了。

這樣看來，即使空想社會主義者也看到階級存在底事實的話，他們卻不能給劃分階級底原因和社會鬥爭以正確的解釋。空想社會主義者忽視了當時已經存在的工人階級而把他們改善人類生活底方案施之於一切階級。空想派沒有了解勞工階級底歷史使命，因而很自然地他們就不能覺悟到「任何剝削底消滅只有經過勞工階級專政纔有可能」這一個定則。

法國帝朝復辟時期底布爾喬亞歷史家，已能說明社會鬥爭之歷史的發展，而布爾喬亞經濟學家（斯密茨、李嘉圖）則部分地實行了階級之「經濟的解剖」（馬克思語）。像基佐（Guizot）、奧格斯坦（Augustinus）、彌尼（Migne）等歷史家，在他們底歷史著作中反映着資產階級底利益，可是他們很明白地看出在幾次布爾喬亞大革命——英國的和法國的大革命——中有資產階級跟土地貴族鬥爭底事實。然而他們或是限於土地所有權形式和土地關係底研究，或是拿過去一個民族征服別個民族底事實來解釋產生階級底原因。

最後要指出，像李嘉圖這一派布爾喬亞大經濟學家，自覺地拿階級利益底對立性來做他研究底出發點；他把工資跟利潤、利潤跟地租都一一對立起來。但是李嘉圖很直率地理解着這種階級底對立性——一定的經濟形態所特有的對立性，——他以為這種對立性是一切社會生活之必然的，永久不變的。

鐵則。

從上述例證中我們可以知道，階級和階級鬥爭底事實，在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就已經發見了的。可是給我們以唯一科學的社會鬥爭觀的，卻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能够指明階級存在底經濟基礎和階級社會之歷史的過渡性，他們指示出了現代布爾喬亞社會中勞工階級底歷史使命；他們把承認社會鬥爭引伸到承認勞工階級專政爲達到消滅一切階級之必要的過渡階段。

所以馬克思寫道：『至於講到我吧，發見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底存在這點功勞既非我有，發見階級間的互相鬥爭底功勞亦不屬於我……我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證實下列諸點：（一）階級底存在只是由以一定的歷史的鬥爭形式，這些形式是生產發展中所特有的；（二）社會鬥爭不可避免地要達到勞工階級專政底形式；（三）這一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一切階級底消滅和一個不復劃分階級的社會制度底建立之過渡階段而已』（見馬克思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致衛德味葉的信）。

列寧繼續發展着馬克思底這些論點道：『關於社會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所首創而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所創建的；一般地說，這種學說是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誰要是只承認階級底鬥爭，他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跳出布爾喬亞思想和布爾喬亞政策底圈子。把馬克思主義限於社

會鬥爭說以內，這等於割裂馬克思主義，等於曲解馬克思主義而把變成配合資產階級「口味」的東西。只有把承認社會鬥爭擴張到承認勞工階級專政的人，纔配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跟平庸的小資產者（自然還有大資產者）之深刻的區別。在一塊「試金石」上，纔可以試驗出某人是否真真了解馬克思主義和承認馬克思主義……」（見國家與革命）

「機會主義恰沒有把承認社會鬥爭伸展到最主要的階段，伸展到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底過渡時期，伸展到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消滅它底一個時期」（見國家與革命）

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事業，他給予資本主義發展底現階段，帝國主義階段條件下的社會鬥爭以理論的說明。列寧闡明勞工政黨在這一社會鬥爭中的作用並替勞工革命時代這一政黨底策略和戰術奠定科學的理論基礎。在第一次勞工階級革命勝利之後，列寧說明了新的階級相互關係並指定了過渡時期中——勞工階級專政時期中——社會鬥爭底新任務。

馬列主義的階級說和社會鬥爭說是唯物史觀應用於階級社會的具體表現，是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基礎。

第二節 階級和國家

我們已經說明，統治的階級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意即壟斷生產手段——譯者）是這個階級底最重要的經濟特徵；這種特徵是大部分爲法律所規定的。統治階級底不以單純的經濟的強迫爲滿足，這就是說，生產手段底所有者不以佔有別一個失去這些生產手段的階級底勞動爲滿足。統治的階級還建立着一個特殊的組織，在這個特殊的組織內集中着這個階級對於別個階級施壓迫底全部權力。這個特殊的社會權力，統治階級底有組織的集中的力量，這個『特殊的鎮壓力量』（恩格斯語）這個統治階級底特殊的鎮壓機器，便是國家（State）。國家必然產生於階級底鬥爭；它是階級利益不可調和性底產物，是一個階級用一切工具——軍隊、警察、官僚機關、監獄、賦稅等等——來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新武器。

國家，跟階級一樣，也不是永遠存在的。它跟階級一樣，也只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底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纔發生的。國家底形態隨着生產方式底發展和變遷而變遷。古代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國家——這些就是歷史上最重要的國家形式，它們都適應着一定的階級社會底形式。在共產主義之下，由於社會不平等制底一切殘餘底消滅，國家也自行死滅。像階級一樣，國家也是歷史的範疇。只有替資產階級做當差的學

者們一口咬定說國家是永遠存在的，是一切社會制度之必需的形式。這些「學者」當中有一部分甚至說在動物社會中也有類似國家的組織。布爾喬亞學者底全部企圖是在「證明」給被壓迫階級看：布爾喬亞國家底存在是必要的。他們想說服工人階級叫它不要想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治統治和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布爾喬亞學者們又說國家並不帶着絲毫階級自利底色彩，說國家不祇維護某一個階級底利益，而是維護全體社會底共同利益的。根據布爾喬亞科學底解說，一切代表國家的機官——法庭、法律、官吏組織、軍隊等等——都以公共的「國民」幸福為目的。最後，布爾喬亞學者往往不劃分國家和社會、經濟和政治底區別。例如依照布爾喬亞的天賦人權論來說，國家是一個理想的、理性的社會，它是靠人與人相互間訂立的社會公約（即所謂「民約」——譯者）而成立的。

唯物史觀揭露了國家之真實的階級本質。國家之發生，並不因為人們依據自由訂立的條約，願意為維護公共的人權，而限制自己的利益像盧梭（Rousseau）康德等人所設想那樣。同時，假使解釋國家底發生是由於一個民族征服別一個民族底結果，或者像黑格爾所說，國家是「道德觀念」底產物——這些說法都是不正確的。恩格斯說：「國家無論如何不是從外面加諸社會的一種力量。同樣地也不是什麼

「道德觀念底現實化」，「理性底範型和現實」，像黑格爾所肯定那樣。國家是社會在某一發展階級上底產物；國家底發生是證明社會處於不可解決的矛盾中，證明社會分裂爲不可調和的對立營壘，而沒有能力避免這種對立性。爲了要不使這些對立營壘和矛盾勢力……在沒出息的鬥爭中自己互相消滅並消滅社會本身，於是就需要一種似乎站在社會之上的特殊力量來緩和它們底衝突，使它們遵守「秩序」。這個產生於社會而站立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正就是國家」（見恩氏著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之起源）。

馬克思、列寧主義首先不把社會和國家混同起來，不把社會底經濟結構和它底政治組織混同起來；馬克思底說法，政治組織只是社會底「正式表現」（“Official Expression”）……馬克思和恩格斯認定生產方式階級的生產關係就是國家底階級的經濟基礎。在資本論中有下面這樣的一段話：「生產條件所有者對於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底任何形式，總自然而然地適應着勞動方式底一定的發展階段，因而也適應着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底一定水平——這就是我們所要常常揭露的最深淵的祕密是全部社會組織底隱祕的基礎，因而也是統治和隸屬關係底政治形式底基礎，簡言之，就是任何特殊的國家形式底基礎。」（見資本論卷三第二部）恩格斯也說過，照一般的規例，「國家總往往是具有力的經濟上統治的那個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靠着國家底幫助，在政治上也變成統治階級了；而且這樣它就

着「一副新的工具來維護它對被壓迫階級的支配和榨取了」（恩著：家庭……之起源。）

國家總是階級的，——它是統治階級底組織。政權就是以支配別個階級爲目的的那個階級底有組織的力量。布爾喬亞政治學者觀念中以爲國家代表和維護「公共利益」——如國民教育、衛生設施、保衛「民族」、防禦外侮、維持法定「秩序」底神聖性等等；可是實際上國家底執行這一切任務，都是以統治階級底利益爲依歸的。

列寧解釋道：「照馬克思底意見，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個階級的機關，是維護和鞏固這種壓迫以緩和社會衝突的「秩序」底建立者。依據小布爾喬亞政治家底意見，秩序正是社會矛盾底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別個階級的壓迫；他們以爲緩和衝突就是調和衝突，而不是從壓迫者羣手裏剝奪去他們用以推翻壓迫者的鬥爭手段和方法」（列寧全集卷十四，下冊。）

統治階級拿國家做他們底集體的整個代表者，他們在「維護公共利益」底形態之下來滿足和維護他們本階級底私自利益。同時，國家又是取某種特殊形式的集中的階級暴力。它是「特殊的鎮壓力量」，特殊的壓榨機器，特殊的社會權力——從全體社會成員羣中產生出來而似乎站在社會之上的一種特殊權力。馬氏寫道：「所謂國家，實際上就是行政的機器或者稱它爲國家，因爲它藉分工而形成社會而

獨立的特殊的機體」(見馬氏著哥特綱領批判)

恩格斯曾指出了這個「特殊的鎮壓力量」底各種基本徵候。他指出國家底特徵如下：第一，人口已不按照氏族和種族來劃分，像在原始社會內那樣，而是依據領土來劃分了。國家底權力及於一定的領土範圍和居住在這領土上的公民。第二，社會權力底建立已不直接符合於自己組成爲武裝力量的人民。這種社會權力主要地是由特殊的武裝隊伍(警察、軍隊)來支持的。它還需要具備各種強迫底物質要素，如監獄等等。此外，這種社會權力又包括各種的「強制機關」——如法庭、立法和行政機關、和政府機關底各級官吏。這種社會權力底特徵又在於向人民徵收各種稅捐，作爲它底給養經費，社會的鬥爭愈趨劇烈，國家在武裝力量、法庭、監獄、官吏給養上的費用就愈浩大。後來單靠稅捐收入已經不够應付了；於是國家就開始發行公債和借外債。

官吏組織、官僚機關——這種社會權力底機關——是權力(或政權)底負持者(bearer)，它表面上是站在社會之上的。除了生產過程底管理權(統治權)——這是人管理事物的權力——以外，又發生了一種特殊的管理權，脫離直接的生產過程的管理權——即對人的統治權。列寧會反對斯特盧威(Strova)底見解，因爲斯氏把國家只看作一種強制的力量。列寧指出，強制在無階級社會內也是可能

的。國家底最重要的特徵是有一個特殊階層的人，他們手裏操縱着政權，特殊的，跟社會分離的，與社會與社會生產過程不相符合的政權。

這樣看來，國家底概念是跟社會底概念不相符合的。國家機構之離社會而成爲「獨立的機構」，管理人的機關之離直接的生產管理而獨立——這就是像黑格爾那些哲學家把國家看成高級的「理性機體」，看成站在社會之上和決定社會本身運動進程的主要原因。可是實際上政府機關卻總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工具，「傀儡」。

列寧說：「國家是社會矛盾不可調和性底產物和表現。某地、某時社會矛盾客觀上沒有調和底可能，該地該時就因而發生國家。反之，國家底存在正足以證實社會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見列寧著國家與革命）。

馬、列主義視國家爲特殊的、領壓力量，同時又着重地指出這個特殊力量對於一定的階級底統治有種種方面的依存關係。國家是階級社會內部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上的必然的產物。國家底形態，它底結構，完全全爲階級的社會組織所決定。所以國家也是建立在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國家是階級關係之最確實的表現者，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社會矛盾不可調和之標徵。

布爾喬亞學者們把國家解作某種獨立的組織，它按照自身的法則發展着，並站立在各階級之上，或者說它是各階級合作底機關——這些說法跟馬列底國家論根本不相容而且相敵對的。恩格斯曾指出，在某一短時期內，互相爭鬥的諸階級力量底均衡，使國家政權得着某種超於爭鬥諸階級的獨立性——在這樣的時候，國家政權就成爲「似乎介於這些階級間的調解人」了。短時期內發生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恩格斯舉拿破崙一世和三世底帝國作爲這種政權底實例。但是我們必須認清，縱然在這些例外的場合，國家固然獲得了超乎爭鬥諸階級的相當的獨立性，然而這並不是說國家歸根結蒂已不爲社會經濟發展底性質所決定了。

在某些個別的場合所表現的國家政權底獨立性和表面上的調解地位，還不能解說國家底超階級性。列寧曾舉克倫斯基 (Kerensky) 政府爲例，指出克倫斯基政府具有這樣的獨立性，因爲當時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所領導的蘇維埃「已經沒有力量，而資產階級卻尙無充分力量來直接驅散他們」(列寧語)。然而這絕對不是說我們應當把克倫斯基政府看作非階級或超階級的政府；也不是說它不反映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底利益。

因此，普列漢諾夫把俄國的專制政府看成一種組織國家經濟發展進程的獨立力量，看成在舊俄跟

國外敵人鬥爭中的階級合作機關——這樣的見解，從頭到底是錯誤的。普列漢諾夫解說俄國專制政府之發生是由於古代露西亞底「自然條件」由於它缺乏防禦平原游牧民族進攻的自然疆界，因而露西亞民族就需要一個組織一切社會羣來跟外敵作鬥爭的特殊機關。照普氏底意見，俄國的專制政府爲了要執行這些任務，於是就建立了農奴制等等。普列漢諾夫實質上重複了俄國歷史家如契吉林、克留切夫、斯基索、洛維夫等人底自由主義的舊理論。在普列漢諾夫底觀念中，專制政體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站立於社會之上的「道德機體」，它底歷史是應當拿它底「地理基礎」來解釋的。可是實際上不是外部的力量，而是內部的原因——階級剝削之性質和形式——纔能說明俄國專制政體底本性。列寧從他底早期著作起，隨處都指明俄國專制政體之階級的、封建的、農奴制的性質，把它跟「封土制」聯繫起來。普列漢諾夫底俄國專制政體論（後來托洛茨基也抄襲了這種理論）是他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之顯著的表現。全部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政權常常屬於經濟上統治的階級的。古代的國家，大半是奴隸制的國家，因爲奴隸主和奴隸是人類歷史上最先發生的社會羣。在中世紀時代，則有封建國家，這是封建大地主對於封建農民（農奴）的統治機關。現代的布爾喬亞國家是表示着布爾喬亞專制——是資產階級壓榨無產階級的工具。

列寧說，「誰了解一階級底專政不僅對於一切階級社會是必要，不僅對於推翻資產者羣之後的勞工階級是必要，而且對於資本主義以後和無階級社會，未來共產社會以前的整個歷史時期也是必要的，——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他纔算是理解了馬克思學說底本質。布爾喬亞國家底形式異常繁多，可是它們底實質只有一個：所有這些國家，不論是這樣或那樣的，歸根結蒂總必然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底高級階段）底過渡時期，當然也不能不有很繁複的政治形式，然而它們底實質也必然只有一個：勞工階級專政」（見國家與革命）。

這樣看來，國家底存在跟階級和階級社會底存在是不可分裂地聯繫着的。像階級一樣，國家也不是永存的。國家隨着社會鬥爭而發生，隨着階級底消滅和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底發展，國家政權就必然也逐漸地死滅下去。在自由平等的生產階級底基礎之上來重新組織生產的那個社會，要把整個的國家機關拋到最適宜於它的地方去，——拋到古物陳列館中去，跟拙笨的紡紗機、黃銅斧一類的古董一塊兒陳列起來」（見恩格斯著，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

第三節 階級與國家之發生及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

階級和社會鬥爭只是在人類社會底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纔發生的。恩格斯在康民尼斯特宣言底註釋中指出來說，社會之劃分爲各個不同而且對立的階級，是從原始公社底崩潰時期開始的。所以原始人類不知道有階級底區別，也不知道有社會鬥爭。可是在原始社會以後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就隨處看到社會底劃分爲不同的等級，劃分爲各個不同的社會層底階梯。」

原始人類社會底特點是在它底生產力處於極低的發展水平。極低的勞動生產率，對於當時人類跟周圍自然環境和別個原始公社的鬥爭貢獻極微。由於全部社會生產水平如此低微，因而就沒有人剝削人的經濟基礎。所以在原始社會中，不會有過任何的階級，既沒有剝削階級，也沒有被剝削階級。

我們已經說過，由於勞動和勞動工具底生產，人類就脫離了動物底狀態。隨着勞動工具底分類，就發生同一社會內人與人之間的勞動分工。在原始公社和家庭內部，這種勞動分工是建立在純粹的生理基礎上的。在家庭和氏族內部，有長老，壯年和兒童，有男子和女人。所有他們都具有不同的體力，不同的經驗和不同的工作技能。所以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各人都擔任着不同的職務。這種初步的分工形式是由自然。

的生理的原因來決定的。但是每一公社都生存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中。各個公社按照它們底生產方法，按照它們底生活方式和生產品底性質而互相區別。這些自然生長出來的公社底區別自身包含着社會分工（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底可能性。公社和氏族相互間的接觸往往帶着軍事攻擊底性質。但是軍事的襲擊並不是常常有成效的。有時這種襲擊底結果是失敗或是妥協。在那種場合，結果就不是單方面的奪取，而是公社與公社間的交換底萌芽形態。

這樣看來，由分工所引起的交換，最初並不發生於一個公社內部而發生於氏族與氏族、家族與家族、公社與公社之相互接觸底邊界上。這種公社與公社間的交換建立了它們中間的某種聯系和統一性。真社會分工發生於各個公社底獨立的生產部門間，但是由於交換底關係，這些初初獨立的生產部門，不久就結成互相聯繫着的統一體了。這樣就造成了以剩餘勞動為有益和可能的種種條件；這種剩餘勞動是用來生產那些與別種物品交換的生產品的；這樣，隨着交換底發展，私有財產就鞏固起來了。

同時，公社本身內部的社會分工也開始發生了。好些極重要的、有一般意義的社會職能——如軍事指揮者、祀神者、教師、審判官等職務——開始跟公社成員底直接的生產職務分開來而交給專門負責這些義務的人去擔任了。這些操有公社全權的人慢慢地開始獲得了相當的獨立地位（離開社會其餘部

分人而獨立起來。社會職務底某種獨立性，在原始公社中漸漸地強化起來，以至達到統治社會本身的程度。這樣，社會底公僕就變成了它底主宰者了。但是社會分工底階級性，只是從生產手段底私有權出現時起纔發生的。

幾種社會職務底獨立化過程和剩餘勞動和私有財產底發展過程，互相交編着和互相補充着，其結果就產生了階級社會。

我們可以舉古代的印度公社爲例。在那裏曾經存在着社會的分工，但是還沒有階級底存在。在那裏有過鐵匠、木匠、車匠、壺匠、牧人。那裏有過專門以劃定地界和防禦鄰族侵入邊界爲職司的人；有過專門看管水閘的人，也有過公社底首長，他手裏集中着裁判官、警察指揮官和「貢物」收集人等等底職權；同時也有過「會計員」、「僧侶」、「教師」等人。這一切人都在公社監督之下執行公社全體所必需的工作。反過來，公社則須負維持這些人底生活的責任。在這樣的公社中已有分工底現象，但階級則尚未存在。只是到後來，隨着剩餘勞動之發生而發生生產手段底私有權，商品經濟底萌芽亦開始產生而勞動力已具有市場的價值——只是到那時候，人剝削人底經濟基礎纔出現出來。握着公社全權的那個小集團底人開始佔有和積累其他社會成員底剩餘勞動，於是社會就劃分出各個階級或社會羣來了。

這就是發生階級底兩重道路。國家亦即隨階級之發生而發生。社會公共的職務和原始公社中全權執行公共職務的集團，是表示『國家政權之萌芽』的（見家庭……之起源）

奴隸制便是人剝削人底最早的形式。古代奴隸制的社會適應着奴隸主底國家。奴隸制經濟底低級形式就是族長制下的自然經濟。這裏生產力底主要原素還只是人類勞動力底消費。隨着勞動生產力底發展和剩餘生產品底出現，在種族戰爭中戰勝的那一族就覺得與其立即殺死被征服的敵人，倒不如強迫他們替自己做工較為合算。這樣，發展中的生產力就引起了奴隸制底發生。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所發生的奴隸制本身，促成了進一步的、更廣大的分工——農業和工業底分工。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古希臘文化底繁榮是奴隸勞動造成的。沒有奴隸，古羅馬就沒有產生底可能。『而沒有希臘和羅馬所奠下的基礎，也就不會有現代的歐洲』（恩格斯語）

奴隸制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發生的；它是生產力發展底必然結果。在某一歷史階段上，奴隸制底施行是經濟進步之必要的前提。甚至對於那些落入奴隸地位的人來說，這一制度底施行也是表示進步的。在過去一個階段上，戰爭中的俘虜是簡單地被殺戮的，而現在（指施行了奴隸制之後）至少他們底生命是保住了。同時，假使我們以為古代愈遠奴隸制底剝削愈形野蠻，這樣的設想也是大錯特錯的。當經

濟大體上還是自然經濟的時候，剝削奴隸底可能，究竟還受着這種經濟底需要所限制，從生產底性質本身，並不發生對剩餘勞動之無限的需要。但是隨着生產力底發展，當各民族都被捲入到世界貿易中去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為那時施用奴隸底主要目的已變成交換價值底獲得了。所以馬克思曾指出云，在南美諸州生產棉花底主要目的在於直接滿足需求的時候，尼格羅人（negro，或譯黑人——譯者）底奴隸勞動帶着比較溫和的、族長制的性質。但是從南美洲被捲入世界貿易中去而成爲最先進的英國棉織工業之世界的棉花供給者時起，尼格羅底過度勞動就變成了一種制度，它使一個尼格羅僅僅在七年中耗盡了他底勞動力。

假若說在某時以前奴隸制是生產力發展底促進者，那末在那時以後它就變成生產力發展底障礙了。羅馬帝國底覆亡就因爲奴隸勞動業已達到它底發展底最高程度而還是不能夠促進生產力底繼續發展。當時奴隸底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都被剝奪了。在推翻羅馬奴隸主統治之嘗試（例如斯巴達人底暴動）失敗以後，奴隸制都被擊破了。但是在社會內沒有一個足以代表新的高級的生產方式的新階級，沒有一個能够擔負起改造社會生產之領導權的新階級。舊的統治階級（貴族〔patrician〕和商人）則不能亦不願改造社會。奴隸，在他們自己的鬥爭中，並不代表新的進步的生產方式底勢力。他們鬥爭底

目的僅僅在於恢復自己過去的自由，而想把歷史底車輪倒扳轉來，回到自然經濟去。可是羅馬底作坊生產是比較高級的生產方式，底需要底表現。所以曾經盛極一時的羅馬帝國，到後來從內部崩解起來，結果終於在日耳曼族底襲擊之下覆亡了。

繼奴隸經濟而起的，就是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封建社會建立在封建地主對依賴他們的農奴的階級剝削之上。然而在封建制度下面，階級剝削底形式，也一樣是隨生產力之發展而變化和發展的。封建制度之下最早的剝削形式是賦役地租。在賦役地租制之下，直接生產者（農民）在一星期中有幾天在封主底采地上勞作。同時農民工作時所用的工具（犁、耕畜等）事實上，甚至法律上是農民所有的。

農民繳給封主的賦役地租是直接的、毫無掩飾的一種剝削形式。在這種制度之下，農民替自己做的勞動，不論在空間或時間上都跟着土地所有者（封主）做的勞動相分離的。所以爲要使這樣一種直接的毫無掩飾的剝削成爲可能，某種補充的、超經濟的強制就成爲必要了。這種超經濟的強制就是封主對農民的政治、法律上的駕馭權。關於這一點，馬克思說過以下的話：『在直接勞作者是他自己生活資料底生產所必需的生產手段和勞動條件底「所有者」時，所有權底關係必然要採取統治和服從底直接關係底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直接生產者是不自由的……』（資本論卷三下冊）可見在封建制度之下

農民是不自由的，他們取某種形式束縛在土地上並且做了土地底附庸。土地之合法的所有人，亦即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的某種程度內的所有人，是地主，是封主。這些封建的剝削關係之最顯著的表現形式就是農奴制。

賦役地租或勞役制度是建立在生產力發展薄弱和勞動本身底原始狀態之上的。隨着生產力底發展，剝削形式本身也發生變化了。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地主就覺得向農民徵取一定數量的生產物以代替勞役地租比較得有利些。那時勞役地租就被物品地租所代替了。「物品地租當以直接生產者底較高的和較文明的生活水平為前提，因而亦即以他們勞動和社會一般之較高的發展程度為前提……」（同書）

假若在賦役地租制之下農民受地主或他底監督人底直接強制而工作，那末現在農民卻受着法律上所規定的一定的社會關係底強制而工作了。現在農民替封主和地主做的勞動，在空間和時間上已經不跟替自己做的勞動相分離了。在每小時底農民勞動中，同時包含着替自己做的勞動（即所謂必需勞動），又包含着給地主的剩餘勞動。在新的剝削形式之下，農民和他底家屬有較大的可能來生產必需的和剩餘的生產品。同時這裏又存在着農民積累底可能。即獲得較多的生產手段的可能；一部分農民既有

了較多的生產手段，他們就利用這些生產手段來剝削別的農民。這樣就造成了兩重壓榨底條件：一重是地主底壓榨，另一重是有了積蓄的富農底壓榨。農民就開始分化為兩大集團：一方面是僱農和貧農，另一方面是剝削者富農。

商品和貨幣流通底發展，把封建的采地也包括到這種流通圈中去了。世界貿易底發展，產生了新的商品，同時就引起了新的需要。從前的自然經濟，從自身內部潰解起來了。這一自然經濟潰解底顯著表現就是物品地租被貨幣地租所代替。封建的剝削形式盡它自身的一切可能發展起來了。同時從這種剝削形式內部又產生了新的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富農對僱農的剝削。地主也開始從自然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的農業——在自己廣大的封土上實行爲市場而生產的農產品生產。

地主們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創建了維護封建剝削之利益的國家政權，這就是封建國家。封建關係底特徵就在於政治的國家的權力還沒有跟每一封土所實施的直接的經濟強制完全分離開來。封土、地底私有者，同時又是政治上的統治者。封建社會底全部組織底本質也就決定於此。在封建國家中，封土享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權，這種特權是農民和誕生中的資產階級所輪不着的。他們和僧侶集團合併起來，就形成了封建社會底最高等級。小封土受大封土底節制，最大的封土則掌握全國的政權（即被稱

爲王或皇帝。舊俄國底專制政體，便是封建國家底範型；不過在它最後一個時期內，它同時也代表新的俄國的和國際的帝國主義底利益了。

在封建制度之下，社會矛盾和社會爭鬥主要地是在農民和地主之間存在着，發展着。農民被壓迫得沒有出路時，往往暴動起來反抗地主。可是因爲封土制下的農民大眾由於生產方式底關係而各自分散和一盤散沙似的，所以大多數的農民暴動往往帶着狹窄的地方性。一個地方底農民暴動往往沒有全國其他各地農民起來響應它和援助它。統治階級利用着這種情勢，就能够比較不費氣力地對付一個地方底農民暴動而把它鎮壓下去。一切農民暴動（卽如十六世紀的德國農民戰爭）底經驗都特別明顯地證實了這一點。在西歐是這樣，在俄國（例如布迦契夫底暴動）亦是這樣。

農民運動因爲缺乏政治目的和政治立場底明確性，所以它不少次地被跟封建勢力鬥爭的資產階級利用去。今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中所發生的革命的農民運動，亦多帶着類似的自發性。要使它不在勞工階級及其政黨指導之下發動的話，小資產階級（例如印度底國民會議派）亦常憑藉農民運動底力量，利用着農民之民族差異和宗教的偏見。

由於農民自身在封建制度之下所處的經濟地位的關係，它自己就沒有能力推翻剝削階級。只有勞

工階級領導之下和跟勞工階級聯合起來，農民纔能順利地進行對剝削階級的鬥爭。

第四節 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基本階級及其歷史的發展

在研究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底階級結構時，我們所講的是關於這兩種社會形態底基本階級；這些階級底相互關係和佔取剩餘勞動底形式，決定了奴隸制的經濟和封建經濟；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農民。基本的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它們底存在爲現存的生產方式所決定，而它們底相互關係決定着生產關係底性質，決定着現存社會底經濟結構。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這樣的基本階級便是勞工階級（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或有產階級）。沒有這兩個階級存在，沒有它們在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關係，沒有資產階級對勞工階級的剝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就成爲不可想像的東西了。

這些資本主義的基本階級，在封建制度「胸腹」以內就開始發展起來了。以農業爲基礎的封建制度，在自身內部已有了手工業的生產。同時，在封建制度底「胸腹」中，商業資本也隨着行會手藝業底發展而發展起來。資本家把或多或少的僱用工人聚集在一間屋子裏，這樣就創造了資本主義的合作社形

式。這樣資本主義的合作社形式跟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對立着發展起來的。

這樣一來，在封建制度底胸腹中，同時也就形成了僱用工人和資本家這兩個階級。資本主義大部分在城市中發展着，後者是跟落後的封建鄉村對立的。隨着大工業底發展，資產階級和它底對敵勞工階級也長大起來了。資本階級在經濟陣勢上一步進一步地取得勝利，把中世紀社會底統治階級逐漸排擠到無關重要的地位上去了。在這一歷史發展底進程中，資產階級除已取得的經濟上的勝利外，後來又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資產階級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上，是一個被貴族壓迫的特殊的等級，他們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裏。由於行會手工業底發展，自由的手藝工人（例如封建時代的意大利和法蘭西）創立了城市的自治的公社。他們創立這種公社的權利，或是靠跟封建城市直接作戰而獲得，或是藉公社向封主贖買而達到的。在作坊生產時代，資產階級底身分是所謂「第三等級」（The Third Estate）底身分，它跟上面兩個等級，貴族和僧侶是大有區別的。作坊的生產愈向前發展，第三等級底分化就愈厲害：從這一等級中，日益明顯地劃分出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這兩大階級來了。

到最後，由於大工業底發展，資產階級就起來反抗封建的貴族階級並推翻了後者底威權。業已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底生產力和跟這種生產力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跟舊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跟

封建的法權和國家，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資產階級底任務是在奪取國家的政權而使它跟業已生產的布爾喬亞經濟相適應。

在奪取政權的時候，資產階級十分注意於防止生氣勃勃的工人階級來消毀它自己的統治。布爾喬亞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底結果，是舊的封建的剝削者羣被新的剝削者羣。資產階級所代替。新取得政權的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壓迫是對勞工階級的壓迫。爲着這個目的，資產階級就不破壞舊的國家機體，只不過把它改組一番藉以適應自己的利益罷了。

布爾喬亞思想家常常把布爾喬亞革命解說爲爭取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鬥爭。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所要破壞的，祇是阻礙它底統治的封建特權。資產階級把政權奪取在自己手中之後，它就要破壞一切的封建關係和族長制的關係。資產階級只承認一種特權——私有者底特權。爲要取消封建特權，資產階級就喊出了「平等」底口號。

可是資產者口中的平等是事實上的不平等；因爲在布爾喬亞平等制之下，依然存在有着有產者與無產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資產者和勞動者之對立。資產階級要消滅一切箝制工商業發展的封建枷鎖。資產階級需要工商業底自由發展，於是布爾喬亞思想家就提出「自由」底口號來了。然而布爾喬亞的

「自由」是有產階級底自由，而對於僱用勞動者卻是束縛。

爲了要藉助於工人和農民以推翻封建貴族底統治，資產階級就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解說成全社會底共同利益了。資產階級往往這樣向人解說：它並不以一個特殊階級底身分，爲着自己的利益而出來從事革命，它是全民代表底資格來反抗統治的貴族階級的。當勞工階級尙未發展成爲一個獨立的階級，尙未長大到覺悟自身階級利益的時候，資產階級底這種欺騙是有效的。

然而實際上恰正在布爾喬亞社會內，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即僱用工人階級和貧中農大眾）底矛盾發展得特別尖銳而深刻。這種矛盾底基礎就是資本主義底基本矛盾——社會性的生產和私人的佔有間的矛盾。

生產手段底所有者僅僅是極少數的資本家。這極少數的資本家跟失去了生產手段的僱用工人底龐大的隊伍對抗着。僱用工人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力量出賣給資本家，他們纔能生存。他們被解除了一切的生產手段，他們是脫離了一切生產手段而「自由」的。由於技術不斷的改進，從生產中被排擠出來的勞動力（即所謂「勞動後備軍」）就日益增多，失業者羣日益擴大，而資本家又經常一貫地降低工人底工資——所有這些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私產制和自利主義等原則所賜與工人階級的結果。

勞工階級在其跟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經過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資本主義底初期，勞工階級雖已存在，但尚未自覺其爲一個獨立的階級，在利益上跟別的階級對立的一個階級。在這個資本主義底初期，它是「自在」的和「爲他」的（即爲剝削它的資本家的）階級，而還不是一個「爲己」的（即自覺的）階級。

工人羣跟資本家的鬥爭在最初的階段上就已開始。最初工人們跟資本家的鬥爭是單獨進行的。後來纔有一廠工人，甚至整個工業部門或一處地方底工人一致行動底發生。在這個階段上，工人們鬥爭底目標，與其說是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毋寧說是反對它底外表現象。工人們看見蒸蒸日上的資本主義底勝利是使用機器底結果；由於機器底使用，舊的生產方式就發生變化，勞動力就被排擠出來，失業羣就日益增加。於是當初的工人們就錯誤地設想：以爲一切罪惡都發生於生產中底使用機器。他們把自己的仇恨心都集中到機器身上去了。於是工人們就大舉破壞機器，焚燒工廠，消毀外國的舶來品，他們夢想着「向後轉走」，回到業已過去的中世紀作坊或手藝工場工作者底境地上去。工人們還沒有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社會本質（階級的本質）在這一發展階段上，勞工階級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一個散沙般的羣衆。

但是跟着工業底發展，勞工階級底力量也增長和強大起來了。大工業把幾千的工人集合在一個產業裏。集體勞動底「學校」（指工廠）鍛鍊出了工人們底階級的團結力。這時工人們開始覺悟：他們是一個集體的整個，他們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跟資本家底利益相對抗的利益。鐵路、電話、電報等等底發展加速了交通底方法。由於這個緣故，全國工人底聯合就也便利得多了。在中世紀時代要百來年纔做得到的工人底聯合，現在卻只需要幾年功夫就夠了。資本主義逐漸地征服了全世界的市場。商品從一國輸到別一國，工人也接着從一國流到別國去。勞工大眾衝破了國家底界限而變成一個國際的勞工階級了。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階級（即勞工階級）已覺悟到自己的階級利益，把自己跟別的階級對立起來，尤其是跟它底敵對階級——資產階級對立起來。它這時已成爲一個「爲己」的社會階級（社會羣）它創造了自己的政黨。

爲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計，工人又創造了職工會。由工人階級中最先進的分子組織了勞工階級底政黨，而國際範圍上的工人階級底聯合（即如過去的第一、第二國際和今日的第三國際等是）也就產生了。

第五節 資本主義下的過渡階級

在實在的現實界中，從來不會有過這樣一種「純粹的」抽象社會：它裏面只存在着兩個基本階級。譬如說在封建社會內，不僅存在着地主和農民，而且還有手工業者、商業資產者和知識階級。

同樣的，在資本主義之下不僅存在着資本家和工人，而且同時還有農民、土地所有者、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和失去階級性的分子（如流氓無產階級）。以下我們要分別地來考察每一個這樣的階級和它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所起的作用。

A 大土地所有者

在封建制度之下，地主是基本的和統治的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個人底品位和價值是完全按照他所有的生產手段（即產業）底多少來決定的。由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地主，在資本主義之下他所以有地位，是因為他是土地所有者的緣故（而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封主）。換句話說，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所以有勢力，不是因為他佩着封建武士底「銜頭」，也不是因為他具有貴族底「骨氣」，而是因為他本身也是個產業底私有者，他跟辦工廠企業的資本家不同之點僅僅在他所收入的不是利潤而是資

本主義的地租，一部分過去的貴族，在資本主義之下被迫出讓他底土地給工廠，或是出租給租佃者；有些地主則自己也轉變為資本家了。這樣看來，大的土地所有者或農業家在資本主義之下雖然還保持着一個階級底身分，但是他們愈弄愈失去了自己的獨立作用，而轉變為資本主義化的土地所有者了。

土地所有者之所以尚保持着一個階級底地位，這是他們特殊的階級利益造成的；他們底利益跟工商資產者底階級利益多少有些不同的。工廠主被迫割讓自己的一部分剩餘價值給土地所有者，作為地租。這樣工廠主（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底階級利益就對立起來了。在這個基礎上面，就發生了這兩大剝削階級底社會矛盾。這樣矛盾底表現便是剝削階級內部有各個政黨底存在這個事實。

但是大地產主和資本家之間的一切矛盾，在布爾喬亞社會以內，已經不是基本的和決定的矛盾了。無論是資本家或資本主義化的地主，都需要保持現存的生產方式，他們中間可能發生某種意見底分歧，但是不論是在資本家或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都不願意改變現制度。歷史告訴我們，廠主、商人、土地所有者中間的一切分歧，在他們遇到跟勞工階級底革命勢力發生衝突的時候，遇到勞工階級起來作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底革命嘗試的時候，就立刻烟消雲散了。在那樣的場合，一切剝削階級者都親親熱熱地團結一致，完全忘記了自己相互間的任何分歧。

資本主義愈往前發展，農業家和資本家底結合就愈密切。一部分過去的地主自己創辦了實業，另一部分地主則拿自己的資本去購買實業底股票，換句話說，地主也變成資本家了。從另一方面講，資本家也愈來愈多地在向破落的地主們購買大批的土地，這樣資本家也同時變成了土地底所有者和工廠底所有者。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之下土地所有者是一個逐漸消失其獨立階級之作用的過渡階級（*Transient class*）。布爾喬亞國家底沒收地主土地，即實行所謂土地國有——縱然它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實行的——它絲毫不觸犯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存在。土地國有只有利於工業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農民經濟底發展，因為沒收地主的土地就等於消滅了絕對地租（*Absolute rent*）列寧也不止一次地說明土地國有毫無社會主義的意味包含在內，而是布爾喬亞革命底要求。但是事實上資產階級往往沒有決心這樣激烈地破壞「神聖的」私有財產權。布爾喬亞性的農民革命底政綱和土地國有底要求，只有勞工階級積極地予以擁護；只有勞工階級的社會革命纔附帶地實現了這個要求。

B 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底分化（農村資產階級和雇農階級）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除了資產階級、勞工階級和封建貴族底殘餘以外，我們還看到有小資產階級

（小農和中農，手藝匠，手工業者）底存在。而且資產者底上層階級在鄉村中又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鄉村資產階級（富農）。

小資產階級是一個數量極大的階級。就數量論，它（在資本主義發展底某一階段上）甚至超過了勞工階級，於是就發生這樣一個問題：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在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的改變中能不能起領導的作用呢？

馬列主義告訴我們，這樣的觀點（即認為小資產階級能够起領導作用的那種觀念——譯者）——從前俄國的民粹派特別堅持的觀點——是空想的和反動的。小資產階級主要地就是小生產者，可是小生產者在商品經濟體系中佔着中心地位的。他們是生產手段私有者（不論他們所佔有的是一小塊土地，或是一架小小的旋盤機，或是其他任何的生產工具都好，總之他們是生產手段私有者）在資本主義之下小生產者是為市場而生產，換句話說，他們所生產的是商品。由此可知，小資產者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有着密切的關係。但是除相同點以外，小生產者和資產階級中間也有不同之點：資本家是靠榨取別人的勞動而獲得的剩餘價值來維持生活和發展生產（擴大產業）的，小生產者却必須自己和自己的家屬來共同勞動，纔能生活。

資本主義不論在城市工業中或在農村經濟中都應用新式的生產技術，所以勞動生產率就提得很高。小生產者——手工業者、農民——大多數都用拙笨的生產工具進行着工作；由於生產工具之技術的落後，小生產者就不得不增加自己工作底數量和提高自己勞動底強度。

資本主義的競爭重重地壓在小生產者底肩膀上，並在他們中間引起了經濟的分化。大部分小生產者宣告破產了。同時從小生產者隊伍中就跳出了寥寥可數的幾個資本家來。譬如在鄉村中，隨着農民底分化形成了兩個極端的階級：一端是鄉村的貧農和僱農，另一端是富農、商人、高利貸者。只有在封建社會中，農民纔是一個基本的被剝削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從農民底社會成份上講，農民已經不是一個整體了。

還在封建制度底時代，農民底分化就已隨生產力底發展而開始了。到了資本主義時代，這種分化過程就異常廣大地開展起來。整個的農民階級，在資本主義之下日益加速地分解成爲兩個對立的極端。在一個極端上形成了貧農大衆和農村勞工階級，在另一個極端上則生長了富農或農村資產階級。

『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經營商業性農業的獨立業主』（列寧語）也當歸入鄉村資產階級之列。例如大的佃農，鄉村的工商企業底所有者，商店底東家，都屬於這一階級。對於農村資產階級底特徵之估計，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商業性的農業（即爲着在市場上出賣而生產農產品的那種農業）跟營業底結合，農村經濟僱用勞動者和其他農民底僱用和剝削。列寧把農村資產者稱爲農業家或「不純潔的地主」以與過去的貴族相對抗。

農民底分化，促成另一種極端上的僱農或農村勞工階級底產生，列寧在描寫俄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時說：「另—新的形態——農村勞工階級——領有一方份地的農村僱用工人底階級。這裏包括無產的農民，完全沒有土地的人也在內；但是俄國農村勞工階級底標本代表是幫農（*Батрак*）——日工、粗工、建築工人或其他領有份地的農村工人。極小一方土地上的小生產，而且這點極小的經濟還是處於凋敝狀態中的（這種小農非出賣勞動力無以生存，這一事實即充分明顯地證明了他們底經濟底貧瘠）他們異常低劣的生活水平，甚至比沒有領地的工人底生活水平還低——所有這些都是這一形態（即領一小方份地的幫農——譯者）底重要特徵」（見列寧全集卷三）列寧估計革命前的俄國，不少於全部農戶底半數是屬於農村勞工階級的。

在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勞工階級（指領有份地的農村僱用工人而言）之間有一個居間階層，這就是中農階級。中農不剝削他人的勞動，一部分經營着自然經濟，但是多數都是單純的商品經濟底經

者：他們把自己的勞動生產品底一部分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但是這個階級也很快地在分化着：在一個極端上分出了少數的農村資產者階級，在另一個極端上則形成了極廣大的貧農和僱農大眾。這樣看來，由於資本主義底發展，由於布爾喬亞社會不斷地排擠封建制度和封土關係底殘餘，農民也不成其為一個整個的階級了。

列寧曾經指出說，農民底繼續成爲一個階級，只是因爲還保存着封土關係的緣故。列寧把革命前俄國領有土地的人分爲四個階級，第一階級是廣大的貧農羣衆，這批農民領有極小的一方份地，他們受着地主封土制底重壓，所以最貧乏的農民是主張剝奪地主底所有權的。第二類便是中產階級。這一階級底農民領有數量適中的土地，他們耕作這點土地無需乎剝削僱用勞動，可是他們底土地也是不够維持生活的。第三類是數量不多的農民資產階級，他們經營着資本主義式的農業。最後，第四類便是地主底大規模的封土采地。列寧又把這種種土地關係底形式劃分爲兩大類，然後做出下面的經濟結論來：革命以前一千萬戶的貧農和中農共領有土地七千三百萬俄畝，而二萬八千的大地主則領有土地六千二百萬俄畝。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除了鄉村小資產階級以外，還有城市的小資產階級，他們也是從封建制度中轉

變出來的。屬於這一階級的是藝匠和手工業者。在城市中，藝匠和手工業者這個階級也在不斷地起着分化。他們當中大部分是無產化了：失去了生產手段，只好去做僱工了。還有一小部分則爬上了資本主義企業家、剝削者底地位。

很明顯的，農民資產者絕對不會想要破壞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富農底要求是在保持和發展鄉村中的資本主義。爲了這個目的，他們所以要跟地主底土地所有制作鬥爭。在富農們看來，消滅了封建關係底殘餘就可以加強資本主義底力量。農民資產者（即富農）底主張就不能再進一步。

在這個問題上，小資產者採取另一相反的態度。小生產者底分化過程是在嚴酷的鬥爭中進行着的。老在自己的小經濟上做種種幻想的小生產者，總堅持着自己的個人經濟。他們爲了自己的經濟，情願把自己的勞動時間延得極長，情願挨飢受寒和受種種物質上的苦（他們節衣節食，嘗盡辛苦，把自己這點小本經營看得比性命重要十倍）但是無情的資本主義底壓力卻偏偏不饒恕小生產者。馬克思說得好：『資本主義是否靠自己勞動來獲得的私有財產權的』（資本論卷一）資本主義國家底各種苛捐雜稅……加重了資本主義體系底壓力。因此小生產者也就要求實現現存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改變。但是小生產者所要求的現存生產關係底改變是以保持小商品生產者底生存爲限度的，小資產者夢想停

止歷史的運動，或者甚至夢想把歷史底車輪扳回轉去——回到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上去。唯其如此，所以小資產者改變現存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理想是空想的和反動的。

小資產者一方面堅持着資本主義底基礎——商品經濟，另一方面卻企圖消滅資本主義發展加於小生產者之不可避免的破壞作用。列寧說：『小生產者是一個過渡的階級。』小生產者這一個過渡的階級，在它底意向上是敵視大資產階級的。可是它以生產手段所有者底身分，同時卻又跟大資產階級一致。爲了這個緣故，在跟大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改革現存生產方式的運動中，小資產階級是擔負不起先進戰士底作用的。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也就不會起領導的作用。但是小資產階級（小生產者，如鄉村貧農和中農）卻能在勞工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反封建殘餘和反資產階級之鬥爭的。

雖然小農和中農直接或間接地感受着資本主義剝削底重擔，但是由於小生產底生產方法本身底作用他們是散漫的，一盤散沙的。農民底剝削往往附帶着中世紀的形式（封土制底殘餘，工役租佃制等等）混雜着各種政治的和法律的成份。所有這一切情形總合起來——小生產者底散漫狀態，封建殘餘底存在等等，往往妨礙農民看出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既然看不清楚剝削底本質，他們底鬥爭就不準對着資本主義底本質，而只對着資本主義體系底一些個別的表现。

反之，被機器工業聯合起來的，在工業中集合着的勞工階級卻能夠覺悟到：剝削他們的不只是個別
的資本家，而是整個的資產階級。整個的資本主義底生產體系。勞工階級在自己的鬥爭中企圖消滅資本
主義，同時也企圖消滅一切剝削——資本主義對貧農中農的剝削也在內。唯其如此，所以工廠工人是
『一切被剝削大眾底先進的代表』（列寧語。）

農民不能改變現存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因為「他自己一隻腳恰恰也踏在那塊需要改變的地基
上」（列寧語。）那末能夠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顯然只有跟生產手段底私有權完全斷絕了關係的
（意即毫無生產手段的——譯者）那個階級——勞工階級。當那跟個人的私有權斷絕了關係的勞工
階級覺悟到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不在勞工革命中，亦且在布爾喬亞民主革命中居於領導力量底地位
而起來行動的時候，「處於落後的、惡劣的條件之下的勞動農民就會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而欣欣然樂
於跟他們底同志（指工人——譯者）去攜手了……」（列寧語。）

農民既然不能離開勞工階級底領導而獨立進行反資本主義的鬥爭，那末為城市小資產階級之代
表的藝匠和手工業者自然也同樣地不能單獨作這樣的鬥爭了。

○ 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集團

除勞工階級、城市和農村的資產階級、大地主殘餘、農民和手工業者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心力勞動者底特殊階級——知識分子集團。

我們能不能把知識分子羣看成特殊的、獨立的階級呢？有時「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確有人持這樣的觀點的，但是我們必須堅決地反對這種觀點。要知道：知識分子羣，就其階級性來說，並不是統一的。

工程師、技術家、農學家、獸醫、醫生等等，有的服務於城市工業，有的服務於農村經濟；他們在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和知識分子各階層底階級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律師或工程師和一個鄉村學校教師，兩者底階級性顯然是不同的。各個知識分子集團底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從事於心力勞動，「精神的生產」。但雖有這種一般的共同點，知識分子羣卻不是階級性統一的階級。知識分子羣在社會生產體系中並不佔據一定的地位。資本主義特別強烈地發展着勞心和勞力底對立性。我們知道勞工們被迫而終生從事體力勞動，把自己的發展知力底一切機會都埋沒了。但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內又存在着一個完全或差不多完全從事心力勞動的一羣人。

所以，知識分子羣在社會分工底體系中雖不佔據一定的嚴格的位置，它卻站定了勞心和勞力底對立局勢中的兩個極端之一。這個特殊的情形決定了知識分子羣這一社會集團底特點。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知識分子羣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如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不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在這點關係上講，如像技士一類的知識分子，即跟生產過程發生直接關係的知識分子集團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所處的地位是跟勞工階級一樣的。但是知識分子（特別是技術的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作用卻跟工人在生產中的作用完全對立。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是創造剩餘價值的直接生產者，而工程師、技士卻是生產中的指導者。工程師、農事家、和生產底指導者同時也擔任強制和監督工人之職司的。資本公司往往委託技術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代表去執行監督工人的職司。這樣看來，以資本公司代表底身分，以監工底身分，知識分子跟勞工階級顯然是對立的。知識分子所處的這種特殊地位——跟勞工階級對立同時在某種關係上又跟勞工階級一致——證明知識分子集團不是一個特殊的獨立的階級。

各種知識分子之不同的地位，決定了他們在社會財富中所佔份額之獲得方式和數量大小底互異。一部分下級知識分子是被資本所剝削的。這部分知識勞動者也跟工人一樣地替資本公司生產剩餘價值，如資本主義醫院中助理醫生，報紙托辣斯中的訪員和撰稿人，資本主義私立學校中的教員和其他訓練機關中的教導員等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羣知識分子所得的工資雖然比中等工人底工錢高些，可是他

們獲得社會財富一份的方法之經濟本質是跟工人一樣的。出賣自己勞動力——知識的和一部分肉體的勞動力——是他們底工資底來源。另一部分高級的知識分子，雖然也沒有生產手段底所有權，但因他們在生產中和社會生活中所處地位甚高，所以他們得着資本家底信任而代替資本來執行職司。因此高級的知識分子不懂得工資，而且還分潤着從工人身上所吸取的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直接或間接地通過社會來酬報產業中、出版界中和大學校中等的知識分子以豐厚的薪水。

最後，知識分子中間還有一個所謂「自由職業者」底階級（如醫師、律師、作家、藝人、畫家等等），他們是社會生產中的「手工業者」。他們都單獨地幹各自的行當，從他們所服務的那些人或機關方面取得報酬。在資本主義之下，這個知識分子集團所處的地位是跟小資產階級類同的。所以這個階級，正如全體小資產階級一樣，也經常地在起着分化。他們中間的一部分，逐漸地在擴大他們底行業：單獨掛牌行醫的醫師開起私人醫院來了，裏面也僱用着一些助理醫生，中下級的藥劑師和看護等；做律師和會計師的，開辦起律師和會計師底事務所來了；作家們辦起出版機關來了，諸如此類的情形是隨處可以看到的。另一部分自由職業者則愈弄愈窮，不斷地被迫走上出賣勞動力之一途。

知識分子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特殊狀況既如上述，那末就可以知道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了。

列寧會指明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羣「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的階級，因此也不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但同時假如以為知識分子在階級社會中是一個超階級的或無階級性的階級，這樣的設想也是不正確的。在階級社會中，沒有一個社會階級是站在階級和社會鬥爭以外的。知識分子羣也不能例外：某一知識分子集團是隸屬於這個或那個階級，要看它在社會生產中佔着何種地位，在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中起着何種作用和它底那些階級有一致的關係等等來確定的。

知識分子底命運總是跟他所服務的那個階級底命運密切地聯繫着的。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底代表們每每把知識分子了解為站在社會鬥爭之上的社會階級，因而他們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鬥爭中的「不偏私的裁判者」，持這種見解的俄國的「理論家」會舉出身於土地改良前的各個等級的俄國知識分子為例；他們確認這些知識分子是「無等級性的」，是站在狹窄的階級利益之上的。列寧為揭破這層迷網計，曾指出道：「我們應當把這種「無等級性的知識分子」底觀念，特別是他們底綱領，拿來跟俄國社會內諸階級底情況和利益作一比較纔行。」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俄國知識分子底見解實際上並沒有跳出他們所隸屬的那個階級底利益。列寧指示道：「無等級性絲毫也不消除知識分子底觀念底社會來歷。」

根據這種觀點，列寧就劃分知識分子爲布爾喬亞的、小布爾喬亞的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幾個階級。布爾喬亞知識分子是跟資產階級聯繫着並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列寧在何謂人民之友小冊子中寫道：「我們不能否認，俄國的大學和其他各種教育機關每年製造出大批這樣的「知識分子」來，他們只是在那裏找尋給他們飯碗的人。我們也不能否認，供養這個知識分子底所必需的經費，在現在的俄國只有布爾喬亞少數階級手裏纔有。難道因爲人民之友中說知識分子可以不替資產階級服務而俄國布爾喬亞知識分子階級就此消滅了嗎？是的，是會消滅的，假若俄國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不存在的話。」

在這段話當中，同時包含着兩個重要的論綱：第一，在資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知識分子底基本羣衆必然要替統治階級服務，因此它自身也是資產階級的。第二，這裏已經提出了勞工階級專政之下可能利用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羣的問題。

其次，社會中既存在着小資產階級，就不可避免地要形成這一社會階級底先進的思想者羣——小資產者的知識分子。例如俄國的民粹主義（*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便是小資產階級底思想。當時的知識分子比較得能够表達「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羣衆底利益」（列寧語）本身軟弱無力的小資產者的知識分子，常常以他們生存條件所繫的那個社會階級力量爲力量的。小資產階級在它底本性上常

常在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動搖着。小資產階級底這一社會本質就決定了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底行動綱領和方式。同時，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這種居中的、動搖的地位又產生了小布爾喬亞「民主派」底幻想，他們自以為站在階級和階級利益之上而以「全體社會」底名義說話的。

只有組織成爲一個獨立階級的勞工階級，創造它自己的政黨，把澈底革命的、革命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集合在自己的周圍，從自己的隊伍中組成一個勞工階級的知識分子羣。這個知識分子羣底生活和行動是整個兒地跟勞工階級底利益一致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革命社會主義的和勞工階級的知識分子底代表是職業的革命家；他們有的直接出身於勞工階級，有的是從別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那裏轉過到勞工階級隊伍裏來而變成這個新社會階級底思想家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直接出身於勞工階級隊伍的革命知識分子是很少的。只有極少數的工錢勞動者有受教育底機會和做勞心的工作。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把自己畢生活動都貢獻給工人運動。還有一部分被資產者收買去的，就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而背叛本階級底利益。例如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們、閣員老爺們、工會官僚們等等，就屬於後一類知識分子羣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除心力勞動者外，我們還可以找到一個跟布爾喬亞國家底生存相聯繫的社會

階級：如政府機關底公務員、官吏、警察等等。這些人底不同的地位，使他們有的接近小資產階級，有的接近中等資產階級，而大部分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底忠僕。

除這些階級和集團外，資本主義社會中還有一些階級；從它們底經濟地位上說，它們也不是獨立的社會羣，如像流氓無產階級（乞丐、妓女、竊賊、扒手等等）這類喪失了階級性的分子，便是。這些分子也是完全失去了生產手段底私有權的。他們被迫脫離了生產的生活，脫離了勞動的關係，他們是資本主義經濟之必然的產物。他們最不能够在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這些喪失階級性的分子往往成爲被資產階級利用來破壞革命的一種盲目的力量。

最後，我們要講一講蘇維埃條件下的知識分子問題。

前面已經說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直接出身於勞工階級隊伍的革命知識分子是很少的。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初，革命的知識分子，幫助勝利的勞工階級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集團，往往大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乃至地主貴族商人富農出身的。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雖亦有，但不能起決定的作用。在那個時候，在蘇維埃條件下的知識分子集團中，階級異己分子乃至危害分子，是頗不乏人的。十幾年前的勞動農民黨、實業黨、各種各樣的反革命集團，以及後來的托（托洛茨基）布（布哈林）等

政權和平共處。現在那些舊的知識分子，多半都衰老的衰老了，死亡的死亡了。此外還有第三部分的知識分子，是知識技能程度更差的下層知識大眾，他們在十月革命之後，很快地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面來擁護蘇維埃政權了。

這就是蘇維埃條件下舊的知識分子底分化和瓦解過程。

可是跟這種舊知識分子底分化和瓦解過程同時並進的，是新的蘇維埃知識分子底形成和發展底過程。幾十萬工農階級出身的（和知識勞動者隊伍裏出身的）青年，蘇維埃政府都給他們受中級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機會；他們畢業之後，都補充到知識分子底隊伍裏去了。這樣就使知識分子隊伍裏不斷地增添着大批的生力軍。他們彷彿把新的血液注入到知識分子集團裏去一樣。他們都是純潔的、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又積極地同化了一部分舊的知識分子。這麼一來，他們是依照着自己的形像，澈底改變了蘇聯知識分子集團底整個面貌。因為舊的知識分子的殘餘，已都在新的、蘇維埃的、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隊伍中溶解掉了。

這就是蘇維埃的新知識分子底形成和生長底過程。這也是今日蘇聯知識分子底新面目。

今日蘇聯的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的、勞動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不論從他們的社會出身上，從他們

的意識形態上，從他們的政治面貌上，他們都根本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同的。對於這種從勞動者家庭出身，受勞工階級社會主義教育底訓練和培養，和勞動人民站在一起，以及積極貢獻其知能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知識分子羣，是受着蘇維埃國家底全體勞動人民之愛護和尊敬的。

第六節 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及其形式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切社會階級中，只有勞工階級是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只有它，能够用革命的手段改變現存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資本主義社會底其他一切階級和集團，或是直接要求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或是因資本主義之發展而不成其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因而他們不能夠離開了勞工階級底領導而跟資本主義作獨立的革命鬥爭。只有勞工階級隨着大工業底發展而形成為一個強大的階級，它底階級利益是跟資產者羣底階級利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的。

在勞工階級跟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恩格斯和列寧會指出過，有三種基本的社會鬥爭底形式：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

資本家在他們對付勞工階級的社會鬥爭中，利用着一切經濟的統治權和國家機關底工具來壓榨勞工階級；而勞工階級底力量則在於它底有組織性、團結力和知道必須推翻現存生產方式的那種階級覺悟。資本家關於這些並不比工人們知道得少些。所以資本家要用種種手段不讓勞工大眾有組織和團結。爲要做到這一步，資本家不恤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直到國家的干預爲止。於是資產階級的政府禁止工人們組織工會，宣佈罷工爲非法，禁止勞工階級底政黨，把這類政黨驅迫到地下去（意即使之成爲非法的秘密組織——譯者）禁止和沒收勞工政黨底報紙等等措置都來了。

縱然用這一切手段來壓制勞工階級，可是勞工階級還是要組織工會，建立自己的政黨，創辦自己的報紙等等——在這樣的場合之下，資本家就除上述各種手段和措置外，又用一種分散工人階級力量底陰險手段，即收買一部分工人來從勞工組織內部起破壞作用。他們對於一部分熟練的高級工人付給優厚的工資，使這部分「貴族工人」替他們做走狗。資產階級此外又用政治收買底手段，就是給轉變到它那方面去的機會主義的工會領袖和政治領袖以國會議席、市政廳議席等。

機會主義者歪曲着社會鬥爭這一概念本身。他們想把勞工階級在社會鬥爭中的活動範圍只限於經濟鬥爭一種。例如俄國十九世紀九十年以來的「經濟主義」者認爲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任何衝突

——爲一圓中的五分大洋之爭——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鬥爭。「經濟主義」者只承認社會鬥爭底初級形態而不了解它跟高級形態之質的區別，這個高級形態便是政治鬥爭。同樣的，英國改良派的工聯主義者也認爲工人階級底鬥爭必須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爲限。他們根本否認工人階級跟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鬥爭之必然性，否認工人階級組織政黨之必要性。

列寧指出，這樣的社會鬥爭觀是自由主義的，而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自由主義的資產者都能容許工人大衆爲自己的局部要求而鬥爭，只要他們不把經濟鬥爭轉變爲政治鬥爭就行。

即使講到政治鬥爭時，機會主義者也只主張爲爭取細小的讓步而奮鬥——只主張爭取改良的鬥爭。在資本主義體系底範圍以內，社會民主派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鬥爭觀，因爲他們實際上否認革命的推翻資本底統治和破壞布爾喬亞國家機體之必要性，在勞工專政底時期，孟塞維克（或譯「少數主義者」，即俄國的機會主義者——譯者）變成了資本主義制度和布爾喬亞國家底積極的擁護者。

列寧說過：『自由主義者也願意承認政治領域內的社會鬥爭，不過附帶着一個條件，就是國家政權底制度不當包括在政治鬥爭範圍以內』（見列寧全集卷十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鬥爭觀必須包括勞工階級底政治組織（它底革命的政黨），它底革命鬥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消滅，布爾喬亞國

家底破壞——爲勞工的社會革命而鬥爭，爲勞工階級專政和科學社會主義而鬥爭。

革命的社會鬥爭之不可分離的條件就是革命的理論。『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列寧語）。

馬克思·列寧主義便是這樣的一種理論。這一理論直接發生於革命鬥爭底實踐；這種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經驗，是一切過去的科學知識之根據辯證法唯物論的改造底結果。沒有正確的理論，革命運動就會失去『自信心，方針底力量和對周圍所發生的事變底內部聯系底理解。』只有革命的理論能够幫助我們底實踐去『了解不僅現時各階級如何與向何處變動，而且了解它們在最近的將來要如何與向何處變動』（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

勞工階級底社會鬥爭之必要的組成部分和形式是它在理論領域、思想領域內的鬥爭，——也就是思想鬥爭。這種鬥爭是清洗勞工階級之社會意識，清洗它底階級觀念形態和免除它受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意識之支配影響的一種鬥爭。諸凡革命的工人階級和政黨所做的宣傳、鼓動、報紙、理論教育等等，都屬於這一鬥爭的。

第七節 布爾喬亞國家

勞工階級在自己的鬥爭中不但應當克服統治階級之經濟的榨取，而且還要克服他們藉布爾喬亞國家機關底力量來實現的政治的壓迫。布爾喬亞國家是資產階級用來鎮壓勞工階級底反抗的特殊機關。

資產階級利用着國家機關以實行其本階級底專政——經濟的和政治的統治。在布爾喬亞社會中，資產階級底專政視社會鬥爭之性質而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從布爾喬亞民主制起到帝國主義和勞工革命時期的法西斯獨裁爲止。

布爾喬亞民主主義之特點就是國家對於一切公民之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實上卻是少數對多數的統治，資產者對勞工階級和一切勞動大眾的統治。議會制度、全民選舉權、集會、出版、言論等自由，——所有這一切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底標徵，使每一個布爾喬亞社會底成員變成「自由」、「平等」的公民的各種原則，實際上都是適應資產階級之利益的。

議會制度和布爾喬亞選舉法，在布爾喬亞出版「自由」底條件之下和經過布爾喬亞學校教育和

教堂底欺騙和麻醉之後，就完全能保證資產階級選出它所需要的「國民代表」來。議會制度替資產階級所做的事情是讓勞工大眾一年一度或三年一度地表示他們底意見。關於根據全民選舉法選出來的。那一個統治階級中的人要來鎮壓和壓榨工人大衆的意見。這便是布爾喬亞議會制度底實質。

布爾喬亞民主政治底另一個特點就是把政權劃分爲立法（即國會所執行之任務）、行政和司法三大部分。可是實際上國會（或議會）中僅僅作有特殊目的的空談。真實的國家大事卻都在議會幕後決定着，進行着：在閣員們底事務廳中，在參謀本部中，在銀行經理室裏，在交易所和托辣斯裏決定和執行的。而且在政府機關中資產階級底意志之直接的執行者，不一定要資本家親自出馬來擔任的。尤其是因爲在布爾喬亞國家中資本家往往用直接收買國家機關官吏和國會議員的方法，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給個別的政府要人以企業中、銀行中和托辣斯中的收入優厚的位置，這便是直接收買底具體表現。

資產階級和社會法西主義者把布爾喬亞民主制解釋成永久的公平制度，大多數人底權利和意志底實現。列寧答復這種見解說，「一般的」民主制是沒有的，現存的民主制是布爾喬亞民主制，而布爾喬亞民主制是一種特殊的國家形式——一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形式，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形式。這便是正確的馬列主義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觀。

那末這是不是說，國家底形式是專制主義的帝制或布爾喬亞的民主共和國，對於勞工階級就沒有區別了呢？不，在社會鬥爭底某一時期存在着何種國家形式，這對於勞工階級並非無所區別的。譬如說，假若現存的國家形式是專制的帝制，那末這就表示封建集團還強有力，還握着政權。因此勞工階級就不得不跟資產階級作鬥爭，而且還得跟封建殘餘和專制制度作鬥爭。

可是假如布爾喬亞民主共和國業已鞏固的話，那末勞工和資產兩階級底矛盾就取所謂純粹的形態表現出來了。他們中間的鬥爭已不混雜着反封建和反帝制的鬥爭了。因此，在布爾喬亞民主共和國，勞工階級及其政黨應當利用布爾喬亞全民選舉制作為動員勞動大眾底手段之一。當勞工大眾投票擁護革命的勞工政黨的時候，這就表示他們已經覺悟到推翻現存布爾喬亞國家底必要性。除此以外，勞工階級從全民選舉制中就不能再獲得一點點。恩格斯曾公開地說過，全民選舉「祇是工人階級成熟程度底一種測驗。它不能再多給一點，而且在當今的國家中也永遠不會多給一點」（見家庭與私有財產之起源）。

然而反對勞工階級專政的社會法西主義者，卻想灌輸工人階級一種思想，他們說勞工大眾利用全民選舉制，可以藉和平投票底方法取得政權。因而社會法西主義者就肯定說，任何的暴力革命都是不需

要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它發展底早期階段上就排斥這種機會主義的見解——以爲勞工階級可以用和平方式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實踐證明了馬·列理論底正確性：只有用革命的方式纔有毀滅資本主義的可能和必然。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舉英國麥唐納底「工人」政府爲例來作證明。這個政府實質上跟任何布爾喬亞政府都沒有區別，因爲它底全部國策目的都在維護資本底利益和鎮壓勞工階級和殖民地民族，所以資本家往往容許所謂「工人」政府或社會法西主義政府底存在，他們總是願意把社會法西主義者吸收到布爾喬亞政府中去，利用他們，經過他們底手來實現自己的政策。然而假使這種的「社會主義政府」或「工人」政府或個別的社會法西派的閣員，偶然有了眞眞觸犯着資本底重要利益的行動的話，資產階級就馬上要驅除這個政府和請這樣的閣員滾蛋了。

資本家在布爾喬亞國家中的統治權不但由國會制來支持它，而且還有各種實力的工具——如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等——來支持它呢。所有這些組織都操在統治階級或奉承資產階級意旨的官吏們手中。

布爾喬亞國家中的出版自由，祇是對於資產階級，對於少數人的自由。勞工階級手中既無自己的印

刷所、報紙、雜誌等等，所有在布爾喬亞國家中，他們底出版自由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至於布爾喬亞國家（縱然掛着「出版自由」底招牌）底沒收和封禁革命出版品這種事實，更暴露了布爾喬亞國家中「出版自由」底真面目。以上所說關於出版自由的話，對於集會等「自由」也都適用的。所謂集會「自由」事實上是派武裝軍警來封閉會所和解散集會的自由！

這樣看來，全民選舉制，議會制，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所有這一切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底表現形式，都是用來支持資產階級之統治，即極少數人之統治的。由此可以明白，所謂布爾喬亞民主制也不過是資產階級專政底一種國家形式而已。

所以以推翻資本主義爲己任的勞工階級，必須破壞舊的國家機體而用新的來替代它，用勞工階級專政來代替資產者底專政。

資產階級於奪取政權以後，就需要國家機關來鎮壓和壓榨勞動大眾。舊的封建的國家機關大體上對於它是適用的。資產階級只是相當地改變了它底形態，使之適應於自己的統治條件，但是國家之爲鎮壓被剝削大眾的機體，其一切特質則均爲資產階級所保持。

勞工階級之奪取政權，目的在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爲了這個目的，舊的國家機體就完全不適

用了。所以勞工階級於取得國家政權之後，就不能單祇改良現存的、舊的國家機體。勞工階級必須破壞和毀滅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而另行創造一個新的勞工階級的國家。

因此列寧說（他只是發展馬恩兩氏底學說）一切過去的革命都只是改良國家機體，但是應當破壞它、毀滅它。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中一個主要的、基本的結論。

「革命底任務並不在使新的階級利用舊的國家機體來實施統治和管理，而在於根本破壞這一機體而用新創的機體來實施統治和管理」（見國家與革命）

第八節 評各派國家觀

關於對布爾喬亞國家的態度問題，馬列主義很早就做了反社會民主派的機會主義和反無政府主義的鬥爭。社會法西主義者（即現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底特色就是他們迷信地崇拜布爾喬亞國家。他們把國家了解為階級協作底產物，了解為懸在社會鬥爭之上的、超階級的、自由自在的組織。社會法西派孔諾夫竟重復黑格爾的國家論，把國家解作「理性的機體」。在俄國的作品中，普列漢諾夫和托洛茨基也發揮了類似的超階級的、唯心的國家論。

社會法西主義者這樣地設想着，他們以為勞工階級可以藉和平的全民投票來取得政權，使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受勞工階級底支配，並利用它來滿足自己的利益。

社會民主派關於利用布爾喬亞國家底理論，顯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論底歪曲，它根本否定了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中的一個基本論綱：布爾喬亞國家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工具。

列寧在其國家與革命中指出，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尙在大戰以前對於國家問題的曲解是何等地嚴重。列寧在一部批判考茨基的專著勞工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中指出，考茨基在背棄馬克思主義這一點上，着實超過了柏恩斯坦。考茨基需要曲解馬克思底一個直白明顯的指示；照考氏底意思以為彷彿馬克思所說的勞工階級專政不是解說「統治底形式」而是解說一種「狀態」；這種政治的「狀態」在勞工階級用和平的手段在現存布爾喬亞國家中取得政權的時候，就要實現出來。列寧指明了這種劃分勞工階級專政為「統治形式」和「狀態的」見解底全部政治的和理論的混沌性。列寧指明第二國際一切機會主義者（連考茨基在內）一貫地忽略和抹煞馬克思底一個重要的論綱：必須破壞和毀滅布爾喬亞的國家機體。考茨基在這個問題上簡直完全暴露了他底欺詐勾當。

在考氏一部晚近的著作唯物史觀中，他企圖從他所站的一個不妥當的立場上「拔回來。」在那部

書裏他向讀者「證明」彷彿馬克思所主張破壞的，不是布爾喬亞國家本身，而只是它底特殊的形式，即官僚主義、軍閥制度的國家形式。考茨基寫道：「馬克思所指的不是國家而是官僚軍閥制的機體，因而只是國家底特殊形式、軍閥官僚的帝制形式」（見考氏著唯物史觀頁五一）。

考茨基這裏堅持着國家機體底形式，跟它底階級內容相脫離的觀點。考茨基這種曲解之政治的意義是這樣：既然馬克思底意思彷彿只要破壞軍閥官僚性的國家機體，那末自然不可以破壞布爾喬亞民主共和制底國家機體了。

這裏考茨基也歪曲了馬克思底意思。考茨基以為所要「破壞」的只是軍事官僚主義的國家形式，然而馬克思在拿破崙勃魯梅爾十八日政變記裏卻明明白白指出，說要一般地破壞布爾喬亞國家機體，毀滅布爾喬亞議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底見解，則與社會機會主義和社會法西主義派相反。無政府主義者主張消滅一切國家，他們根本不承認在過渡時期有建立新國家底必要，建立勞工階級的國家之必要。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國家問題上的意見底區別，略述如下。

無政府主義者所談的是國家底破裂，而且是一切國家底破裂。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則謂必須毀滅，破

壞舊的布爾喬亞的國家機體。革命社會主義者跟無政府主義者不同，他們認為國家底完全消滅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在階級消滅之後，只有在建立了勞工專政底國家和建設社會主義之後，纔逐漸地會使國家自行死滅。無政府主義者不了解這一個消滅國家底實在的基本的條件。他們在自己的理論作品中主張「不在今天便在明天」馬上實現國家底破裂。可是實際上他們卻每每做了布爾喬亞制度底支柱之一（例如今日西班牙底無政府主義者）。

科學社會主義者跟無政府主義者不同，他們認為勞工階級奪取了政權和破壞了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以後，它就應當建立新的國家機體。勞工階級需要新的國家機體，為的是：（一）要鎮壓剝削者鞏底反抗，（二）要抵禦國際資產階級對勞工專政國家的進攻，（三）要把貧農中農大眾在勞工階級領導之下組織起來，（四）要建設完整的社會主義消滅階級並為國家底完全死滅創造各種經濟的前提。

這就是社會發展過程底辯證法：為着真實的消滅一切國家而需要一種新形式底國家。勞工階級專政底國家，需要鞏固勞工階級底國家；後者創造了消滅階級底各種條件，同時就造成了自身死滅底必要前提。勞工階級國家是勞工階級鎮壓剝削階級的機關，但勞工國家之政策是在於消滅一切階級。隨着一切階級底消滅，在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建立起來而勞工國家抵禦外侮的必要消失了之後，由於生

產力猛烈的發展而實現了「各取所需」底原則之後，——到了那時國家就死滅了。勞工國家跟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體不同，後者是被勞工階級所破壞或粉碎的（然後代之以新的勞工國家），前者卻是自行死滅。

但是這裏還得補充一點，上面所說「……實現了「各取所需」的原則之後，國家就死滅了」云云，是以全世界或大多數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爲前提的。到那時候，實行共產主義的那個國家已不爲資本主義世界所包圍，而爲社會主義世界包圍着的時候，國家才會自然而然地死滅。不然的話，勝利的共產主義國家，爲了要防禦外來的資本主義國家底進攻，它的國家機構不但不能任其死滅，而且還是有加強之必要的。

無政府主義者不了解這種社會過程底辯證法，關於用什麼來代替舊的國家機體的問題，他們底觀念是極模糊的。無政府主義者否定勞工專政底國家，他們在「超革命的」語調掩蓋之下來宣揚實質上反動的觀念；他們底觀念是解除勞工階級武裝的觀念。無政府主義者既否認勞工專政國家關於消滅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底作用和意義，他們就無異企圖解除勞工階級底武裝，所以客觀上他們站在剝削階級方面了。

其次，革命的科學社會主義者又主張勞工階級利用現代布爾喬亞國家底一切措置（布爾喬亞選舉制，布爾喬亞國會等）以準備革命。所以在布爾喬亞革命階段上，他們要作反對封建國家制度殘餘的鬥爭，他們要爲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無政府主義者則不承認勞工階級利用布爾喬亞國家底一切可能。

除社會法西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兩種錯誤的國家觀念外，革命社會主義者還應跟勞工階級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傾向作堅決的鬥爭。

例如布哈林還在他活動底初期中就在國家問題上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一九一六年他在青年國際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了革命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底區別。布哈林認爲兩者底區別是：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要想組織一集中的、技術上進步的、新的社會生產。而無政府主義者則企圖組織一渙散的（不集中的）因而技術上落後的生產。這樣，布哈林完全忽視了革命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底主要區別，即他們對於過渡時期國家之不同的見解。此外布哈林在那篇論文中還公然表示了「原則上仇視國家」底態度，即仇視一切國家底態度；這樣，他簡直跟無政府主義者完全同調了。他擁護無政府主義者底國家破裂論，跟馬列主義的布爾喬亞國家底毀壞論相對抗。

到一九二四年，在另外一篇論國家的文章中，布哈林又犯了同樣的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參閱一九

二四年的革命和法權。布哈林在給列寧底國家與革命一書所寫的書評中，也顯然沒有估計到勞工階級專政之經濟和政治的任務。在一九一九年布氏所發表的勞工專政論和國家總論等論文中，也重復了類似的見解。在那裏布哈林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過渡時期國家（即勞工專政國家）對於準備國家死滅之作用與意義。同時布哈林又確定過渡時期國家之必要性不產生於建設社會主義之內部的必要性，而由於外部敵人帝國主義國家之存在所促成的。

布哈林又「忘記」了勞工國家是蘇維埃體系中勞工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大眾底組織者。這一種意義到後來，布哈林底這些錯誤很明顯地表現着右傾機會主義的性質。在他底歷史唯物論中，他是機械地理解着國家，把國家解作諸階級間的均衡底補助條件，解作階級社會底「維護者」。在克服資產階級之後，照布哈林底見解，勞工國家就變成維持「公民和平」底工具，實施階級合作底工具了。

布哈林底國家論不可避免地要解除勞工階級跟富農作鬥爭的武裝，後來他又以「富農和平生長成爲社會主義分子」底理論來補充這種國家論。這樣看來，可知布哈林先前關於國家問題的無政府主義錯誤，是跟後來他在農業集體化和過渡時期內社會鬭爭等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見解密切地聯繫着的。托洛茨基底國家觀是澈頭澈尾唯心的。托氏底國家論底要義是說國家之發生和發展並非不可調

和的社會衝突底產物，而是國家抵禦較強的隣國之自衛的必要性所促成的。在托洛茨基看來，並非社會鬥爭決定國家底發展，而國家本身就是在社會之上的一個獨立存立的組織。這種觀點表現得最明顯的，便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書中托氏對於俄羅斯國家所發揮的見解（這是接近普列漢諾夫底觀點的一種見解）。在那裏，托氏跟普列漢諾夫一樣，他拿外部的地理環境底條件來解釋俄國底社會發展過程。「地理傾向」便是托洛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底超階級的國家論底特點。

除地理環境外，托洛茨基認為在俄國專制制度發展中，另一種外部力量——俄國跟別的國家的國際關係——也起着決定的作用。托氏底意思以為西歐更發展的社會關係和國家關係「壓迫着」俄國的社會生活。「在國際商業發展較弱的情形之下，國際的軍事關係就發生決定的作用了。歐洲的社會影響首先就是經過軍事技術表現出來的」（見托著一九〇五年）。

但是爲了工業和技術底發展，就需要大宗款資。這些款資國家不但必須從農民身上去搜括，而且也得從統治階級方面去勒索。「國家用要求、恐嚇、誘惑、強迫各種手段軟硬兼施，藉此從商人和僧院方面搜括大批款資。於是農民逃跑了，商人僑居到外國去了。」（同上）

這樣看來，托洛茨基底意見，國家是防禦外侮的一種超階級的力量，它對於被壓迫階級和統治階

級一樣地要勒索和壓榨的。

「而且國家愈是集權的和不依賴統治階級的，它就愈快地變爲站在社會之上的獨立組織」（同上）。上述托洛茨基底國家觀並不單指俄羅斯國家而言的。他認爲「在相當程度內，以上所說各點當然適用於其他歐洲諸國的。」

托洛茨基之需要唯心的、超階級的國家論，是爲着要拿托洛茨基的口號——「沒有沙皇，而政府是工人的——」來對抗列寧的革命的工農民主專政底口號。實際上，托氏底這個口號和他關於國家的一般觀念（即以國家爲「超階級的獨立組織」之觀念）是跟他底忽視俄國歷史發展中的農民底作用、跟他底官僚主義和行政主義的傾向，以及跟他底不了解勞工專政爲勞工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合底形式——跟他這種種錯誤見解有密切聯繫的。

今日勞工政黨中的「左」翼機會主義者，也多少接受了托氏底這種唯心的國家觀，因爲他們也迷於官僚主義和行政主義的手段（例如主張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強迫實行農村經濟集體化）也企圖跳越國家死滅底各個必經階段等等。

第九節 帝國主義時代底社會鬥爭

在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級上，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過渡到現今的帝國主義階段之後，社會底劃分為兩大陣營，更其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在一個極端上逐漸集中着剝削者底全部財富，在另一個極端上則出現着資本主義剝削和貧困底一切慘狀。

在帝國主義時代，統治階級底一切派別日益團結起來對付進展中的勞工革命。同時勞工大眾則日趨強烈地不復反抗個別的資本家而要反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布爾喬亞國家本身了。而且在反帝鬥爭底總陣線中還參加了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底獨立解放運動。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和殖民地底農民大眾底革命解放運動，把這種大眾轉變為勞工社會革命底後備隊了。

在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間的矛盾極度尖銳化底局勢上，國家的政權就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了。國家政權日益濃厚地表現着資產階級公開專政底性質。這一專政底最標本式的表現便是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主義國家。

我們前面已經說明，在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帝國主義本身底內部矛盾。

使戰爭成爲必然的事。所以在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各國底軍備愈來愈強大，它們在軍隊上的消費也愈來愈浩大。戰爭之後的和平時期只不過是新的戰爭底準備時期而已，浩大的軍費重擔整個兒地落在勞工大衆底肩膀上，落在勞動農民和小資產雇員大衆底肩膀上。國家的捐稅一天天地加重起來，失業底救濟金則一天天地縮小下去。這樣，除勞工階級本來所受的剝削外，現在又加上了軍國主義所賜與他們的重荷。於是社會矛盾底尖銳化，就達到了極端的地步。但隨着社會矛盾底尖銳化和社會劃分爲日益明顯的兩大陣營，同時卻又在工人階級上層中造成了機會主義發展底經濟基礎。

帝國主義藉掠奪殖民地以達到壟斷的高度利潤。這樣一來，帝國主義國家底壟斷資產階級就可以利用超額利潤來收買一部分上層工人。這種靠掠奪殖民地得來的超額利潤便是產生機會主義底經濟基礎。這樣，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就在這種上層工人中造成了機會主義的階級，後者底命運是維繫在資產階級底生存上的。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第二國際底變節，便是這種機會主義底發展所促成的。當時隸屬於第二國際的西歐各國底社會民主黨人都投票贊成軍事借款，都主張爲「自己的資產階級」底勝利而奮鬥。財政資本利用着自己在經濟上的權力，不但把中小資產者羣都置諸自己的影響之下，而且連最小最起

碼的產業主和小本經營者，也都得受它底擺佈。帝國主義的思想也深入到工人階級底熟練的上層階級意識中去，深入到所謂工人貴族底意識中去。在職工運動底上層階級中，機會主義也在發展起來。在這種上層集團中，脫離了生產和受不到工人階級之苦痛的工會領袖，都變成工會官僚了。同時機會主義底思想也闖進到勞工政黨底隊伍中去；它促成了社會民主派和布爾喬亞國家底「聯姻」。社會民主黨底領導幹部和被帝國主義收買的工會官僚，都變成「把布爾喬亞影響傳給勞工階級的直接傳導者和資本主義制度之可靠的支撐者了。」

然而社會民主黨對於勞工階級的這種直接的變節，同時也促成了另一結果：就是勞工階級因而日益衆多的脫離了業已轉變為社會法西派的機會主義者底領導和影響。

帝國主義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引起了各國生產力極度的破壞。它毀滅了巨量的生產手段和活的勞動力，促成了廣大的人民大眾底破產，把不可估計的無限重擔放到工人、農民和殖民地民族底肩膀上去。它不可避免地激化了社會鬥爭，後者往往轉變成爲隱藏的大衆革命活動和國內戰爭。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奠定了國際勞工革命底基礎，揭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底整個時代底序幕。

帝國主義使社會矛盾發展到了極端尖銳的地步。上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許多國家中的革命刺激着資產階級去採取暴力壓迫勞工階級底新方法。布爾喬亞專政底舊形式（議會制度）已在勞工大衆面前被揭破了。因而資產階級就採取直接專政底方法——法西斯制度。但是法西斯制度並不是什麼新的國家範型（type）；它祇是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專政形式之一。我們不能把法西斯制和布爾喬亞民主制當作兩種原則上不同的制度對立起來。法西斯主義的布爾喬亞專政也是用「全民觀念」掩飾着的。同時，資產階級往往利用小資產者和知識分子大衆底不滿和貧乏，藉社會蠱惑（Social Temptation）的宣傳來吸引這批大衆到法西斯主義運動和法西斯主義組織中去。有時法西斯主義也闖進工人隊伍中來，利用它裏面最落後最糊塗的那些分子。法西斯主義底基本任務是在破壞爲勞工階級之先鋒隊的革命勞工政黨，亦即所以消滅進展中的革命運動。

在當今的時期，階級對抗階級底形勢已達到空前嚴重的地步。在極度深刻和劇烈的經濟危機影響之下（這種危機正在發展成爲革命的危機）全世界的社會鬥爭異常地激化起來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節節勝利給全世界被壓迫大衆以莫大的革命影響。資產階級企圖把經濟危機底一切重荷都轉嫁到勞動大衆肩膀上去，力圖加強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蘇聯的戰爭準備——想藉此來從危機中找尋自

已的出路。因此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鬥爭就異常地尖銳化；被壓迫的勞動大眾拚命地要從危機中爭取革命的出路。這種出路不僅在於推翻資產階級底統治，而且在於跟社會主義的蘇聯合作，共同創造一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大聯邦。這兩種任務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繫。

世界經濟危機更加促進了工人階級底革命化，增強了廣大的手工業者、小資產知識勞動者、公私機關雇員和鄉村農民大眾對現狀的不滿情緒，在世界經濟危機不斷加深底條件之下，社會鬥爭空前的尖銳化，在勞動大眾面前就提出了兩條道路，任他們自己選擇：『或者是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勞工階級專政；或者是永遠陷於經濟和政治的奴隸地位，或者是根本剷除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或者是殖民地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或者是民族間的真正和平和友愛；或者是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和危機，或者是永遠消除無政府性和經濟危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

第十節 反馬克思派的階級論

前面所解明的馬克思派的階級論指出：階級是歷史發展底一定階段上的產物，階級底發生是物質生產力底發展所決定的，而同一物質生產力底發展，勞工階級底革命鬥爭和由此鬥爭所建立的勞工階

級專政，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就必然要促成階級本身底消滅。然而，我們前面也已指明，資產階級的學者卻偏要說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階級底劃分是永久的和「自然的」現象。爲要「證實」這一點，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就提出了各種理論來：社會機體中「有機的」分工論呀，特權階級底統治係由它們底「天賦才能」所造成的理論呀等等。

在各種布爾喬亞理論中，最有勢力的一種就是所謂強力論。這個理論解釋階級底發生並非由於物質生產力底發展，而由於政治的強力。由於一民族征服別一民族或一種族征服別一種族所促成的。例如杜林 (Dühring) 認爲『政治關係底形式構成了歷史底基礎，經濟的關係卻只是被產出的現象或個別の場合，因而它始終是次要的因素。』因此，照杜林底意見，政治的強力，一種人對別一種人的奴役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的剝削底基礎。

恩格斯反對杜林底意見，他指出只有在社會勞動生產率業已發達的時候，剩餘生產品業已存在的時候，政治的強力纔有發生的可能。沒有這種經濟的因素，光光的強力就失去了一切意味。在強佔他人底勞動和財產底可能性發生以前，必需存在着分配中的不平等。退一步說，強力所能做得到重分的，只是經濟上已經存在着的東西。恩氏說：「在奴隸制成爲可能以前，必需先有生產發展底一定程度和分配中的

某種不平等情形」（見恩氏著反杜林論）

可是私有財產底出現是在生產力發展底基礎上發生的。所以階級底產生必由於生產力和私有財產底發展。由於階級的不平等底發展，就發生了政治的不平等和強力。但是布爾喬亞的「強力論」卻認定歷史發展底發動力不是物質生產力而是政治的機構。實際上這種理論僅僅是「強姦」了歷史發展底真實過程，顛倒了階級發生之實在的歷史過程，給了一個唯心的歷史觀。

然而在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中間，我們也可以見到許許多多歪曲馬列主義的階級論。所有這一切歪曲馬列主義的理論，不論它們底派別如何繁複，可是它們卻有一個共同的見地：它們都抹煞了勞工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社會鬥爭之不可調和性，因而就否定勞工階級底專政。

從大體的要點上講，這些理論可以約略劃分爲兩大類：（一）分配的階級論和（二）技術組織的階級論。

分配的階級論中最庸俗的一派，認定某人之隸屬於這個或那個階級，是完全看他收入底多寡來決定的。根據這一「數量觀」底解釋，那末勞工階級中也可以依其收入之多寡而劃分出幾個階級來了。同樣的，資產階級中也照樣可以分爲幾個階級。這一理論底缺乏科學性是十二分明顯的。這個理論對於勞

工階級之政治的害處就在它能够分裂工人階級底統一而模糊勞資間的矛盾。

在階級底界說中，比較精巧的一派馬克思主義底修正學說，要算以收入來源爲形成階級之基因的。那派「分配論」了。著名的社會法西主義大理論家考茨基底階級論就帶着這樣的性質，尙在一九〇三年時，考茨基就認爲收入來源底共同和由此產生的利益和矛盾底共同，是這個或那個階級底形成基因。在考氏所著之階級利益——特殊利益——一般利益中，他解釋階級之意義如下：「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各個階級是怎樣形成的：不僅是收入來源底共同性，而且是由此產生的利益底共同性和對於別的階級的利害矛盾底共同性，諸階級中的每一個都想減少別個階級底收入來源而擴大自己的。」這樣，考茨基認定收入來源底共同性和各階級爲爭奪這些來源的鬥爭是階級底形成要素，他忘記了收入來源底共同性本身是人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和人們在一定的歷史的生產體系中所佔的一定的地位所決定的。

只要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可以了解考茨基底見地底錯誤。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於是從資本家那裏領得了工資。可是一個替同一資本家畫廣告畫的藝術家，也可以從這個資本家方面領得工資。這樣，工人和藝術家同樣地出賣勞動力，同樣地收入工資；然而前者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底基本

階級之一的勞工階級，後者卻屬於知識階層——中間階層。在工廠裏做工的工人和替資本家畫廣告的藝術家或在同一工廠底事務所中供職的會計員——他們中間的共同點何在呢？他們底共同點是：兩者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和工作，兩者都是沒有生產手段的，兩者有着同一的收入來源——出賣勞動力（體力和知力）。那末他們中間的區別又何在呢？區別是在：工人直接在「車間」裏從事生產工作，創造剩餘價值，在生產過程中佔據一定的地位，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執行着跟藝術家或會計員不同的任務。資本家從工人階級身上要盡一切可能地來榨取的，而對於工廠底管理人員和事務人員則往往寬容優待。

考茨基根據收入來源來給社會下界說，結果就抹煞了勞工階級和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和雇員底基本區別。此外，在下階級底界說時，拋棄了它底主要特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佔的位置和對資本主義生產手段的關係——這樣考茨基就機會主義地抹煞了工人階級底基本任務——消滅資本主義的私產制。

此外，考茨基又以爲各種不同的社會利益，並非都是階級利益。考茨基說：「任何社會中各種現存階級利益底總和還不是它裏面所有的一切社會利益底總和。藝術的、科學的利益，以及兩性的利益等等，都

往往不是階級利益』（見考氏著階級利益論）。因此，考氏認為政黨不應以維護階級利益為限。除階級利益外，照考氏底意見，黨還應當維護所謂社會的一般利益。在這一著作中，我們已可看出考茨基未來的社會帝國主義底理論根源，他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所發揮的保護「祖國」——「社會利益」所寄托的布爾喬亞「祖國」——的觀念。

在他最後的一部著作唯物史觀中，考茨基覺得他底分配觀的階級論有「補充」的必要。他底「補充」就是確定各階級間生產手段分配這一點，這是他跟布哈林相反的地方。

考茨基寫道：「社會之劃分為互相敵對的階級，不從生產者之劃分為指揮者和執行者時起，而是從社會成員之劃分為生產手段領有者與不領有者之時開始的。階級形成底問題就是生產手段底領有問題，同時也是靠這些手段生產出來的生產品底領有問題」（見考氏著唯物史觀）。

可是，着重地指出了生產手段分配底意義，考茨基只是抹煞了他自己的分配論底布爾喬亞性。他仍像從前一樣，把某一階級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跟生產手段底分配脫離開來，而我們知道某階級在勞動組織中的作用和它對生產手段的關係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性決定了該階級在歷史地一定的生產體系中的位置。

同時，考茨基在階級和國家底發生問題上又完全跟馬克思主義斷絕了關係。恩格斯所發揮關於階級和國家之發生的科學觀念，考茨基認為只是一種「假設」，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專門闢出一章來批判「恩格斯底假設」。這一批判底結果，考茨基竟落到資產階級的「強力論」立場上去了。根據考茨基底見解，我們不能根據公社底內部發展來解釋階級底發生或社會分化底發生。階級之發生乃由於一個公社跟另一公社底軍事衝突和軍事征服與奴役。「公社內部底分化並不發生於分工底發展而是一個公社跟另一公社衝突底結果。我們不能只根據某一公社底內部發展來解釋社會分化的」（同上）。『爲要說明公社內部底分化，我們不能不越出各個單獨的公社界限以外去找尋原因。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我們纔能找出階級劃分底根芽來』（同上）。考茨基得出結論說，階級的劃分（階級底發生）貧困、剝削等現象，在愛爾蘭和東印度，都是『由外來的征討者施之於土人的強力政策所造成的。』同樣的，在考茨基底見解中，國家底發生亦是由外族底征服所促成；假如一個比較好戰鬥的種族進攻另一個種族而征服之，結果國家底萌芽就發生了。因爲戰勝的那個種族，爲鞏固它底勝利計，它就組織一種鎮壓被征服者的機關，這就是國家底起源。這樣，照考茨基底意見，國家發生底原因是在於種族底戰勝，是外來的強力。

第二國際底另一位理論家孔諾夫認爲分配觀的階級論是不正確的。但是他也一樣地企圖抹煞階

級底區別和階級互相間的矛盾。在孔諾夫底階級界說中，首要的一點是每一階級中的共同利益。但是孔諾夫底意思跟考茨基底意思一樣，所謂共同利益當然是指全社會所共同的利益而言，「因為假如社會沒有某種秩序，社會中的共同生活和行動就變成不可能，因此一切社會成員，既一般地否定一切社會組織，就都願意維護這樣的秩序」（見孔氏著馬克思的歷史過程論）。照這樣說來，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底「秩序」不但資產階級願意，而且連勞工階級都高興的！

據孔諾夫說：「馬克思並不爭議社會內部各階級利益之有機性的團結這回事」（同上）。例如，孔諾夫說，社會全體都贊成禁止和預防殺害，這便是人人共同的要求。但是這裏孔諾夫卻完全忽略了整萬在工廠裏做苦工的無產者每天每小時在那裏慢性的被殺害，忽略了失業軍中大批死於飢餓的事實，忽略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便是實行大批殺害的組織或體系。關於這一切，孔諾夫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而把讀者底注意力轉移到另一方面——「道德」領域方面去。

勞工階級願意不願意保持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和保持維護這個體系的國家呢？社會法西主義者 | 諾夫認為「工人階級極端地願意有國家機關，願意有國家的經濟政策和國家底文化發展的」（同上）。依據孔諾夫底觀點，單靠利用議會制度方法，社會鬥爭也可以很好地進行着的，而「使用粗暴的力

量並不是社會鬥爭之必需的條件。」做資產階級代理人的孔諾夫企圖把「社會鬥爭」限制在現存的資本主義框子以內，「社會鬥爭」不要越出資本主義底界限以外，——這便是孔諾夫底學說底真諦。但是根據馬克思底理論則社會鬥爭必須越出舊的經濟形態（經濟組織）底界限以外，以創造一新社會。這便是社會鬥爭學說之革命的內容。機會主義者（即今日的社會法西主義者）竭力地想摧殘這一革命的內容而圖另創一種「社會鬥爭」底理論，說「社會鬥爭」不應當越出資本主義形態底界限以外。爲着同樣的目的，孔諾夫又把無產者羣（即產業勞工階級）跟流氓無產者羣混同起來了。可是我們知道，流氓無產者是跟小資產者一樣地缺少革命性的。孔諾夫甚至於說出無產者和工人不是相同的話來，依孔諾夫底見解，屬於無產階級的，不祇是各類各級的工人，而且還有衣不蔽體的窮貴族，一貧如洗的過去的工廠主，空無所有的起碼官吏，收入菲薄的小職員和失了業的藝術家和作家，就是所謂「知識無產階級」。但是所有這一切「無產者」，照孔諾夫底意見，都不屬於工人階級的。在另一方面，孔諾夫認爲所得工資相當高的熟練工人卻不是無產者羣。

這樣，孔諾夫底意思是要劃分「工人」和「無產者」兩個階級，他這種劃分所根據的原則是：有產抑無產，收入優厚抑菲薄。孔諾夫口頭上雖表示跟分配論沒有關係，實際上他卻依然站在同樣的見地上，

——根據收入底大小來劃分階級。

孔諾夫這種新發明理論底社會階級意義是十分明顯的：資產階級當然需要分散工人底階級團結的。爲着這個目的，所以資產階級竭力企圖把熟練工人跟不熟練工人和失業工人分離開來，爲着這個資產階級就設法收買工人階級底上層，付給以較高的工資（自然是靠殖民地的掠奪來償付的）藉此以造成一工人貴族階級。這便是資本主義的實踐。孔諾夫想對這一實踐打定一個理論基礎；這樣，資產者羣底實踐就跟社會法西主義的理論打成一片了。

分配觀的階級論只注重於階級定義底一個要素（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而且把這個要素解釋成簡單的財產多寡底區別。這派理論家拋棄了建立在階級剝削上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體系，拋棄了階級間的矛盾。同時他們又拋棄了階級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作用。

站在另一錯誤的極端上的，是技術組織的階級論。這派理論完全忽略了人羣對生產手段的關係爲階級剝削之基礎這一點事實；它完全沒有確定階級界說所必需的歷史觀。這派理論根據某人在社會生產組織中所執行的技術任務（或技術作用）根據人們在技術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來確定此人所隸屬之階級。

這種理論底最標本式的表現便是波格唐諾夫和布哈林底階級論。

波格唐諾夫認為階級底發生是由於社會中的組織職能（Organizational function）和執行職能（Executive function）之日益分離。在原始共產社會內，一切公社成員都執行一樣的工作。但是由於技術底發展，分工底實現和公社底發達，就發生了比較複雜的計算和生產過程本身底組織之需要，於是除了直接的工作執行者之外，又發生了從事組織生產和戰爭的一羣人，他們是在族長指導之下進行這種工作的。照波格唐諾夫底意見，這部分人逐漸地變成了一個特殊的等級，他們底任務只是領導，而其餘一切公社成員則只是工作底執行者，這樣一來，組織者的工作跟執行者的工作就分離開來，而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就此形成了。

波格唐諾夫底階級發生論雖然也提到生產力底發展，但是在波氏底理解中，階級形成底基因不在於生產力底發展和生產手段底被佔為私有，而在於組織職能跟執行職能底分離。統治階級之所以成為階級，是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執行了領導的職能。這樣，照波格唐諾夫底意見，統治只不過是一種職能，是他在生產中的領導作用底結果。假使把這個理論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底階級上去，那末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在生產中盡了領導的、組織的作用（職能）。可是我們知道實際上，資本家之成

爲一個工廠底領導者組織者，只是因爲他是他自己的生產手段底壟斷者（獨佔者）的緣故。領導職能所以屬於他，是因爲他是個資本家。資本家底領導作用本身，是發生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發生於資本家在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發生於他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即佔有生產手段——譯者）。

波格唐諾夫的階級發生論是以他底唯心的人類經驗論爲基礎，而它底方法論基礎是建立在均衡論上的機械的方法論。

均衡論也是布哈林底階級界說底方法論基礎。我們知道，在布哈林底意念中，社會和自然是處於均衡狀態中的。同樣，社會內各種原素也一樣地處於均衡狀態中，因爲各個階級「這樣地互相依存着，所以它們有同時生存底可能。」

布哈林在這裏所說的是諸階級底均衡。布哈林不以階級底鬥爭，不以它們底永久運動和變化，而以停滯的均衡做出發點。布哈林認爲階級底鬥爭是均衡底破壞。「鬥爭也就是均衡底破壞」（見布著歷史唯物論）。他底出發點是諸階級底均衡狀態，然後是這均衡底破壞，最後均衡又在新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在布哈林底理解中，社會鬥爭僅僅是從環境和體系底均衡中，自然和社會底均衡中產生出來的一

個原素。布哈林說階級爲生產過程中人羣之技術的配置，這樣，他把生產手段底分配看成附屬原素了。照布哈林底界說，這些在生產過程中不同地配置着的人羣就成爲不同的階級。『這種劃分底根據是生產過程中的不同的職能』（同上。）

布哈林把人與人的階級的社會關係解釋成「人們在空間中的配置」了。人們在空間中的一定的配置規定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布哈林說：『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正像鐘錶機器中的一個螺釘一樣』（同上。）

只要把布哈林底階級界說跟列寧底界說作一番比較，我們就可以了解布哈林底界說底全部機械性和折衷主義性。在布哈林下階級底界說時，他把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盡的職能提到頭一位上去，當作階級底決定的和基本的特徵看了。在其歷史唯物論中，布哈林又說：『所謂階級，意思就是在生產中盡着同樣的職能，在生產過程中對於別的人處於同一關係中——而且這些關係也表現於事物（勞動手段）上——的人羣底總體』（同上，第五十一節。）

布哈林看出這個和那個階級底主要的區別是在它們在生產過程中所盡的不同的職能，而列寧則把某一階級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因而亦即把它對生產手段的關係，提到頭一位上來。列寧說：『各個階

級底區別基本標徵是它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佔有社會生產手段底某部分而把它運用到自己的私人經濟，以出賣生產品爲目的的私人經濟上去——這便是現代社會（布爾喬亞社會）底一個階級（資產階級）跟勞工階級底基本區別，後者失去了一切生產手段，因而只得靠出賣勞動力爲生」（見列寧全集卷五）

初初一看，列寧和布哈林底兩種界說底區別，好像是不重要的，是純粹文字上的。或有人可以這樣發問：「生產中的同一職能」和「社會生產中的地位」這兩種說法有什麼不同呢？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吧。假如有一個發展中的富農，他僱用着一些雇農來耕種。這個富農可能同他底雇農共同勞作，甚至可以同他底雇農做得一樣多。這個富農和他底雇農底「空間的配置」，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的技術職能，照布哈林底界說，差不多一樣的。雖然如此，他們在社會生產組織中的地位卻不同。因爲一個是生產手段底私有者，他爲出賣而生產商品，他剝削雇用的勞動力；而另一個是毫無生產手段底所有權，他是被富農剝削的。一個是鄉村的資本家，另一個卻是農業的雇用勞動者。富農和雇農在社會生產中佔着完全不同的地位，他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也完全不同，由此就發生他們中間的階級區別，他們所隸屬的階級是不同的。布哈林所下的階級底定義完全抹煞了階級底定義底最重要的方面，因而它就成爲右傾機會主義

底理論基礎。

除此以外，布哈林底階級論——依據它們在生產中的類同的職能來確定的階級底界說——是極端地抽象而反歷史的。列寧底界說首先着重於階級在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體系中所佔的地位。列寧把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提到頭一位上來，這絕對不是偶然的。假如我們把古代社會內的奴隸跟現代的產業工人比較一下，那末奴隸和產業工人都沒有生產手段底所有權；他們都一樣地被人剝削；工人底勞動和奴隸底勞動都是社會物質幸福底基礎（前者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物質基礎，後者是奴隸制社會底基礎。）總括說一句，我們可以指出許多共同點來，表明現代的產業工人和古代的奴隸在生產過程中盡着類同的職能。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根據這一點而把這兩個階級等同起來，爲什麼呢？因爲這兩個階級生存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的生產體系中。布哈林底界說是反歷史觀的，因而也就是抽象的。

把布哈林關於階級問題的各种錯誤總結起來，我們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一、他底階級界說底基礎是機械的方法論，根據這種方法論的見解，階級就是在空間中以特殊的方式、技術地配置着的和互相接合着的人羣，像時鐘機器中的螺絲釘一樣。

二、反辯證法的均衡論應用於階級底理論，其結果社會鬥爭就被階級力量底均衡所代替了。由此